

龜山叢書 第二種

孟子
子
疏
義

下冊

上海佛學書局印行

王恩洋居士著

龜山叢書
第一二種

孟子疏義

下冊

上海佛學書局印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02 56818

龜山叢書第一種

論

語

疏

義

全書兩冊 定價一元四角

王恩洋居士，博通儒釋，述作等身，所著人生學等書，早經本局出版，風行海內，居士家居立有龜山書院，門弟子多束身自好之士，此論語疏義，係居士在書院為及門之士教授之講義，論語為孔門弟子所記夫子精要之言，自漢魏以迄清季，註釋全書及闡發其數章或一節者，無慮數百家，居士此作，為講義體，發揮詳盡，引據淵博，問參論議，尤契時機，實為學校講習及個人修性必備之書，夙聞居士之風者，尤當先觀為快也。

上海佛學書局發行

八識規矩頌釋論 五冊

玄奘法師集天竺十六論師學說，揉成唯識論，又造八識規矩頌，以統其緒，為治法相唯識學者之津筏，頌語簡括，有賴疏導，南充王恩洋居士從學黃歐陽竟無居士，為內學院高材生對於奘窺之學造詣最深，歸川後精心湛作，盡數年之力，成此釋論，亦足以稱為王居士卒業後之處女作，其內容之精審，足堪打倒以前一切疏註，故出版以來，紙貴洛陽，願未讀者速請

世間論 全書一冊 定價六角

恩洋居士，從學內學子宜黃漸老居士，深具心得，又更着力儒學，曾著人生學，貫通儒釋，為居士甚深傑作，蓋居士意為摧破異見，導入正覺，莫優于佛法，安定人世，勝殘已亂，莫善于儒學，故其發揮相互並輝，凡讀過人生學者，無不知其為盡權巧方便之能事者也，出版以來，傳誦人口，而此論又更精淇切要，實為初機學佛最好之讀物。



龜山叢書
第二種 孟子疏義

南充王恩洋學

萬章第五

正義曰，齊乘云，萬章，滕州南萬村有墓，齊人，孟子弟子。趙氏佑溫故錄云，多論或失其指歸，帝王聖賢之行事，徒便於依託，放恣橫議，而譌傳謬悠之談，以滋孟子獨得聖人之傳，深窺古人之心，與其徒相發明，而是正之。萬子尤孟門高弟，故其辨難獨多。孟子之功，既不在禹下，萬章之功，亦誠偉矣。

○萬章問曰，舜往於田，號泣于旻天，何爲其號泣也？孟子曰，怨慕也。萬章曰，父母愛之，喜而不忘，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，然則舜怨乎？曰，長息問於公明高曰，舜往於田，則吾旣得聞命矣，號泣于旻天，于父母，則吾不知也。公明高曰，是非爾所知也。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，我竭力耕田，共爲子職而已矣。父母之不我愛，於我何哉？帝使其

子九男二女，百官牛羊倉廩備，以事舜於畎畝之中，天下之士多就之者，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。爲不順於父母，如窮人無所歸。天下之士悅之，人之所欲也，而不足以解憂。好色，人之所欲，妻帝之二女，而不足以解憂。富人之所欲，富有天下，而不足以解憂。貴人之所欲，貴爲天子，而不足以解憂。人悅之，好色，富貴，無足以解憂者。惟順於父母，可以解憂。人少則慕父母。知好色則慕少艾。有妻子則慕妻子。仕則慕君，不得於君則熱中。大孝終身慕父母。五十而慕者，予於大舜見之矣。

舜，父頑，母嚚，象傲，虐舜甚。舜往耕田時，因向天號泣，或呼天號泣也。旻天，仁覆闕下也。怨慕，自怨而慕親也。萬章則以怨爲怨父母，故有勞而不怨之難，以爲舜不應有所怨也。長息，公明高弟子。高，曾子弟子也。愬，卽念，無愁戚也。我盡我職，則亦已矣。父母愛我與否，於我何損益哉，此所以爲念也。若夫孝子之心則不然。父母不我愛，卽當自反求所以得其心者。求之而不得，則捶胸泣血而弗能自容。故曰，不得於親不可以爲人，不順於親不可以爲子也。由此懇摯之誠，乃能令瞽瞍底豫。若夫自

謂爲是，更不求所以格之者，則始而愒然，繼而膜然，終且嫌親之不道，忿然作色，不保其赤子之愛，欲不怨而不可得矣。唯聖人情深性醇，事事求其在己，必以己之誠感動悅服父母之心而後懌然。舜之怨，乃所以爲孝也。下故舉舜怨慕之實。集註：『帝堯也。史記云，二女妻之以觀其內，九男事之以觀其外。又言一年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。胥相視也。遷之，移以與之也。』如窮人之無所歸，中心惶惶，無所寄託，且悲傷淒涼之甚也。盡天下人之所欲而不足以解憂，於以見舜欲貪之淡然。唯順於父母可以解憂，於以見舜天性之醇篤。蓋唯孝思愈厚，而當天下之大欲，乃不得於親焉，其中心惶急彌爲甚也。人少則慕父母，以嗜慾未開，且日弗離於父母也。繼則知好色矣，有妻子矣，仕矣。嗜欲日開，天性轉薄，心逐境遷，遂亡其本，熱中富貴，患得患失，而五內焚如，更焉知有父母哉？此常人之情也。唯大孝終身慕父母，德隨年以俱增，物欲不能奪天性之愛。故五十而慕者，唯於舜見之矣。正義云：『今文尙書，舜生三十徵庸，二十在位，五十載，陟方乃死，合百歲之數。』

云五十者，在位攝政之年，瞽瞍健存，不言百年者，瞽已死去矣。或底豫之後不復興其怨慕，上就舉不足解憂言，故但言五十也。集註：『言五十而慕，則終身慕可知。』唯聖人能知聖人之心，大舜心事故唯孟子說得出。學者知所寄心矣。苟逐物而忘本，何以爲聖賢哉？孝子之心不若是愬，唯怨而後爲孝，一番反省負重精神，尤爲學者當務之急。是以無悲無願無煩惱者是聲聞，有悲有願者有煩惱者乃菩薩也。

○萬章問曰：詩云，娶妻如之何，必告父母。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孟子曰：告則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也。如告則廢人之大倫，以懟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萬章曰：舜之不告而娶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帝之妻舜而不告，何也？曰：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。

詩，齊風南山之辭，娶妻必告父母，所以重夫婦之禮，嚴男女之別，以免苟合。且順親承意，然後爲孝，且使得和於家也。然舜之父頑母嚚象傲，既不容舜，安得復容舜有室家。是故告則不得娶也。因廢倫以至終怨懟父母之罪大，不告之罪小，是以

不告也。吾意以舜之聖，其行事不與其父母同道者極多。如必事事受命而行，則將一事不能有爲，復安得玄德升聞，四岳咸薦，以知於帝耶。觀於所居，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，必其德其恩均有以博施於人者，乃得如是之效。不然，祇知拳服於頑嚚之親之膝下，更安得如是成功。且其耕歷山，漁雷澤，作什器於壽邱，就時於負夏；不得於父母，小杖則受，大杖則逃；奔走四方，以就衣食；其不能事事稟命，理也，亦勢也。特其終不忘父母之愛，故身雖在四方而時時歸養，克諧以孝，供其子職，則不卽也，而亦不離。是其所以爲孝者，實有以異於常人也。其不告而娶者，素自斷制，早能自立。况重以天子之命，必有百官以爲之賓，禮儀隆重，爲通常庶民之家所未有。卽非苟合，而以禮成。是又何必稟命家庭，自取不便也哉？堯之不告者，自爲天子，選賢庶民之家，自旣無所貪求於人，且亦不必與頑民爲敵禮。自以命令行之，當於大公之心而已。設堯告瞽瞍，瞽瞍不從，然後再以威命行之，則反爲非禮。是故知其不可以與言，徑行之而已矣。

萬章曰，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階，瞽瞍焚廩，使浚井出，從而揜之，象曰，謨蓋都君，咸我績，牛羊父母，倉廩父母，干戈朕，琴朕，箝朕，二嫂使治朕棲，象往入舜宮，舜在牀琴，象曰，鬱陶思君爾，忉忉，舜曰，惟茲臣庶，汝其于予治，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，與曰，奚而不知也，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。

完，治廩，倉捐，或曰去，或曰旋，今謂下也。階，梯也，浚，疏治也，揜，蓋也。史記曰，使舜上塗廩，瞽瞍從下縱火焚廩，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，得不死。又使舜穿井，舜穿井爲匿空旁出，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，舜從匿空中出去，卽其事也。象，瞽瞍後妻之子，舜異母弟也。正義：『或云使完廩者，父母也。焚廩者，瞽瞍也。只一瞽瞍，此舜之所以得免。出從而揜之，此句尤明。蓋雖惑於後妻，而父子之恩原不泯斷，到生死之際，自有以斡旋之。卽謂之慈父可也。』象謂舜已死，故欲與父母分舜之所有，謨蓋都君，注謂謨，謀蓋覆都於君，舜也。舜有牛羊倉廩之奉，故謂之君。集註曰，舜所居三年成都，故謂之都君。咸我績，象自謂皆我之功也。正義謂蓋卽害，通指完廩浚井事，故云。

謀害於君。皆我績也。牛羊倉廩歸父母，干戈琴瑟自取之。砥，瑠弓也。二嫂，娥皇女英。棲居也。使治居室，欲妻之也。象往入舜宮，不謂舜未死，猶在牀鼓琴。乃僞言曰：鬱陶思君爾，故來相見，而面自愧怍，故忸怩不安也。鬱陶，憂念之深，氣積胸臆而不暢也。舜見其來，語復善，便慰之曰：惟茲臣庶，汝其助予治之。意謂當與共富貴也。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，聖人無心，以百姓心爲心。况在兄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直取現前，不疚既往，宏量至性，有如此者。

曰，然則舜僞喜者與？曰，否。昔者有鮑生魚於鄭子產，子產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。反命曰：始舍之，圉圉焉，少則洋洋焉，悠然而逝。子產曰：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校人出曰：孰謂子產智？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：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。彼以愛兄之道來，故誠信而喜之，奚僞焉？

聖人無僞，故不僞喜。直信當前，是以喜也。校人，主池沼小吏也。圉圉，拘困之貌。初入水，未脫在圉之容也。洋洋，自得之貌。已吸水，得所，心爲悅而體爲舒，是以洋洋。

也。悠然而逝，迅急遠走，入水深處，因思離水之苦，故遠逝避害也。集註：『方，亦道也。罔，蒙蔽也。欺以其方，謂誑之以理之所有。罔以非其道，謂昧之以理之所無。』論語，子曰：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，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兄弟之愛本屬天性，彼既以愛兄之道來，視之爲復其故常，故不疑也。故曰誠信而喜之，奚僞焉。讀此章，知聖人之所以爲大者，在不與常人計曲直，記恩怨，唯以仁信待天下。善人生其向往，不善人啓其慚愧。故能涵容天下而格化之也。彼與小人爭短長者，其長亦不多矣。讀此章，如讀首楞嚴三昧經。惡魔時時思害正法，自招五縛，佛告之曰：汝發菩提心，縛當自脫，惡魔向佛發心，便脫五縛。佛與授記，當來之世得成正覺。魔自稱曰：我僞發心耳。佛曰：僞發真發，功德平等。象之僞愛真愛，舜皆視以爲愛，亦如是也。舜其魔界行不汗菩薩也哉？是爲眞行安忍般羅蜜多行者，大而化矣？

或謂舜已妻帝之二女，堯已授之以政，何得復歸完廩浚井。且留之闔家受其福。殺之豈免於帝之誅。至愚者不爲。無乃不近人情也乎？曰：古之居高位秉大權者，

不如後世之尊嚴，禹作司空，勤勞民事，腓無胈，脛無毛，親操耒耜，以先天下。舜亦勤勞民事而野死於倉梧之野。古之爲君相者，豈深居高拱，養尊處優者哉？况舜爲其父母命使，乃以高官貴人自居而不屑爲之哉？若然，則非舜也。至人事之變，自古皆出於人情之外。彼弑君父而遭顯戮，據權位而行不道以取滅亡者，皆不可以常理論者也。如可以常理論，則天下寧有不孝不弟不仁不忠之人哉？舜旣爲父母兄弟素所憎惡，今一旦貴顯，則其疑嫉之情轉深，利其有而懼其怨，於是發爲殺之之謀，此固亦小人之常情，而不必以常理斷者也。或謂書稱舜克諧以孝，蒸蒸義，不格姦，是已化頑父嚚母傲弟矣，何得復爲此行哉？曰：陽明有云：蒸蒸義者，舜自蒸蒸以行其義。不格姦者，不格正頑父嚚母傲弟之姦耳。此解爲得之。躬自厚而薄貴於人者，君子之道。孝子更不格親之姦也。如舜之象，憂亦憂，象喜亦喜，卽所謂蒸蒸義不格姦者也。

○萬章問曰：象日以殺舜爲事，立爲天子，則放之，何也？孟子曰：封之也，或曰放焉。萬章

曰，舜流共工於幽州，放驩兜於崇山，殺三苗於三危，殛鯀於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誅不仁也。象至不仁，封之有庠，有庠之人奚罪焉？仁人固如是乎？在他人則誅之，在弟則封之。曰，仁人之於弟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親愛之而已矣。親之欲其貴也，愛之欲其富也。封之有庠，富貴之也。身爲天子，弟爲匹夫，可謂親愛之乎？

放，棄絕之也。置之遐荒，不與同中國也。流與放義同。殺三苗，書作竄三苗。殛亦作極，窮極令不得有爲也。有庠，今湖南零陵縣（永州）有鼻墟，有象廟，去蒲版三千里而遙也。不藏怒，不宿怨，淡然無心，不疚既往也。

敢問或曰：放者，何謂也？曰：象不得有爲於其國，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，故謂之放。豈得暴彼民哉？雖然，欲常常而見之，故源源而來。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，此之謂也。

虛君無行政用人之權，故不得有爲於其國。天子使吏代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於象。若今之英皇，政權操內閣，已獨享其富貴焉耳。英之不成文法，爲君主無過云。

君主無過者，事事責在內閣，不容君主有過也。此與豈得暴彼民哉意同。特在英操實權者在民意。有庫之實權，則遙操之天下之共主天子耳。以是故人謂爲放，亦猶今之稱英王爲傀儡君主也。其實英王之尊嚴，並不因是而減，其安定則因是而益固。舜之愛弟有如此者。不及貢，謂不及朝貢之期，而可年年來至京師，以見天子而敘兄弟之情也。書五載一巡狩，羣后四朝，東西南北四方諸侯每隔四年各來一朝也。源源，水流不息貌。車馬相接，常來不絕也。以政接於有庫，謂帝以政事直接施於有庫，與他國之聽其自治但處於監臨之地者不同。此逸書之辭，引以爲證也。

萬章之難，一則在他人則誅，在弟則封，爲不公。二則以不仁之弟君有庫，爲不仁。孟子之答雖已免於有庫之人何罪之難，而義猶未盡也。今謂四凶之罪，罪在天下，舜爲天下人執法，故四罪而天下咸服，以公義誅之也。象一匹夫，爲惡祇在舜，此一家之私事，無害於天下者也。治天下者當以法正。齊其家者，在以感情。不宿怨，不藏怒，親愛之而已矣。此以情感者也。設象所犯之罪，害在天下，則舜固不得而姑息

之，如周公東征四國是皇。安得對造亂之管蔡，以其兄弟也而貸之哉？蓋瞽瞍殺人，舜且不得禁皋陶之執。舜雖不忍加刃於其弟，亦絕不復封之以亂賞罰之正也。此公私之辨也。至象之不仁，乃在其始，其後瞽瞍既已底豫，象亦忸怩而自慚愧，大仁覆載之下，捨其罪而親愛之，寧有不悛者？既悛而封之，封仁人也，非封不仁也。仁者方能施德於民，施德於民乃千秋祭祀不絕。有庠之祠祀，既不絕於千載，王陽明貶謫龍場，復有象祠記。記曰：『靈博之山，有象祠焉。其下諸苗夷之居者，咸神而事之，宣慰安君，由諸苗夷之請，新其祠屋，而請記於予。……』曰：斯祠之肇也，蓋莫知其原。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，自吾父吾祖，邇曾高而上，皆尊奉而禋祀焉。舉之而不敢廢也。予曰：胡然乎？有庠之祠，唐之人蓋嘗毀之。象之道，以爲子則不孝，以爲弟則傲，斥於唐而猶存於今，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。胡然乎？我知之矣！君子之愛若人也，推及於其屋之烏，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？然則祀者爲舜，非爲象也。意象之封，其在千羽既革之後乎？不然，古之鶩桀豈少哉，而象之祠獨延於世，吾於是益有以見舜

德之至，入人之深，而流澤之遠且久矣。象之不仁，蓋其始焉耳。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。……孟子曰：天子使吏治其國，象不得以有爲也。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，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。不然，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。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，故能任賢使能，而安於其位，澤加於其民，既死而人懷之也。諸侯之卿命於天子，蓋周官之制，其始倣於舜之封象歟？吾於是益以信人性之善，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。……』自湖南至貴州皆有象祠，則象之有德於苗夷，深且廣矣。或曰：舜既親愛之，欲其源源而來，何爲遠封之三千里外哉？曰：禹之平治水土也，奠高山大川，東漸於海，西被於流沙，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。九州攸同，四隩既宅。當時已視中國如一家，賴賢才以施治而綏撫之，亦正如武王之封周公於魯，太公於齊，元德顯功而皆與蠻夷雜居。召公封於燕，更遠。至如箕子之封於朝鮮，則直在海外矣。箕子且不爲放，象之封有庫，獨爲放與？

○咸丘蒙問曰：語云：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舜南面而立，堯帥諸侯北面

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見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曰：於斯時也，天下殆哉？岌岌乎！不識此語誠然乎哉？孟子曰：否。此非君子之言，齊東野人之語也。堯老而舜攝也。堯典曰：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徂落，百姓如喪考妣。三年，四海遏密八音。孔子曰：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舜既爲天子矣，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，是二天子矣。

咸丘姓，蒙名，孟子弟子。語，謗語也。蹙，蹙蹙，不安貌。殆哉，岌岌乎，危急不可終日也。齊東野人，謂齊東之人。所言云野者，街談巷議，無有典據，不可登於士君子之文，故云野人之言。齊東入海，所見多怪，故人習於怪異，稷下諸先生，談天彫龍，憑意想以測天地古今，爲陰陽家之大宗。莊子亦曰：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故齊國之風，與鄒魯大異。鄒魯言必依典則，故無徵不信，不信不從，此爲君子之言也。堯老而舜攝者，堯在位七十載而得舜，試之三年，使攝帝位，代行政事，堯仍爲天子也。故堯典曰：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徂落。放勳，帝堯名。徂，逝。落，崩也。百姓如喪考妣，三年，四海遏密八音者，船山云：孟子既謂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，是爲天子服三年喪者，唯百姓

耳。百姓卽諸侯。自餘庶民，則不服三年也。古百姓與庶民異，是也。遏，止也。密，注，無聲也。集註，靜也。八音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。四海同哀，是以禁忌愉樂之事也。既民無二王，故舜始終是堯臣，何曾臣堯哉？更有舜囚堯禹逐舜之邪說，則更較臣堯爲甚。不依聖言，是非真僞寧有定哉？

咸丘蒙曰，舜之不臣堯，則吾旣得聞命矣。詩云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，而舜旣爲天子矣，敢問瞽瞍之非臣，如何？曰，是詩也，非是之謂也。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。曰，此莫非王事，我獨賢勞也。故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如以辭而已矣。雲漢之詩曰，周餘黎民，靡有孑遺。信斯言也，是周無遺民也。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親，尊親之至，莫大乎以天下養。爲天子父，尊之至也，以天下養，養之至也。詩曰，永言孝思，孝思維則。此之謂也。書曰，祇載見瞽瞍，夔夔齊栗，瞽瞍亦允若。是爲父不得而子也。

小雅北山之詩，毛序云，役使不均，已勞於王事，而不得養其父母焉。意別有指，

非謂天子之父亦天子之臣也。說詩論說詩義也。文謂字，辭謂語，志謂說作詩者之旨。意謂意境，猶云情緒也。言說詩者，不可以文害辭，詩多比興，芳草美人，以喻君子。知唯文而已，則詩多爲男女之情矣。不可以辭害志，志有所重，不無過甚其辭者也。又或爲虛設意想之詞，不必卽有其事。如以辭而已矣。據雲漢之詩，是周無餘民矣。雲漢，宣王憂旱而作。意說旱旣太甚，苦久不得大雨，行見困斃之餘民，都無有子遺矣。此是充類之詞，亦是設想之詞也。故不可說當時已無遺民矣。乃心志憂思之切，故懼其如此也。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者，謂對人心意，當詳細體察，乃知其志。每當憂惶恐懼，喜樂懽愉之時，則其所言必有多不盡當事理者。故凡遇詩辭與事理相違者，不可卽執其情緒之偏，懸測之境，執爲實境。唯當以人心意之變，而逆度作詩者之志，而後得其實也。蓋詩多抒情之作，故意境與實境懸絕者甚多。執辭則害志，不得立言之旨矣。此說詩之善法，學者可以推之一切詩也。孝莫大於尊親，已爲天子，則親爲天子之父母矣。詩曰永言孝思，孝思爲則。天子必以孝思維則於天下，而可

臣其父母哉？書曰：晚出古文尙書大禹謨中語。注曰：逸書也。祇，敬。載，事也。夔夔齊栗，敬謹之至。如有恐懼也。夔，一足獸。人之有畏，立則並足，行則彳亍，故以夔夔形容敬畏。瞽瞍亦允若，允，誠信。若，順善也。此言瞽瞍之見化也。是爲父不得而子也。子字當爲臣字之誤，正答瞍之非臣也。否則當說是豈得爲父不得而子也。解蓋由舜之克盡子道，瞍亦安之，而何云盛德之士，父不得而子也耶？

○萬章曰：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孟子曰：否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曰：天與之。天與之者，諄諄然命之乎？曰：否，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曰：以行與事示之者，如之何？曰：天子能薦人於天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。大夫能薦人於諸侯，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。昔者，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。故曰：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曰：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，如何？曰：使之主祭，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。使之主事，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與之人與之。故曰：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舜相堯，二十有

八載，非人之所能爲也，天也。堯崩，三年之喪畢，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，天下諸侯朝覲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，訟獄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，謳歌者，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，故曰天也。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而居堯之宮，逼堯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與也。泰誓曰：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，此之謂也。

諄諄然命之，謂以語言懇切明告而命之爲帝也。以行與事示之，謂就其行爲之得失，與民情向背之事，以示天意也。暴之於民，集註，暴，顯也。南河之南，正義，九河之最在南者曰南河。帝王所都爲中，故曰中國。堯治平陽，舜治蒲板，禹治安邑，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。三都相去二百餘里。均在冀河大河之北，其河之南地，則豫州地，非帝畿矣。訟獄，正義，訟謂爭財，獄謂爭罪。訟當於今之民事訴訟，獄則刑事訴訟也。注謂獄不決其罪，故訟之。則上訴也。蓋諸侯卿士不能斷決之獄，乃上訴於天子也。而居堯之宮，注而如同。古二字常互通用。江西臨川宜黃讀如而音也。

自來稱堯舜以天下與舜禹，謂聖人不私有天下。孟子此章則曰：天子不能以

天下與人，是更進一步，直謂天子本不能有天下也。天與之，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，則直是民與之而已。然不曰民與而曰天與者，蓋民亦自無主宰，聖人自有輔世長民之德，其行足以格化民心，令之歸往，如有天意然，不可強也。天也者，因緣和合，自然之理，必至之勢而已。

○萬章問曰：人有言，至於禹而德衰，不傳於賢而傳於子，有諸？孟子曰：否，不然也。天與賢，則與賢，天與子，則與子。昔者舜薦禹於天，十有七年，舜崩，三年之喪畢，禹避舜之子於陽城。天下之民從之，若堯崩之後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。禹薦益於天，七年，禹崩，三年之喪畢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，朝覲訟獄者，不之益而之啓，曰：吾君之子也。謳歌者，不謳歌益而謳歌啓，曰：吾君之子也。丹朱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，舜之相堯，禹之相舜也，歷年多，施澤於民久。啓賢，能敬承繼禹之道，益之相禹也，歷年少，施澤於民未久。舜、禹、益相去久遠，其子之賢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爲也。莫之爲而爲者，天也。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

了知堯舜並未以天下與舜禹，而知禹亦未嘗以天下與子也。舜禹之功大時久，而益則否，丹朱商均皆不肖，而啓則否，民之歸之，必至之勢，故曰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爲也。謂不可以私意爲之，欲傳子便得傳子也。然人之賢不肖，功澤之施於民，與民之歸之，皆人爲也。人可爲，而不可必。正如種子雨露日光土壤人工合而禾稼生，其爲也，人可用力。其生也，則非人所能決。緣生之理，本無主宰故也。於此無主宰而必然之理，名之曰天，曰命。故曰，莫之爲而爲者，天也。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莫之爲，莫之致者，無主宰也。而爲者，因緣也。而至者，果報也。因果必有，實我則無，天命之理，非精通佛法緣生之義者，弗能悉也。若別執有一主宰之天，以爲司命，則是有爲之，有致之，可不待人之行事，自得果報，豈合於聖賢之言哉？

竊謂唐虞之際，天下最多事，天造草昧，非有至德者，莫能繼天子之位以君臨天下也。故堯舜禹三聖相繼，以有天下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，舜以不得禹爲己憂，不但民之所歸歸於至德，帝之所急亦急於興賢也。丹朱商均，安於侯度，而傳世千餘

載，至周不絕，亦豈無德者？所謂不肖，不如堯舜，未足以當當時之天子耳。至於禹，三聖相繼，天下已定，制作已備，但有守成之君，已足遵奉典型，而天下無事，是以民之所求，君之所急，於此都非至要。啓雖不必如禹，已足以繼位爲君。况乎禹平水土之功績顯赫，尤足興人思念者乎？然則天下之民，不歸益而歸啓，亦時爲之也。

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禹，而又有天子薦之者，故仲尼不有天下。繼世以有天下，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。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。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，湯崩，太丁未立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，太甲顛覆湯之典刑，伊尹放之於桐。三年，太甲悔過，自怨自艾。於桐處仁遷義三年，以聽伊尹之訓己也。復歸于亳。周公之不有天下，猶益之於夏，伊尹之於殷也。孔子曰：唐虞禪，夏后殷周繼，其義一也。

上段因益之不有天下，推及後世聖人之不有天下也。匹夫而有天下，謂起自匹夫以有天下，則必德若舜禹，又有天子薦之者，故仲尼不有天下，有其德而無薦之者故也。當繼世以有天下之世，聖人雖有其德，又有其權位足以上昇而爲天子，

然其繼世者必爲天之所廢若桀紂者，然後可行誅討而代之爲君。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。如啓太甲成王，雖德不如益伊尹周公，而襲前人之功德，守先王之典型，則天不廢之，人弗去之，故弗能易也。太丁成湯太子，未立而死。外丙仲壬其弟也。卽位不久，卽沒。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爲君。卽位三年，所行不道，顛覆湯之典型，伊尹懼其隕墜先王之業，乃放之桐宮，令之悔過，自怨自治，處仁遷義者三年，以其能聽伊尹之訓已也，故復歸之于亳，使自治天下焉。然則伊尹之於太甲，非廢之也。以其爲君之德未至，故暫放置之於桐，使之學爲修己治人之道焉，而已則代行其政事。學旣成，復還其政柄焉耳。伊尹之忠前王而愛太甲也如此，豈有私意於其間哉？夫以伊尹當太甲之無道，尙不自有天下，况禹益而有得天下之心乎？周公之不有天下，亦如是也。孔子曰，唐虞禪，夏后殷周繼，其義一也。言皆本大公，順人情天理之常，且自不能有天下而隨意以與賢與子，皆天也，命也。

竊謂天下神器，不可以意取也。其有意取天下者，唯亂者之盜賊有然。有德者，

弗爲之也。船山謂光武最初不過欲爲執金吾，曹孟德不過欲爲平西大將軍耳。待天下旣亂，人不我若，而功以日多，得隴望蜀，志隨時變。要必其才智功業與人心之從違，乃能斷其能否有天下。凡此皆衆緣和合，莫之爲而爲，莫之致而至者，不可以意爲高下也。後世之起自草澤者猶如此，况厚德之聖人而有私天下之心乎？故益伊尹周公不欲有天下，而禹亦無以天下傳子之意也。何謂德衰也乎？孟子從天下不可以意爲取與，必本於德與時，而歸之於天命。於是千古聖人不同之迹爲人之所懷疑者，皆通之而無滯，識見超絕，允爲知言也。

或謂傳賢傳子，利弊何如？曰：此皆因緣和合時也，勢也，不可以意爲選擇也。謂傳子爲善，則今之天下多爲民主矣。總統主席，數年一易，習而安焉，不可易也。謂傳賢爲善，則英意日諸國，皆傳子者也，其國之興盛亦不讓於他國也。然當紛亂多事之秋，必賢才濟濟，同登政府，乃足以爲治。而欲君位之安固，則莫如委政權於內閣。英之千年一皇系，而國力遍五洲，虛君共和之賜也。民主共和，雖爲尙賢之國，然黨

爭政亂國無寧日，舉世亦多有之。竊謂三代之政，權重宰相，王者垂拱，道貴無爲，實有符於英憲。後世專制，人主獨攬政權，而幼君闇主，自不能行使政權，權乃旁落於母后外戚宦官之手，禍變相尋，民勞國亂，足爲寒心。今日共和已成，何求有君？然一黨專政，又豈公道？數黨分立，又懼紛紜。天下無有利無弊之制度，皆隨人心世運以推移。時不可爲，故不能反之古。人心應可努力，故望以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之心，懷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誠。允執厥中，隨時損益，治天下國家，無一成不變之法。無盡可模襲之制，求協於義而已矣。

○萬章問曰：人有言，伊尹以割烹要湯，有諸？孟子曰：否，不然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而樂堯舜之道焉。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祿之以天下弗顧也，繫馬千駟弗視也。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與人，一介不以取諸人。湯使人以幣聘之。囂囂然曰：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？我豈若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？湯三使往聘之。旣而幡然改曰：與我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，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？吾豈若使是民爲

堯舜之民哉，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？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，非予覺之而誰也。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已推而內之溝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。故就湯而說之，以伐夏救民。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，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？聖人之行不同也，或遠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歸潔其身而已矣。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，未聞以割烹也。伊訓曰：天誅造攻自牧宮，朕載自亳。

正義云：『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，言有侏氏得嬰兒於空桑之中，令杼人養之，是爲伊尹，湯請有侏爲婚，有侏以伊尹爲媵送女，尹說湯以至味，極論水火調劑之事，周舉天下魚肉之美，菜果之美，和之美，飯之美，水之美者，而云非天子不得具。藝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，列於小說家。夫小說之怪誕猥鄙，何足挂唇，而枉己辱身之徒，援以自衛，津津樂道，至輾轉傳聞於孟子之門，作史者且亦雜陳其說，又惡可不辯之哉？』孟子之辯，皎然明白，唯有與伊尹同其操守，同其志願者，乃能道之。自古

潔身自好者，則無身任天下之志，如長沮楚狂之徒是也。奮志功名者，則乏貞介廉靜之節，如韓信叔孫通之徒是也。唯大聖大賢，乃能超然於富貴功名之外，而以覺世救民爲心。覺之救之，亦在使人與己同歸於仁義堯舜之道而已。若伊尹之以一介不苟，囂囂然自樂無求之素守，而懷堯舜其君，堯舜其民，以先知先覺覺後知後覺，一夫不被其澤，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之大願，乃實有以輔湯成弔民伐罪之宏業，誠爲救世賢豪，唯一之模範也。孟子曰：當今天下，捨我其誰？不見諸侯，仕不受祿，乃所願則學孔子也。而剛大之氣，多有類於伊尹者。此所以唯聖賢能知聖賢也。今之人，多有知伊尹之任者，而或忽於伊尹之守。不知其守一失，則無以自正而正天下，自餘才智不足觀矣。已故望真學伊尹者，尤當先學其貞介廉靜自得之操，則所謂任者，乃不爲貪夫之借以欺世矣。囂囂然肆志自得之貌。無求於人者，不畏於人，故能囂囂然也。聖人之行不同也，謂行迹必能強同，或遠處江海，超然物外。或近憂君國，與民同其苦樂。或去，道不合而去。或不去，道合則留也。遠近去留，雖各隨所遇。

之環境而有不同。要其歸在，潔其身，既非棄世，亦非徇人，正己而物正，則皆同也。故伊尹但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，未聞以割烹也。以堯舜之道要湯者，自尊其道而人從之。以割烹者，自貶其身以投人之嗜慾而已矣。伊訓曰：注：「伊訓，尙書逸篇，名牧宮，桀宮。朕，我也，謂湯也。載，始也。亳，殷都也。言意欲誅伐桀，造作可討伐之罪者，從牧宮桀起，自取之也。湯曰：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，遂順天而誅也。」正義：「所與謀者順天救民之事，非割烹也。湯謀之於亳，非伊尹以割烹要之。此孟子引書之意。」

○萬章問曰：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，於齊主侍人瘠環，有諸乎？孟子曰：否，不然也。好事者爲之也。於衛主顏雝由。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。彌子謂子路曰：孔子主我，衛卿可得也。子路以告。孔子曰：有命。孔子進以禮，退以義，得之不得曰有命。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，是無義無命也。孔子不悅於魯衛，遭宋桓司馬，將要而殺之，微服而過宋，是時孔子當阨，主司城貞子，爲陳侯周臣，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，觀遠臣以其所主。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，何以爲孔子。

癰疽，或曰癰疽之醫。或曰卽雍渠，衛靈公宦者。太史公報任安書，衛靈公與雍渠同載，孔子適陳是也。侍人瘠環，齊之宦者也。主謂爲客其家，以爲所依之主也。主寺人，爲其與人君相近，可幸以得位，如商鞅之因景監見者是也。戰國之遊士，蕩檢踰閑，因而爲此說，誣聖人，以爲口舌，故孟子辯之。顏籛由，衛之賢大夫。彌子，彌子瑕也，爲衛君幸臣。有子路之親，而以衛卿啗孔子，孔子且不爲動。况主癰疽瘠環乎？云有命者，意謂衛卿之得與不得，我自有命存焉，無須於彌子也。下乃說孔子進退之道。進以禮，人以禮遇，自不失其體而後進也。退以義，道有不合，決然而去，不苟戀祿位也。是故君子難進而易退也。得之不得曰有命，若夫道之能行與否，位之得與否，則歸之天命，自不以私意逆度而強求之。私意強求則必至於違禮失義，無以爲君子矣。孔子旣以禮義持身，安命自得，今如其主癰疽瘠環，則是無義無命，而何以爲孔子哉？孔子不悅於魯，謂魯受齊女樂，膳肉不至而去魯也。不悅於衛，謂靈公禮貌衰，問陳，明日行是也。孔子自不悅於魯衛，樂則行之，憂則違之，故去。遭宋桓司馬將

要而殺之，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，桓魋欲殺孔子，拔其樹，子曰：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是也。過宋，去宋也。微服，謂祕行。過宋適陳，主於司城貞子，爲陳侯周之臣。司城貞子，陳之大夫，雖無顯德，亦非佞人。夫當阨，猶必擇其所主，况在平時乎？近臣，本國之臣。遠臣，異國來仕者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故欲知其人之賢否，以其所爲而主者何人，所主者何人，而可知之。孔子而以佞幸之人爲主，則何以爲孔子也？

○萬章問曰：或曰：百里奚自鬻於秦，養牲者，五羊之皮，食牛，以要秦穆公。信乎？孟子曰：否，不然。好事者爲之也。百里奚，虞人也。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，假道於虞以伐虢。宮之奇諫。百里奚不諫，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，年已七十矣。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，可謂智乎？不可諫而不諫，可謂不智乎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，不可謂不智也。時舉於秦，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，而相之，可謂不智乎？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不賢而能之乎？自鬻以成其君，鄉黨自好者不爲，而謂賢者爲之乎？

百里奚事，自來傳之者紛紜，卽如此章所說，奚旣與宮之奇並稱，一諫一不諫，

則似與宮之奇並仕於虞者。奚年七十始去秦，則仕之當已久，應與國同休戚，諫不聽而去，去爲無憾。不諫而去，無乃過歟？而孟子乃以是稱其智。他日又曰，百里奚在虞而虞亡，在秦而秦霸，不用賢者而已。則是百里奚本未見用於虞。或處之散位，無言責官守，是其不諫而去，無責焉耳。又曰，百里奚舉於市，則是百里奚固曾沈迹於負販之中，穆公知其賢而舉之，授之國政。是其入秦乃避難，非爲求官。自以販牛爲生計，非以食牛要穆公。且自鬻食牛，亦奚足以要君者？然則舜之躬耕，管仲之射鉤，亦皆爲要君計歟？竊意人之窮達遇合，有命存焉。在下位而妄希寵遇，爲術以干人主，此乃賤士佞人之爲，非守義安命之君子所爲也。百里奚知虞之必亡，能潔身遠去，不之晉而遠之秦，此所以爲賢且智。相秦而顯其君，傳於世，又爲賢且智。賢智之人，不應自鬻以術干祿。故孟子斷其爲必無之事也。戰國以前，文字簡略，記載弗詳，口說訛傳，因而多有。戰國而後，紀載詳矣。而臆說裨官，僞書日起。以云傳授，則傳授各有不同。以云根據，則人各有據。是以古聖大賢，有傳其非聖非賢之行者。是固在

有超人之遠識，內行修而學養富，有以知聖賢之心迹，而後可與言知人論世，孟子其尤著者也。

○孟子曰：伯夷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治則進，亂則退，橫政之所出，橫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與鄉人處，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。當紂之時，居北海之濱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

橫，暴也。不合於理，故曰橫。頑，頑鈍，不知廉恥。廉，則清濁取與分明不苟也。懦，謂無勇氣，而隨人顛倒。立志者，以志帥氣，則有勇。宗旨一定，則自立而不隨人。

伊尹曰：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？治亦進，亂亦進。曰：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。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，如已推而內之溝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

柳下惠不羞汙君，不辭小官，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。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。與鄉人處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爾爲爾，我爲我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？故聞柳下惠之

風者，鄙夫寬，薄夫敦。

鄙夫，狹陋而不能容物。薄夫，冷酷而不能愛人。寬者其量廣。敦者其情厚也。

孔子之去齊，接淅而行。去魯，曰：遲遲吾行也。去父母國之道也。可以速而速。可以久而久。可以處而處。可以仕而仕。孔子也。

注：淅，瀼米也。不及炊，避惡亟也。正義，說文瀼，浚，乾瀼米也。引孟子孔子去齊，瀼淅而行，今本瀼作接，瀼之言竟，謂漉乾之也。

孟子曰：伯夷，聖之清者也。伊尹，聖之任者也。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。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。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。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智，譬則巧也。聖，譬則力也。由射於百步之外也，其至，爾力也，其中，非爾力也。

孟子曰：可欲之謂善，有諸己之謂信，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謂神。又曰：聖人，百世之師也。伯夷，柳下惠是也。是夷尹

惠孔，同爲聖人也。今云聖之清，聖之任，聖之和，聖之時者，非謂聖其清任和時，或以清任和時故而聖，乃謂聖人之特清特任特和特能時耳。蓋聖者乃其德行才力所同至之境。清任和時者，則各人獨到之境也。理實聖必具清任和時乃成爲聖。蓋聖人必有淡泊之操，必有濟世安民之志，必有容人汎愛之量，必有度事制宜之權，乃能清也而不失之褊急，任也而不失之躁進，和也而不失之雷同，時也而不失之鄉愿。伯夷叔齊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，清也，未嘗不和。伊尹之非義一介不與取，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，未嘗不清。孔子集大成而時出之，無不清和且任矣。特夷齊尹惠生有特長，則就其特長而發展之，至於聖人之境而猶然以其清任和者著見於行爲德業。乃有其特長，卽不能無所偏倚，則亦未至於大成。是其長，亦正其短也。獨孔子不以一德特著，而乃諸德渾全，是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，如天如淵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經倫天下之大經，知天地之化育，夫焉有所倚？此所以稱孔子爲集大成也。蓋聖而神者也。三聖大化而未至於神，是大而未成者也。以其上有更高之境之未至故

也。孔子之集大成，非集諸聖之大成，乃謂其德業自臻集於大成之境而已。金聲而玉振之者，樂之成也。金以聲之於始，玉以振之於終。聲，宣也。振，揚也。金聲宏遠，故始之以興起餘音。然始宏而終殺，則久而衰矣。故以玉振之。玉聲始終如一，使之有終也。故曰：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。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云條理者，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，神人以和是也。是以樂理喻倫理。聖人人倫之至，人倫之至者，使人倫得其條理，有序而能和故也。集註：『智者知之所及，聖者德之所就。三子之所知，偏於一，而其所就亦偏於一。孔子則知無不盡，故德無不全也。』又以射爲喻，智譬則巧，聖譬則力。力足乃能射至百步之外，巧至乃能恰中其的也。三子雖亦有其巧力，而力未至於聖不可知之神，故巧亦未能到時中之境也。雖然，不有三子，則清任和之德不顯。無以見聖人之異於常人。無孔子，則清任和之德不至，無以見聖人之不異於常人也。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則清任和皆渾然無迹，而無時不清且任且和矣。

船山曰，集註，無不可事之君，無不可使之民，是伊尹胸中至大至剛語。然須於此看出伊尹偏處。其云至大至剛者，言氣足以舉之也。須與孔子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自有分別。伊尹但在自家志力學術上見得恁地有餘。謂己有此格君救民之道，更不論他精粗軟硬，無往不成。若孔子，則直與天地生物一般，須如此生生長長，收成成，不徒恃在己者有此可化可育可亨可毒之用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，說得極平易，卻廣大高明無可涯際。在孟子曰，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誠樂莫大焉。是學孔子處，不徒以己有兼善天下之才爲本領也。說得極精。

又曰，東陽云，此章聖字，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，非也。如夷惠之流風興起百世，伊尹格正太甲俾其處仁遷義，則既於物而見其化矣，是豈其居之爲德者猶有所窒礙，而不能達於變通者乎？孟子曰，伯夷隘，隘似與化反，乃伯夷之隘固不如鮑焦申徒狄滿腹是怨。而伯夷不然，求仁而得仁，固已優游厭飫於天理之中，無往而不順矣。孟子答浩生不害於聖上又加一神之位，蓋以三子爲聖，而孔子爲神。曰，聖之

時，時則天，天一神矣。孔子之異於三子，不於其廣大高明之性，而於其中庸精微之德。故以射之巧譬之，不能化則無以行遠，猶射者之不能至。如鮑焦申徒狄之清，鄧禹陶侃之任，東方朔阮藉之和，行將去便與道相齟齬。三子卻一直順行去，更無踳躐差池。是可謂大而化之矣。

伯夷之清，望之凜凜然壁立千仞。伊尹之任，赤身擔當，大往大來。柳下惠之和，清風霽月，和光同塵。而皆出於人欲已淨，天理已純，大公至正，非有所爲而爲者也。故清而無怨，任而非躁，和而不流。焉得而非大而化之者歟。乃既有特性有定型，處處無不是此清和任之表現。孔子則不以清任和著於天下後世，顧其清也，伯夷不能過，任也，伊尹不能過，和也，柳下惠不能過，渾然無迹，而聖不可知。此無可無不可，吾有知乎哉，無知也。空空而竭人兩端之妙用，時中爲不可及也。故聖以孔子爲集大成。

○北宮錡問曰：周室班爵祿也，如之何？孟子曰：其詳不可得聞也，諸侯惡其害己也，而

皆去其籍。然而軻也，嘗聞其略也。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男同一位，凡五等也。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

北宮錡，衛人。班列也。列定其爵之高下，祿之多少也。爵位也。祿，俸也。自春秋至於戰國，諸侯強凌弱，大併小，甚者僭而稱王。周室之制度，已不能制御約束諸侯。諸侯各爲制於其國。故周之典籍，以與諸國相違而不便其放恣也，多被削減。故北宮有問，孟子祇能答其略也。由天子至子男爲五等，此天子之以臨治萬邦者也。自君至下士爲六位，此諸侯之以臨治一國者也。上臨下，下奉上，身臂相使，手足相衛，而後上下有序，天下國家可治理也。

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。諸侯皆方百里。伯七十里。子男五十里。凡四等。不能五十里，不達於天子。附於諸侯曰附庸。天子之卿，受地視侯，大夫受地視伯，元士受地視子男。

以下言班祿也。隨爵高小，受地有大小，得祿有多寡也。受地者，受地而治食其賦也。外諸侯治其民，而食其賦。內卿士，食其賦不專治其民也。不然，畿外之地既分

治於諸侯，畿內之地又分治於卿士，天子豈不虛懸贅瘤而無所事事哉？又云，千里，百里，七十，五十者，約略言之，當時定制，以是爲等焉耳已耳。齊魯受封，與萊夷徐夷雜處，互爭土宇，隨其德威所及，自取之也，卽以與之，故齊魯皆地方四五百里也。楚吳越之受封，更不能定其疆界，南蠻雜居，隨其向背之大小，而所治有廣狹。周天子何以遙制之哉？至箕子之封朝鮮，更不悉其疆界，初至服屬者，希或數十里百里，久而歸化衆千里以上可也。唯是近邦畿之諸侯，國密封多，則不能有越百里之公侯。又諸侯之自夏商傳襲，自有其祖宗所遺之社稷宗廟者，土地當亦自有之。天子從新就其功之大小，地之廣狹，從而定其爵秩焉，亦不必果別以地授與之也。文武受命，諸侯歸王，但殄滅暴虐，以封同姓及與功臣，非實盡取夏商諸侯盡易其地改其爵也。故太公周公召公遠封齊魯燕地，去兩周王畿數千里也。而皆使之自啓土宇，以開國運，是可知受地大小，原是大略規定之，非可執以爲實然之事也。

大國地方百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四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

庶人在官者同祿，祿足以代其耕也。

次國地方七十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三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，祿足以代其耕也。

小國地方五十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二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，祿足以代其耕也。

耕者之所獲，一夫百畝，百畝之糞，上農夫食九人，上次食八人，中食七人，中次食六人，下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祿以是爲差。

此云制祿之多寡也。其法以庶人之在官者食祿以爲標準。如此加倍上去，卽是中士上士大夫，卿及國君之祿。庶人在官者之祿，祿以代其耕而已，謂代其所耕之田之所獲得者而食用之焉耳。在官則不暇耕，不暇耕則無所獲，故國與之祿以代其耕。耕者之所獲，謂一夫受田百畝，百畝加之以糞，則上農夫可食九人，次八人，中七人，次六人，下五人，隨其勤惰以分上下，勤者收入多，食人亦多，則人雖少而得

粟多，則家用充裕，惰者反此則困苦也。庶人之在官者食祿，則視其家中人口多少，而與之以九人八人乃至五人之粟，故曰以是爲差也。總不出於百畝之田所出之粟耳。如是則下士之祿得百畝之粟而已，中士倍之二百畝，上士又倍，四百畝。大夫八百畝，小國之卿千六百畝，君一萬六千畝也。次國之卿二千四百畝，其君則二萬四千畝也。大國之卿三千二百畝，其君食三萬二千畝也。其位彌高，其人彌衆，其用彌多，是以祿以愈多。上農食九人，如以是倍之，則中士食十八人，上士食三十六人，大夫食七十二人。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，君食千四百四十人。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，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。大國之卿食二百八十八人，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。表之如次：

受祿者 下士 中士 上士 大夫 小國卿 君

田畝	一〇〇	二〇〇	四〇〇	八〇〇	一六〇〇	一六〇〇
食人	九	一八	三六	七十二	一四四	一四四〇

次國卿

君

大國卿

君

二四〇〇〇

二四〇〇〇

三二〇〇〇

三二〇〇〇

二一六

二一六〇

二八八

二八八〇

此其大略也，此外因功過而賞罰，則有加祿減祿者，不在此例。國有大小，故君卿之祿有多寡，而大夫以下則皆同代耕之粟，不能減少，下士絕不能不及上農夫。庶人在官者絕不可不及三農夫也。其制祿可謂平均矣。

日知錄云：爲民而立之君，故班爵之意，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，而非絕世之貴，代耕而賦之祿，故班祿之意，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，而非無事之食。（原注，黃氏曰鈔，讀王制曰，必本於上農夫者，示祿出農，等而上之，皆以代耕者也。）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，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。知祿以代耕之義，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。不明乎此，而侮奪人之君，常多於三代之下矣。

章中庶民在官，食祿不過下士，則是庶民終不能爲大官顯宦以執朝政也。且

亦不得正式爲士。則封建之天下，自爲士以至於天子，皆貴族也。庶人雖有才德，何所用之哉？且小國寡民，地方五十里。已有食萬六千畝之粟一人，食千六百畝之粟三人，（卿三人也）大夫以下其祿遞減，其人則遞增。民間之擔負，亦云重矣。又况王綱失墜，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，諸侯力爭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之疲憊於征戍徭役者，亦云苦也。物極必反，理有固然。因力爭而兼併，因兼併而一統，始於七雄，終於秦政。七國之世，處士橫議，遊客以片言取卿相者相繼。世祿之制以壞，貴族之制遂亡。國君專制於上，遊士持權於下，求如春秋魯之三桓，晉之六卿，齊之田氏，已不可得。雖齊孟嘗，趙平原，楚春申，魏信陵，四公子之名震諸侯，力埒國君，而愈是招結遊士以爲雄，下之雞鳴狗盜之徒，上之馮驩毛遂侯嬴朱亥之輩，皆非貴族世胄之子弟，率起自草莽布衣之家者也。蘇張范雎李斯之徒，身佩數國相印，權傾人主，豈與孔子之門，冉有子路之賢才，位終不過家臣，仲弓南面之器，宓子賤言子游子之德，爵終不過邑宰者，可同日而語哉？雖孟子之在戰國，後車數十乘，從者數百

人，以傳食於諸侯，齊梁之君可就見，而不可召至，賓師自處，禮數隆重，亦大異於孔子之在春秋也。至於秦亡，漢高祖以平民爲天子，於是自黃帝以降，貴族世家，奕世相承，二千餘年之政制國體，民風士氣，無不全變。夫封建廢，井田廢，世祿廢，農兵廢，如此種種，皆儒者所爲惋惜慨嘆者，而不知時移世變，古制終不可復。且儒者仁義之道，明明德於天下之思想，正唯在此後乃能推行至於久大。世變之不由人思議，有如此者，柳子厚所謂秦以私意廢封建，而公天下實自秦始。其實封建亦非秦之所廢，乃自春秋以至戰國，數相攻伐，歷數百年而夷滅以至於盡者，非一人之力也。嗣後天下，一統爲常，割據爲變。自君以外，四民平等，人人皆得有參政之機會，而才德之士，朝處茅屋，而暮作公卿，宰相大臣多來自田家。其公平民主之意，實已駕春秋戰國乃至三代而上之者多矣。今讀古人書者，但當師其意，不應滯其法。仁義之道不可改，而禮樂制度，固當因時以爲變革者也。讀此章者，其知之。

○萬章問曰：敢問友？孟子曰：不挾長，不挾貴，不挾兄弟而友。友也者，友其德也。不可以

有挾也。

集註：『挾，兼有而恃之之稱。』友義兼師友，以德義相感應結合者也。慕其德義而友之，以求進德輔仁，故必虛懷禮敬，然後得益。有所挾持，則心不虛而意不敬，反相陵慢，則友道虧損。挾貴挾長誠爲不可，挾兄弟亦不可者，兄弟手足，主於情愛。論語曰：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是友道不可施於兄弟也。然若兄弟旣以德義相師友，則受教者自不可不有通常師弟之禮，而愛其切偲責善之益。使有所恃而不率不敬，則必不能得益，恐又害之也。教人者，每言外人易教，而兄弟難教，以其有所挾也。故兄弟亦不可挾。

孟獻子，百乘之家也，有友五人焉，樂正裘，牧仲。其三人，則予忘之矣。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，無獻子之家者也。此五人者，亦有獻子之家，則不與之友矣。

孟獻子，魯大夫仲孫蔑也。忘其勢以友五人。五人者，亦忘獻子之家而友之。使五人而有獻子之家，則五人之品格爲不高，獻子亦不與之友矣。挾貴者不能虛已

致敬，慕勢者亦不能直己而教人也。故友道必超乎勢利之外。

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，雖小國之君亦有之。費惠公曰：吾於子思，則師之矣。吾於顏般，則友之矣。王順長息，則事我者也。

費惠公，或曰：季氏有費，自君其邑，僭稱公也。或曰：費邑之宰，亦稱費公，如楚有申公葉公，齊有棠公薛公也。惠士奇春秋說云：虞虢焦滑，霍楊韓魏，皆姬姓也。滑國都於費，謂之費滑。費惠公，滑伯之後也。曰師，曰友，曰事，隨其德之大小，故敬禮有隆殺，德隆而禮隨以降，惠公之忘勢重德也如此。

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，雖大國之君亦有之。晉平公之於亥唐也，入云則入，坐云則坐，食云則食，雖蔬食菜羹，未嘗不飽，蓋不敢不飽也。然終於此而已矣。弗與共天位也，弗與治天職也，弗與食天祿也。士之尊賢者也，非王公之尊賢也。

入云則入，亥唐命平公入，公乃入也。坐食同此，奉命唯謹爾。蔬食，粗糲之食。隱者食，公侯所難食者，而不敢不飽，均見平公之下交布衣，而自忘其爲侯矣。弗與共

天位，治天職，食天祿，孟子惜平公之弗能尊賢而進之，以共治平國家天下，如桓公之於管仲，成湯之於伊尹也。故曰：此士之尊賢，非王公之尊賢。士無爵位人之權，故但能以禮交，以勵其德。王公有爵位人之權，則當引致之高位，使天下國家並受其福也。集註：『范氏曰：位曰天位，職曰天職，祿曰天祿，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，非人君所得專者也。』正義：『趙佑溫故錄云：晉平承悼公復伯之烈，而不能繼興，溴梁盟而大夫張，平邱盟而諸侯散，自是天下變亟，六卿禍成，方且違叔向，築虜祁，其不知求賢輔國亦甚矣。區區禮一亥唐，不過取快佚遊，苟圖虛譽，非有示我周行之誠。唐復無可表見，即使不終於此而與共職位，豈遂能破相疑之勢，樹疏逖之勳哉？』孟子特以爲友道證，未暇深論晉本末也。』

舜尙見帝，帝館甥于貳室，亦饗舜，迭爲賓主。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。

尙，上也。亦可作尙主解。故下云館甥。妻父曰外舅，故女壻爲甥也。貳室，副宮也。天子而友匹夫，蓋堯之妻舜，爲天下得人而觀其德，是友其德也。因而與共天位，食

天祿，治天職焉。王公尊賢至於堯而極矣。

用下敬上，謂之貴貴。用上敬下，謂之尊賢。貴貴尊賢，其義一也。

貴貴則上下序，而政令行。尊賢則上好德，而下慕善。貴貴則國體立，而綱紀正。尊賢則治道成，而風化淳。孟子又曰：輔世長民莫如德。故貴貴尊賢，其於治國平天下之義，同等一致其重也。

○萬章問曰：敢問交際，何心也？孟子曰：恭也。曰：卻之，卻之爲不恭。何哉？曰：尊者賜之，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，而後受之，以是爲不恭，故弗卻也。

際，接也。問交接之道，當執何心而可者。答：當執恭敬爲心也。卻之，卻退其交接所贖贈之禮物也。重言卻之，屢卻之，卻意堅也。卻之，亦是辭讓之道，何爲不恭哉。此萬章疑也。孟子答曰：尊者賜之，而必言其所取之義與不義，義然後受，不義則卻之。是則卻之等於誹人以不義，故爲不恭，是以弗卻也。云尊者禮，長者賜，少者賤者不敢辭，是辭卻行於平等之人，或年德地位不如己者，受與卻，斷之以義，而不可行於

尊者也。

曰，請無以辭卻之，以心卻之，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，而以他辭無受，不可乎？曰，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禮，斯孔子受之矣。

萬章復問，以辭卻之，成於犯瀆，誠爲不恭。今請不以辭卻之，但以心卻之。以其取之於民也不義，而託他辭以無受，則既不受非義之禮物，又不至於迂人，若合於義也。孟子答曰，亦不必心議其義不義以爲辭受之準，但問其交接合道合禮與否，斯足矣。故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禮，斯孔子受之矣，亦何必苛求於人而絕交際之禮與？

萬章曰，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餽也以禮，斯可受禦與？曰，不可。「康誥曰，殺越人于貨，閔不畏死，凡民罔不讞。」是不待教而誅者也。殷受夏，周受殷，所不辭也，於今爲烈，如之何其受之。

既交接但問禮容之合不合，不問禮物所從來之義不義。然則今有爲寇盜者，

強禦劫人於國門之外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餽也以禮，斯可受禦與？上禦謂劫奪人。下禦劫奪之物也。劫奪云禦者，禁人奔走而強取之也。孟子曰不可殺越人于貨，正義「越，粵通於也。於，取也。七月詩云，一之日於貉，毛傳於貉謂取狐狸皮也。謂殺於人而取其貨也。」閔不畏死，明知殺人取貨當死，閔然強橫，不畏其死，是明知而故犯，弗可以禮法馴服者，是以凡人罔不讞怨之。閔書作瞽。爾雅昏，瞽強也。讞，懟也。怨惡之也。如此人者，是不待教而便誅之者也。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，不教而殺寇盜則非虐也。殷受夏周受殷，注謂三代相傳，以此法不須辭問也。於今爲烈，烈明法。（竟說至今猶爲明法，昭然於世，共見共聞。）如之何受其餽也。

曰，今之諸侯，取之於民也，猶禦也。苟善其禮際矣，斯君子受之，敢問何說也？曰，子以爲有王者作，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？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？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，盜也，充類至義之盡也。孔子之仕於魯也，魯人獵較，孔子亦獵較。獵較猶可，而况受其賜乎？

萬章復承孟子之言而進問曰，夫既不可受禦矣，則何爲而受今之諸侯之餽與？以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，猶禦也。逾制越法，以取非其所有，其不與者，嚴刑以督之。是與寇盜禦人者不異也。苟善其禮際矣，斯君子受之，則何理可說也？孟子則曰，既如子所說，今之諸侯皆禦也，盜則必誅，是則有王者出，必將比類羅列，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？若是則王者亦徒以威力服人，而不可以王天下也。故必將教之不改，而後誅之也。蓋所謂非其有而取之者，盜也。此乃充類至義之盡處，以爲言也。其實世間事有不能如此充類至於義之盡者。如殺人於貨，亦爲盜。穿穴踰垣而于貨，亦爲盜。盜雖同，而當殺不殺，則有異也。取非人所欲與者爲不與而取，是爲取非其有也。橫征於民，固爲取非其所有，亦有頑民於所應納賦稅而亦不納，不與，王者執法以強取之，亦取其所不欲與，亦取非其所有也。然則王者亦爲盜與？王者亦當誅與？是不然也。諸侯取民雖逾於法，而固有賦稅之法，稅民之權之可援，可因，特取過其量，而濫用其權，則爲過耳。與殺人于貨者固不同，亦與穿穴踰垣者有異。誅穿穴踰

垣且猶不可，况比今之諸侯則盡誅之乎？孔子之仕於魯，獵較猶可，而况受其賜乎？如賜不可受，直不應入其國，立其朝，視如鳥獸之不可同羣，此楚狂之徒，憤世絕俗，不可以救世，充仲子之操，蚓而後可者也。是焉得爲聖人之道哉？魯人獵較，注云：田獵相較，奪禽獸得之以祭，時俗所尚，以爲吉祥，孔子不違而從之，所以小同於世也。正義曰：嘗推求獵較之故，大抵出於魯之三家，非田獵之百姓相較奪也。襄三十年傳，鄭豐卷將祭，請田，子產弗許，曰：惟君用鮮，衆給而已。是因祭而獵，唯諸侯得行之，大夫不與焉。魯自三家僭竊禮，則擬於君，祀則豐於昵，務以多品異物爲觀美，於是田獵較奪之事。若謂魯人之俗習如是，則孔子爲政，能使市不飾賈，塗不拾遺，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？且庶民有何祭器？庶民之祭，豈得用四方之食，而煩孔子之籩正耶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：言魯人獵較，孔子爲政亦聽之不禁耳，非亦從而身爲之也。焦氏袁熹四書說云：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。習俗已然，本非禮所得用，而孔子不違，以小同於俗，不汲汲於更張也。

曰，然則孔子之仕也。非事道與？曰，事道也。『萬』事道奚獵較也？『孟』曰，孔子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。『萬』曰，奚不去也？『孟』曰，爲之兆也。兆足以行矣，而不行而後去。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。

事道，以行道爲事也。獵較僭竊，事道者宜先革正之。孔子不革，疑孔子之仕非事道也。孟子曰，事道也。而獵較者，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，如是徐革之耳。正義：『趙氏以孔子仕衰世，不可遽然矯戾，改變其俗。先此宗廟祭祀之器，且有不正者，不獨獵較也。若一時既正其祭器，又禁其獵較，則卒暴難行。故正之以漸耳。書之於簿，謂之簿。故先爲簿而書之（登記之勒爲常典也）以正其宗廟之器也。獵較皆取國中所備。若不獵於國中，而取珍食於四方，遠在國外，恐難常有，有時乏絕，轉爲不敬。所以孔子不禁其獵較也。張氏爾歧則謂夫子欲革其俗，故先簿正祭器，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，器有常品，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獸獵，庶人只用特牲，則所獲兔鹿之屬，皆不得用。而人漸知顧禮，覺其較奪之非。此則四方指魯國中之四方。

若是孔子簿正祭器，正是禁止其獵較。不得云亦獵較矣。不如前說云云。『萬章復問，孔子既不得直行其道，奚爲不去，而徒爲之簿正祭器，與之齎，仰而與之獵較也。』（按，既許卿大夫得獵較以祭，孔子亦大夫，則孔子亦當獵較而祭也。若然，則非徒許他人矣。）孟子曰，爲之兆也。兆也者，事未至而迹已形者也。爲之兆者，占執政者有無革故鼎新努力行道之誠意，故先簿正其祭器焉，以觀其能否行之也。如能行，則以漸而禁獵較矣。如簿正祭器且不能行，則是輕而易足以行者而不行，則其重大於此者更焉能行之與，如是則當去矣。若兆未形而急去，施不以漸而過逆人情，則過在我之卜急。若兆已形可去而不去，則非事道，徒戀爵位爾。孔子既不卜急，亦無留戀，是以未嘗有所終，至於三年淹留者也。於以見孔子之不爲己甚，而確然不失其守也。

孔子有見行可之仕，有際可之仕，有公養之仕，於季桓子，見行可之仕也。於衛靈公，際可之仕也。於衛孝公，公養之仕也。

此復言孔子之仕，以見諸侯之餽賜有不必絕者也。見行可，見有可以行道之幾而仕也。此如於季桓子是也。桓子秉魯之國鈞，用人之權，唯操之彼，故孔子仕魯云。仕季桓子也。際可，交際以禮而仕之也。如於靈公是也。公養之仕，本非仕之，但就養耳。彼非能與共天位而行天職者，但有養賢之誠意，則亦受其祿而受其公養焉。講學論道以陰輔國政，如於孝公是也。孝公卽出公，靈公之孫，蒯瞶之子，曾拒父者。云孝公者，奉王父之命爲君故也。或曰，出公圍其父，非圍之，乃養之也。情禮未斷，時有人子之心焉，是以謂之孝也。夫受公養猶可，而况受其賜乎？趙注章指曰，聖人憂民，樂行其道。苟善辭命，不忍逆距。不合則去，亦不淹久。蓋仲尼行止之節也。此章集註稱難解，茲依趙注正義略爲之釋如此也。

○孟子曰，仕非爲貧也，而有時乎爲貧。娶妻非爲養也，而有時乎爲養。

集註，仕本爲行道，而亦有家貧親老，或道與時違，而但爲祿仕者。如娶妻本爲繼嗣，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，而欲資其餽養者。

爲貧者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。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惡乎宜乎？抱關擊柝，孔子嘗爲委吏矣。曰：會計當而已矣。嘗爲乘田矣。曰：牛羊茁壯長而已矣。

此言爲貧而仕之道也。但求祿仕，則不應居尊位，不應受富祿。蓋尊位重祿，所資以行道者。旣非爲行道，但爲祿仕，而居尊富，則成貪竊權位，公私交損矣。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以何爲宜乎？曰：抱關擊柝之類可也。抱關，守關門之吏。擊柝，儆盜之職。地方有變故，則擊柝之吏，擊木柝以儆告民衆。猶今之警察憲兵之屬。云仕，則當爲管理警憲者耳。下舉孔子嘗爲委吏乘田，其職之卑與抱關擊柝者等也。委吏，主委積之吏。乘田，芻豢牛羊之吏也。會計當，計計算其出入。會，總計其出入之數而類結之也。當者，會計分明，出入不苟。茁，生長蓬勃之貌。壯，堅強有力。長大也。旣司其事，則必稱其職，不可曰：聊爲此事，以糊予口，小事不足爲，而怠荒其職也。又旣居卑位，則不應高談國事，當盡其分內之職而已矣。

位卑而言高，罪也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，恥也。

無其位而言其事，出位肆言，易得罪也。故當盡其本職。立人之朝而道不行，孔子曰：邦有道穀，邦無道穀，恥也。是以必辭尊富而居卑與貧也。此篇蓋爲士君子之不能行道，而又有家室之累，仰事俯畜之任，而不得脫然遺世者言。辭尊富，則免於貪竊。盡職守，則亦不徒食其祿也。末段誠以位卑言高，與道不行而不辭爵，意尤深遠。君子立身，如此其慎。彼世之爲祿仕而貪慾無止者，可以鑒矣。

正義引韓詩外傳云：曾子仕於莒，得粟三秉，方是之時，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。親歿之後，齊迎以相，楚迎以令尹，晉迎以上卿，方是之時，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。懷其寶而迷其國者，不可與語仁。窘其身而約其親者，不可與語孝。任重道遠者，不擇地而息。家貧親老者，不擇官而仕。

○萬章曰：士之不託諸侯何也？孟子曰：不敢也。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，禮也。士之託於諸侯，非禮也。

集註，託，寄也。謂不仕而食其祿也。古者諸侯出奔他國，食其廩餼，謂之寄公。士

無爵土，不得比諸侯。不仕而食祿，則非禮也。

萬章曰：君餽之粟，則受之乎？曰：受之。受之，何義也？曰：君之於氓也，固周之。

注：士窮而無祿，君餽之粟，則受之。君之於民，固當周其窮乏，况於士乎。

曰：周之則受，賜之則不受，何也？曰：不敢也。曰：敢問其不敢何也？曰：抱關擊柝者，皆有常職，以食於上。無常職而賜於上者，以爲不恭也。

注：周者，謂周急，稟（稟予也）貧民之常科也。賜者，謂禮賜橫加也。（正義橫加，不當賜而賜也。）集註：賜謂予之祿有常數。君所以待臣之禮也。今謂餽之粟，但餽之食也。賜，則賜之以車馬珠玉等也。禮過其分，則非所敢受。抱關擊柝，皆有常職，以食於上，則自食其職也。無常職而賜於上，徒食人之惠也。徒食人之惠者，非自愛之君子，是不恭其身也。不授人以職，而徒惠養之，不恭人之身者也。

曰：君餽之則受之，不識可常繼乎？曰：繆公之於子思也，亟問，亟餽鼎肉，子思不悅。於卒也，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，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。曰：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。蓋自是

臺無愧也。悅賢不能舉，又不能養也。可謂悅賢乎？

集註：亟，數也。鼎肉，熟肉。卒，末也。標，麾也。數以君命來餽，當拜受之。非養賢之禮，故不悅。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，麾使者出，拜而辭之。犬馬畜，言不以人禮待己也。臺，賤官。主使令者。蓋繆公愧悟，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。舉，用也。能養者未必能用也。况又不能養乎？

曰：敢問國君欲養君子，如何斯可謂養矣。曰：以君命將之，再拜稽首而受。其後廩人繼粟，庖人繼肉，不以君命將之。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，非養君子之道也。

集註：初以君命來餽，則當拜受。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，不以君命來餽。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。僕僕，煩猥貌。

堯之於舜也，使其子九男事之，二女女焉。百官牛羊倉廩備，以養舜於畎畝之中。後舉而加諸上位。故曰：王公之尊賢者也。

集註：『能養能舉，悅賢之至也。惟堯舜爲能盡之。而後世之所當法也。』

此章始問士不託諸侯之義，以士必以職自食，不當食人之惠也。因而推問及於國君之待賢者，養之則必以禮，尤貴其能任用之也。養之以禮，尊賢之道。舉而用之，尊賢之實。不用而養，賢者亦不屑徒食人之食也。凡以見君子守身之嚴也。

○萬章曰：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？孟子曰：在國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謂庶人。庶人不傳質爲臣，不敢見於諸侯，禮也。

傳質，通贄也。不通贄爲臣，則當安守其分，無與於君國之事，故不敢見，禮也。禮所以定上下之分，使人有恆心定守。無事見諸侯，嫌於慕勢而干進，違禮也。

萬章曰：庶人召之役則往役，君欲見之，召之，則不往見之，何也？曰：往役，義也。往見，不義也。且君之欲見之也，何爲也哉？曰：爲其多聞也，爲其賢也。曰：爲其多聞也，則天子不召師，而况諸侯乎？爲其賢也，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。

庶人服役，義也，分所當盡也。往見，則無義也。往見既不義，則召見者亦不義也。以不義相召，是以不去也。更推求召見之故，則必以士之多聞而賢也，是則當躬親

禮聘，豈得召之哉？

繆公亟見於子思。曰：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？子思不悅。曰：古之人有言曰：事之云乎，豈曰友之云乎？子思之不悅也，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，我臣也，何敢與君友也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與我友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，而况可召與？齊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將殺之，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。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曰：敢問招虞人何以？曰：以皮冠。庶人以旃，士以旂，大夫以旌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，虞人死不敢往，以士之招招庶人，庶人豈敢往哉？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夫義路也，禮門也。惟君子能由是路，出入是門也。詩云：周道如底，其直如矢，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。

子思事義自明。招虞人事見前。集註：『皮冠，田獵之冠也。事見春秋傳。然則皮冠者，虞人之所有事也，故以是招之。庶人，未仕之臣。通帛曰旃。士，謂已仕者。交龍爲旂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。欲見而召之，是不賢人之招也。』以大夫之招招虞

人，以士之招招庶人，是踰乎禮也。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，是不足禮也。過禮且不可，况不及禮與？人君輕賢，賢不應自輕，守道不往可也。賢者守道，欲見賢而不以其道，是猶欲入而閉之門。此人君所應知者也。君子以禮義爲門爲路，必不外此而妄有所求，此君子所應知者也。君不尊賢，士不重道，則天下後世何法焉？詩云，小雅大東之篇。底當作底砥之本字，柔石也。底礪，磨物使平，故以喻周道之平。矢以喻其直。如此平直之道，爲君子之所行履，而小人之所視而法效之者也。禮率人行踐，使各有限分，而不爲出位之思，故不相干犯。是以爲平直之道。君子安守此道而行之，則小人有所瞻望，而不敢爲非分之行矣。

萬章曰，孔子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，然則孔子非與？曰，孔子當仕有官職，而以其官召之也。

當仕有官職，以其職召，以其職往，上非慢賢，下非枉己，故不在此例。戰國遊說之士，奔走於富貴之門，以干竊權位，禮義不立，廉恥道喪。孟子獨嚴進退行藏之節，

重道以礪俗，是以不託諸侯，不見諸侯，卓立不易，確乎其不可拔，偉哉大丈夫。

○孟子謂萬章曰，一鄉之善士，斯友一鄉之善士。一國之善士，斯友一國之善士。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。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，又尙論古之人。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，是尙友也。

德望行於一鄉，謂之一鄉之善士。其量止於一鄉而已矣。一國天下之善士，則其德量不局於一鄉者也。夫士必有友，以輔其成德。惟己德有大小，則所友亦有廣狹也。其有德量心願不局於一時，足爲後世法者，則其取友又不局於現世也。是以尙論古之人。尙，上也。上論古人，求其立身制行之道，爲政治民之理也。如周公之思兼三王，以施四時事。孔子之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是也。頌其詩，讀其書，而不知其人，不能得其所以爲是。詩書者其心志爲何若？則於其詩書盲然也。欲知其人，則必論其世。蓋聖人因時制宜，故禮樂不相沿襲。進退行藏制行亦各不同也。苟不推論其所處之世，以識其所以然之故，則默守盲從而不知變通，又豈尙友古人之道哉？唯

能論世，乃真能知古人。能真知古人，乃可以真與古人友也。

○齊宣王問卿。孟子曰：王何卿之問也？王曰：卿不同乎？曰：不同。有貴戚之卿，有異姓之卿。王曰：請問貴戚之卿。曰：君有大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。王勃然變乎色。曰：王勿異也。王問臣，臣不敢不以正對。王色定，然後請問異姓之卿。曰：君有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則去。

貴戚之卿，君之親族，而當權位者。與君同貴，與國共休戚，故云貴戚之卿。有大過則諫者，小過諫，近煩數，懼傷情愛，故持大體，必大過而後諫。諫之不從，再諫，三諫，反覆之以冀其更改。終不聽從，則易君之位，更立君族之賢者。蓋同受先君之遺業，有守護宗廟社稷之重任，肆君爲虐，則危宗廟社稷，無以對祖宗與人民。易君之位，則宗廟社稷安，祖業不失，而民免於禍。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。孟子權衡於三者之重輕，故爲貴戚之卿立此義。古者貴族政治，本義亦如此也。異姓之卿與君不同祖，無宗廟社稷休戚共同之誼，故道合則留，不合則去。君有過則諫，所以盡人臣職。

反覆不聽，是不可與言，不可與爲，捨而去仕他國，無終浼我，所謂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者也。王之勃然變色，蓋習於專制，不知自儆。孟子之必以正對，所以折齊王之輕大臣也。孔子當春秋，貴族專權，目無君上之日，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，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。又曰，祿之去公室五世矣，政逮於大夫四世矣，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孟子當戰國，君主集權，輕去大臣，殘虐人民之日，故曰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又曰，君有大過，反復之而不聽，則易位。又曰，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。孟子親承孔子之道，其言之不同也如此。此所以欲知其人當論其世也。

告子第六

告子，或謂卽告生不害。或曰，非也。趙注謂其兼治儒墨之道，嘗學於孟子，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。墨子公孟篇，二三子曰，告子言義而行其惡，請棄之。墨子曰，不可。

告子言談甚辨，言仁義而不吾毀。孟子曰：告子先我不動心。曰：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。是曾爲心性之學，而實得受用者。與孟子學說不但思想不同，功夫亦不同，謂爲孟子弟子非是。兼治墨學則可，而又非卽墨徒。蓋當時之以學行顯著者，故稱告子而不名。其學說思想附見於孟子，因與孟子辨性在此篇之首，遂以名篇。

○告子曰：性猶杞柳也。義猶桮棬也。以人性爲仁義，猶以杞柳爲桮棬。

性謂人物之本質。人性，則人之所以爲人之本質也。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物者，以心也。故言人性，實無異於言人心。不言人心而言人性者，心就用言，性就體言。是則有是人性，乃發爲人心也。又性言其總，心言其別。性言其靜，心言其動也。又性者差別品類之辭，故一言性而有善惡剛柔之別。心者，情志思覺之稱，故一言心而有好惡願欲之意。人心之發動而爲情志也，則有行爲。行爲旣起，則必有損益於自他。由其損益之異，而行爲之得失分。得失分而善惡別矣。乃推究此行爲之起，起於

心也。則行爲之有善惡。實由心之有善惡使之然。蓋心志意欲善則行爲善，心志意欲惡則行爲斯惡也。如起欲殺人之心，斯有殺人之行，此則由惡心而起惡行者也。起欲救人之心，斯有救人之行，此則由善心而起善行者也。其無意救人而救人，與非欲殺人而誤殺人者，非行爲之常，不在此例。論事但就常例大體言之足矣。故心善斯行爲善，心惡斯行爲惡，遂成定理。人類實有無量善惡之行爲。欲革惡從善，使人皆爲良善之行爲，故不得不先格正人心。使人心咸趨於善，則行爲盡善矣。既欲人心之善，則不得不靜觀詳察此心之本性是善是不善。使本性而善歟？則復其固有，擴充其固有而已足。使本性而不善歟？則非革除其心變易其性，不爲功。此則由論心而及於論性者也。實則性者卽心之性也。非離心別有性。特心言其用，性言其體。心言其別，性言其總。心言其動，性言其靜。如斯而已也。如於心外別立一性，則非也。乃性就本始而言，多對習由經驗而得，心色性習，故又有以性爲人所本有，心爲後起者也。特習亦可成性，是謂習性。故曰，少成若天性，習慣成自然，則性亦可包括。

習以爲名，此易所以有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矣，之說也。由此人性之定義，可說之曰：人性者，人之所以爲人之本質而爲心志行爲善惡之根本者也是故稱人之善，曰生性純良，或習心純正。稱人不善曰生性涼薄，或習性乖張。性之定義已得，而後性之善惡可得而論焉。自來論性有謂爲善者，此孟子之主張。有謂性爲惡者，此荀子之主張。有謂性爲善惡混者，此後世楊雄之主張。有謂性爲隨人不同而分三品者，此後世韓愈之主張。有謂性無善不善，善惡皆出於後起習成者，則告子之主張也。諸家各有理由，不暇詳述，今解孟子，但就孟告兩家之說，引申發揮而已。

告子曰：性猶杞柳也，義猶柷楹也。杞柳，杞樹及柳樹。柷，酒柷，彫刻杞柳以成器。楹，圈也。約製杞柳以成形。性猶杞柳，則是性無善惡。義猶柷楹，則是彫製人性以爲仁義也。告子之意，蓋以人性本無仁義。仁義者，乃由教育學養而知而能。以人性爲仁義，猶以杞柳爲柷楹。此告子駁孟子之辭。孟子主張仁義爲人之性者也。杞柳既非卽柷楹，故知人性非卽仁義。

孟子曰：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柷棬乎？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柷棬也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柷棬，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，必子之言夫？

孟子反駁告子曰：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柷棬乎？是固不能。順杞柳之性，則爲杞柳而已耳，不能爲柷棬也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柷棬也。是則實然，必戕賊之而後能爲柷棬也。性既猶杞柳，義既猶柷棬，既必戕賊杞柳，乃可以爲柷棬，則亦必將戕賊人以爲仁義也。以成柷棬則無復杞柳之全形，已成仁義，則亦將不復爲人之全形。如此，則仁義成而人性失，人誰復肯爲仁義者乎？是故率天下人而禍仁義者，告子之言也。莊子馬蹄篇曰：『馬蹄可以踐霜雪，毛可以禦風寒，齧草飲水，翹足而陸，此馬之真性也。雖有義台路寢，無所用之。及至伯樂曰：我善治馬，燒之剔之，刻之錐之，連之以羈鬪，編之以皁棧，馬之死者十二三也。飢之渴之，馳之驟之，整之齊之，前有櫛飾之患，而後有鞭策之威，而馬之死已過半矣。陶者曰：我善治埴，圓者中規，方者中矩。匠人曰：我善治木，曲者中鈞，直者應繩。夫埴木之性，豈欲中規矩鈞繩

哉？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，而陶匠善治埴木，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。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。彼民有常性，織而衣，耕而食，是謂同德，一而不黨，命曰天放。夫至德之世同，與禽獸居，族與萬物並，惡乎知君子小人哉？同乎無知，其德不離。同乎無欲，是謂素樸。素樸而民性得矣。及至聖人，蹙蹙爲仁，跽跽爲義，（蹙蹙跽跽，用力勉強勞憊難行之貌，以非行於自然故也。）而天下始疑矣。（以非本性，故疑不信從。）澶漫爲樂，摘僻爲禮，（澶漫，淫衍也，張皇不實之情。摘僻，糾摘邪僻也，苛刻而不寬大之意。）而天下始分也。（虛僞造作，故人心分離而不親附。）故純樸不殘，孰爲犧樽，白玉不毀，孰爲圭璋。道德不廢，安取仁義。性情不離，安用禮樂。五色不亂，孰爲文采。五聲不亂，孰應六律。夫殘樸以爲器，工匠之罪也。毀道德以爲仁義，聖人之過也。『此所謂戕賊人以爲仁義者也。此所謂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也。』孟子有見於此而痛心於此，是以主張性善。曰：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固有，故不待戕賊人性以爲仁義。非由外鑠，故順人之性以行，卽是仁義也。故居仁由義者，

乃所以擴充光大此人性，而非桎梏戕賊此人性也。故仁則榮，不仁則辱。仁義則身心安泰，人羣和樂。不仁不義，羣已交害而不免於死亡。故知仁義乃人性之本然，而人道之正鵠也。彼爲非仁義之說者，以同乎無知無欲，而歸於素樸而已。歸於素樸也者，同於禽獸者也。同於禽獸者，同其飢而食，渴而飲，喜則交頸相靡，怒則分背相踈，居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含哺而熙，鼓腹而遊，如此而已矣。此所謂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者也。是則非仁義之言者，非欲以完全人性，乃所以混同禽獸之性者也。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賢者所爭爭此仁義而已矣。仁義如非本於人性，則仁義將且成於賊性。告子者，固非非毀仁義者也。乃其杞柳桮棬之說，則實以禍仁義而有餘，反爲非仁義者張目。以告子不非仁義，故得以是責之也。若夫既非仁義，則所辨不在此矣。

○告子曰，性猶湍水也。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流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，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

此告子第二主張也。夫謂性猶杞柳，則不免於戕賊人性以爲仁義之弊。今喻性如水，但隨利導之不同，而水流東西以異方。東西，非水之性也。性雖本無有善惡，但隨教養習染之不同，而人之善惡因以異。人本非善惡也。如此，則戕賊人性之弊除，而性無善惡之理仍立。

孟子曰：水信無分於東西，無分於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。水無有不下。

孟子則謂凡云性者，不徒有其名，必並有其實。不但有其體，必更有其用。體用名實必有其獨立不可變易而以異於他事他物者。如云水，則必有其所以爲水而異於火與風等者，云火等亦然。杞柳等亦然，必有以爲其杞柳而異於松柏草芥等者。不然亦將不名爲水火杞柳也。水之無分於東西，則誠然也。乃其所以向東向西者，不徒以人之決之東或西之故，實以其本有就下之性，今決之東，東方下，適與水性之所就者合，是以東。決之西，西方下，適與水性之所就者合，是以西。然則水之所

以東西流者，非東西流也，但下流耳。下流是水之本性。東西流者，乃其適然之所遇耳。非然者，東而非下，決之，水固不東。西而非下，決之，水固弗西。又或水性炎上而非就下，則決之東固且西，決之西固且東矣。然則水固有其定性，而非無性。人固但能順物之性，而不能逆其性也，明矣。設然而人苟無向善之性，雖聖人者又豈能隨意陶埴以成其仁義哉？水既有其所以爲水之性，而無有不下，人亦必有其所以爲人之性，以異於禽獸者而無不善也。是則以水喻性，適以成性善也。

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顙。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？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

此孟子預設防難也。夫謂人無有不善，則世間固實有惡人矣。謂水無有不下，則水固有向上者也。此其理易由通故以搏水激水爲喻。搏而躍，激而行，雖亦可使過顙在山，然非其性，以有勢焉，驅之迫之，而不得不然耳。然其勢既去，則其就下之性復顯。故過顙之水，旋復下墜。在山之水，終必下流也。以此益知水性之必下。人之

可使爲不善，其性（此性作理解）亦猶是也。非性自不善，蓋有戕賊枯亡之者，而非其本性也。

○告子曰：生之謂性。

此告子第三主張也。生之謂性，謂生而自然不關人爲者曰性。夫生而自然不關人爲者，此不可以善惡名也。如地之堅，水之流，火之燥，風之飄，寧可以善惡名乎？所云善惡者，必其影響於人事，有損益之用焉，乃稱之曰善惡耳。如水之滋潤禾稼，便利舟楫，供人飲食，是之謂善。而溺人畜，蕩禾稼，則謂之不善矣。水性何嘗有此善惡哉？善惡者，人以其損益之用而立之名也，是故云性無善惡也。

孟子曰：生之謂性也，猶白之謂白與？曰：然。白羽之白也，猶白雪之白，白雪之白，猶白玉之白與？曰：然。

夫云生而自然不待人爲者爲性，則猶之乎白之爲白也。白之爲白，生而自然者，亦無待於人爲者也。隨人心之好惡不同，而彼白之爲白也自若。不待人謂之白，

或喜其爲白，乃爲白也。故曰，猶白之爲白。此告子之所承認者也。若然則白羽之白，猶白雪之白，白雪之白，猶白玉之白，與？既同爲白，白白相同，應無差也。此亦告子所承認者也。

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，牛之性猶人之性與？

孟子更質之曰，然則犬牛人之性亦無不同與？告子無以應之也。蓋在孟子，亦未嘗不許生而自然者爲性。特物既各有其性，則必有以異於餘物者。如水之潤下，火之炎上，金之從革，土宜稼穡，物既不同，故性亦異。人物雖固有性，就其爲生而然者則同，就其所以爲人爲物者則異。人物之性既有異，則其良窳善不善之分可得而言也。安得以是遂謂人性無善不善哉？吾人苟知犬馬牛羊與人之性各有不同，進而言之，則卽白羽之白，白雪之白，白玉之白，爲白雖同，卽其白之程度亦必有異，固不可謂其爲絕對之同也。

○告子曰，食色，性也。仁，內也，非外也。義，外也，非內也。

食色，謂飲食之欲，男女之情，此爲人本來具有不待教與學而能之，故曰性。仁內義外見後。

孟子曰，何以謂仁內義外也？曰，彼長而我長之，非有長於我也。猶彼白而我白之，從其白於外也，故謂之外也。

此義外之理也。因其長而長之，長在彼非在我也。猶彼白而我白之，白在外不在內，故謂之外。

曰，異於白馬之白也。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。不識長馬之長也，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？且謂長者義乎，長之者義乎？

此孟子駁義外之說也。上異於二字衍。白馬之白，白人之白，長馬之長，長人之長，上白上長動詞，下白下長名詞。謂白其白，長其長也。人心之用，有知識，有情志。分別認識，知覺思惟，此知識也。好惡愛憎，希求取捨，此情志也。知識多爲分別外境之用，情志乃爲反應外境之用。分別，則但知彼之如何如何。反應，則我有所加於彼而

損益之者也。分別原不離乎自心，然多分從同於外。反應雖亦不離外物而有所施，然而如何而施則純從內制者也。混反應於分別，則將謂人但有知識而無情感。義外之說，所自生也。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同爲分別。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，則一但爲分別，一則兼爲反應也。蓋長馬之長，知此馬之齒長而已。長人之長，則不徒知此人之長而已，更以其長於己也，而有敬長之心生焉。此敬長之心，所謂長人之長也。長雖爲彼人所固有，我不能爲之增加。然敬長之心，則純由我發，而不由於彼長也。且謂長者義乎，長之者義乎？此則推求義之何屬。長者在人，長之者在我。我能敬長，乃所謂義。非以彼年老力衰，而義即存焉矣。如以長者爲義，則千年之龜，合抱之木，亦且將爲義乎？義在我心，內而非外，亦已明矣。此孟子所見，深於告子，蓋其察於心理也深細，與告子之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一切忽略用功不審者，自不同也。

曰，吾弟則愛之，秦人之弟則不愛也。是以我爲悅者也，故謂之內。長楚人之長，亦長吾之長，是以長爲悅者也。故謂之外也。

此告子復強辨仁內義外之不同也。吾弟則愛之，秦人之弟則不愛，是以我爲悅，謂以其爲我之弟，愛之而後我心悅，故愛之，故仁爲內也。長楚人之長，亦長吾之長，是以長爲悅，謂長之，所以求長者心悅，非求我心悅，故謂義外。以愛釋仁，已非是仁。仁者老吾老亦老人之老，幼吾幼亦幼人之幼。安在其遂不愛秦人之弟？特情有不能徧，力有所不能周，則君子亦不强云兼愛。然絕不可曰秦人之弟則不愛也。今以私愛釋仁，去仁既遠。乃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，長固同也，而敬楚人之兄果能如敬其兄耶？吾知其敬之淺深絕不相牟也。今不以誠敬言義，而但以汎然交際之敬以概義，而謂義外，是又豈知義者與？且前不云乎？長者義乎？長之者義乎？縱長楚人之長，亦行己心之恭敬耳，安在外與？

曰，耆秦人之炙，無以異於耆吾炙。夫物則亦有然者也。然則耆炙亦有外與？

孟子反難告子也。炙，火燒肉。耆同嗜。告子以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以證義在外。孟子卽以耆秦人之炙，無以異於耆吾炙，難告子耆亦在外。耆本不在外，食色

性也，此告子之主張。如此，則食色應亦非性矣。而不知所愛，所長，所嗜皆在外。而此愛之長之耆之，則皆吾之情，皆吾之心，皆吾之性也。既許食色爲性，而不許仁義爲性。既許仁內，而不許義內。祇見其虛妄分別而不得大通。唯孟子曰：義理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平等平等，而何內外之紛紜哉？告子辭盡，無以答之也。

○孟季子問公都子曰：何以謂義內也？曰：行吾敬，故謂之內也。

敬爲我心本有，行吾敬以加諸人，故曰內。

鄉人長於伯兄一歲，則誰敬？曰：敬兄。酌則誰先？曰：先酌鄉人。所敬在此，所長在彼，果在外，非由內也。

季子難公都子也。意謂長爲義，弗以敬爲義，長在外，故義在外也。

公都子不能答，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敬叔父乎？敬弟乎？彼將曰：敬叔父。曰：弟爲尸，則誰敬？彼將曰：敬弟。子曰：惡在其敬叔父也？彼將曰：在位，故也。子亦曰：在位，故也。庸敬在兄，斯須之敬在鄉人。

孟子之意長亦是敬。非離敬有長。特此敬有時有位有序。如叔父所敬者也。但弟爲尸則敬弟，以弟此時當尊位，雖叔父猶將敬之也。鄉人爲賓兄亦且敬之。故先酌鄉人。此正恭敬之心之行乎自然者而何義外之云乎？庸敬常敬也。斯須之敬當其位而敬之也。此說但破敬兄之敬，不因先酌鄉人之故而失其敬兄之心。並不謂敬鄉人之果爲在外也。長鄉人亦自行吾敬而已。

季子聞之曰，敬叔父則敬，敬弟則敬，果在外，非由內也。

季子之意，弟在尸位則即敬之，敬之以其爲尸故耳。是則敬也者，以其當敬而後，敬之非有敬於我也。猶告子云彼長而我長之，非有長於我也。是在外也。

公都子曰，冬日則飲湯，夏日則飲水，然則飲食亦在外也。

公都子之意，仍即以食色性也之義駁之。夫食飲雖出於性，而隨時不同所食飲，卽殊。飲食雖隨時而異其宜，然其所以飲食之者，則以人本有悅求飲食之欲故耳。設性不求飲，冬亦惡所用其湯，夏亦惡所用其水哉？既求食飲之爲性而許其隨

時以不同，則亦何怪乎恭敬之在內而因位以差別哉？此類煩瑣論辨，蓋不通達仁義之大本者爲之也。

○公都子曰，告子曰，性無善無不善也。或曰，性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。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，幽厲興則民好暴。或曰，有性善，有性不善，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，以瞽瞍爲父而有舜。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，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。今日性善，然則彼皆非與？

性無善不善，是絕對的非善不善。善不善非出於性，乃後加者。次謂性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，則性有爲善與爲不善之可能性，雖並具此能，但必需待外力引導，乃爲善或爲不善也。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，內有可以爲善之性，復遇善力化導，便爲善耳。幽厲興則民好暴，內有可以爲暴之性，復遇暴力誘引，便爲不善耳。第三家則說人之性各有不同。有性善者，有性不善者。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，此不可以爲善者也，是以知其性惡也。以瞽瞍爲父而有舜，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，此不可以爲不善者也。是以知其性善也。是則性惡者絕不可化使爲

善，性善者絕不可使之爲惡，然則外力但可增加本性之力使之行，而絕不能移易其性也。此說又較前二說爲深一層矣。史記微子爲紂兄，此則謂微子比干並爲紂之叔父也。誰得誰失，弗能正之也。

孟子曰，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，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也。恭敬之心，禮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故曰，求則得之，捨則失之，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詩曰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。孔子曰，爲此詩者其知道乎，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夷也，故好是懿德。

孟子之意則以人性本善，以其善，是以能爲善也。其有不善者，乃例外耳。云何應知人性本善耶？曰，就其情而知之。情者，心之接物而動，所以反施於人物者也。由情之可以爲善，是以知性之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則非才之罪，蓋意外之變，陷溺其心，

而非性之本質之過。才也者，猶云本質力能也。隨才不同，而用有別。人有人之才，卽人性之功能也。云何應知情之可以爲善耶？卽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爲人所共有而知之。此四者，皆情也。蓋見人有苦而惻隱不忍之情生，因而有慈濟之心焉。見己或人之過失，而有羞惡慚愧之情生，因而有改過遷善匡救規正之心焉。見年高有德尊親長者，而有恭敬欣慕之情生，而有尊崇退讓之心焉。見人已行爲之合義如理與否而有公正是非之情生，因而有賞罰順違之心焉。此人之情也，而卽人性之發現昭著於事爲者也。夫惻隱之心，仁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也。恭敬之心，禮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既皆由情之發乎自然，而非由外鑠。鑠也者，以火銷金，令改形質也。則謂義外者爲非，謂仁義非性者非，謂性無善者非。此告子之說不能成立者也。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雖有一分之是，然仁義禮智之性云何可以爲不善耶？可以爲善者卽不可以爲惡。猶之稻種可以生稻，則卽不可生瓜也。至於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亦不然，何者，均爲人矣，均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矣，卽均有是

仁義禮智之性矣。則安得謂其性獨不善耶？故知仁義禮智爲我所固有。而或以爲非我所固有者，弗之思耳矣。故曰：求則得之，反求之心則得其性矣。舍則失之，茫茫然舍其心而不思不求，以逐物外馳，則便失其本心，以爲仁義非我固有矣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謂聖人能盡其才性，故爲完人。其次則有不及聖人者，有不及賢人者，有不及君子而爲小人，乃至爲兇人者，則人與人德行之相去或相倍蓰而至無可算計者亦有之。然乃其不能盡其仁義禮智之才性之過，而非其才性本有不善也。故詩曰：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。此大雅蒸民之詩。蒸，詩作烝，衆也。物，事也。則，法也。夷，詩作彝，常也。懿，美也。有物則必有則，云有其事則必有其共通不異之法式，乃以成其爲事。懿德之爲人所好，亦爲人類所秉賦之常性也。旣人有常性，好是懿德，更安得謂人性無善，或可善可不善，或有善有不善歟？

○孟子曰：富歲子弟多賴，凶歲子弟多暴。非天之降才爾殊也。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，其地同，樹之時又同，淳然而生，至於日至之時，皆熟矣。雖有

不同，則地有肥磽，雨露之養，人事之不齊也。

富歲，豐年也。衣食足而知榮辱，倉廩實而知禮節，是故多賴，賴，守也。謂有所依恃而不爲非，越禮犯分之事不肯爲也。凶歲，荒年也。衣食不足，不足以養其廉恥，是故爲暴亂之行，越禮犯分而失其素守也。非天之降才爾殊，謂人猶是人性，猶是性，才質不殊也。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，謂由人之衣食不足，生養不遂，而此求足求遂之心，弗能自禁，則因爲求生養，遂至陷溺於非義。則心之爲不善，非性實然，乃意外之變，有以陷溺之故耳。下以麩麥爲喻，種同而緣亦同，則成熟之日，既至則同熟矣。其有得果不同者，則以地有肥磽，雨露人工之不齊故也，豈關於種性之不同哉。孟子之意，以人性皆同，而人有善惡之分者，但隨所遇之緣（環境）不同，有以陷溺之耳。

故凡同類者，舉相似也。何獨至於人而疑之？聖人與我同類者，故龍子曰：不知足而爲屨，我知其不爲蕘也。屨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口之於味，有同者也，易牙先得我口之

所耆者也。如使口之於味也，其性與人殊，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，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。至於味，天下期於易牙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惟耳亦然，至於聲，天下期於師曠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目亦然，至於子都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，無目者也。故曰，口之於味也，有同耆焉。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。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。至於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謂理也，義也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

因麩麥之同熟，例物類之同然。聖人與我同類，聖人性善，則吾性亦善矣。又以足同而屨相似例之。不知足，謂織屨者未嘗盡知他人之足也，但知其自己之足耳。雖不知人之足，而以其足爲模形以爲屨焉，終不會不合人足而成廢物也。蕘，草器。屨亦草織成。屨而不合人足，以無用，則直同於蕘而已。次又舉人類同，則其口之於味，耳之於聲，目之於色，無不同其所耆也。耆，嗜好也。易牙，齊桓公嬖臣，善調五味者。子都，鄭大夫公孫闕，美男子也，遂爲美男之通稱。鄭詩曰：不見子都，乃見狂且，是也。

夫同爲人，口耳目之所者則皆同，何獨於心而有不同乎？心所同者，謂理與義也。理謂是非之定形。義謂行爲之準則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。同然，同其是非好惡也。是非著於理之一。好惡著於義之公。謂聖人所認爲是者，衆人亦是之而弗能違。聖人之所非者，衆人亦必以爲非而弗能是。聖人之所好者，衆人亦必欣慕向往。其所惡者，衆人亦必厭憎恥辱之也。唯人心有同然，聖人乃能以得乎人心而化成天下，遺教後世。如聖人別爲一性，衆人又別成一性，則如牛羊犬馬之各不相似，何以能風行草偃，一道同治也哉？故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草食曰芻，穀食曰豢。口之於味同，心之於義理亦同，所謂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也。

○孟子曰：牛山之木嘗美矣。以其郊於大國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爲美乎？是其日夜之所息，雨露之所潤，非無萌蘖之生焉。牛羊又從而牧之，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見其濯濯也，以爲未嘗有材焉，此豈山之性也哉？

牛山，齊都南郊山，桓公管仲之冢在焉，蓋昔之聖地，林木嘗美盛矣。田氏篡齊，

則聖地變爲通途，斧斤任其剪伐，牛羊任其踐踏，由是而童山濯濯如洗也。息生長也。萌芽也。蘖芽之旁出者。濯濯洗滌盡淨而光潔也。人見牛山之濯濯，遂以爲牛山之性不宜生材。然豈眞爲牛山之性也哉？

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。旦而伐之，可以爲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日之氣，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。則其日晝之所爲，有梏亡之矣。梏之反覆，則其夜氣不足以存。夜氣不足以存，則其違禽獸不遠矣。人見其禽獸也。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？

集註，良心者，本然之善心，卽所謂仁義之心也。平日之氣，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。好惡與人相近，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。幾希，不多也。梏，械也。反覆，展轉也。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，然其日夜之間，亦必有所生長。故平日未與物接，其氣清明之際，良心猶必有發見者，但其發見至微，而且晝所爲之不善，又已隨而梏亡之；如山木旣伐，猶有萌芽，而牛羊又牧之也。晝之所爲旣有以害其夜之所息，夜之所息

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。是以展轉相害，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，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，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，而所好惡遂與人遠也。

故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。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。孔子曰：操則存，舍則亡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惟心之謂與？

苟，誠也。養者，如雨露之於良木。學問之於良心，滋潤而生長之也。誠得養，則無物不長。誠失養，則無物不消。消，盡也。水化物也。心之失養，謂利欲之賊害陷溺也。下舉孔子之言曰：操則存，舍則亡，言良心雖本具，但必貴有以操持固守之，而不可放失也。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，言苟不操持固守，則出入也無時，而莫知其所存矣。所謂耳目之官不思，物交物，則引之而已。樂記曰：物之感人，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，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。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，有淫佚作亂之事。然則人又烏可恃人性之善，而肆志以爲之耶？故君子貴有養心之道焉。養心之道如何？曰：孟子曰：養心莫善於寡欲。此章則曰：夜氣不足以存，則其違禽

獸不遠。故知孟子之學，貴在寡欲，使心專志，夫義理而不縱耳目口腹之所嗜。又重夜氣，則當其心志未定，道力未足之時，尤貴有屏息世務，洗心退藏一段清靜功夫。如此則放失者希，長養者厚。更加以積義養氣之功，使行無不慊於心，而至大至剛，然後乃可以入世而不爲世所亂，治物而不爲物所擾，富貴不淫，貧賤不移，威武不屈，雖經大變而不動其心也。性善之說，所以使人知我與聖人同然，無自暴自棄，而奮然生起向往之心。非謂言性善，便無功夫，知性善乃更好做功夫也。言性善而失養心之功夫者非矣。因見於人心之放失，梏亡，遂謂人之未嘗有爲善之才焉者，又豈人性之本來然哉？

上來各章，孟子論性之理已略盡矣。合以全書會而觀之，意義更明。今總爲論斷之曰：孟子之言性善，蓋單就人性而說。所云人性者，乃異於禽獸之性也。禽獸之所以爲禽獸者，以其但知飲食生息，而不知有仁義禮智故也。人之所以爲人者，則以其於食色之外，超乎其上而支配其間者，有仁義之心焉。雖禽獸之果眞全無此

仁義之心，否可勿論。而人之所以爲人，而高乎禽獸者，則必以仁義爲根本。具仁義乃成人，不具仁義則人而非人也。唯此仁義之道，果爲人所固有耶？抑爲後起耶？告子則曰：仁義非性也，乃後起者也。學習而得者也。性則無善惡者也。後之荀子則且謂人性本惡，其善者乃僞也。聖人有見人性之惡，從性所之，則必至於放僻淫邪而不知所止，乃爲之制禮義，立法度，以矯正人性，使不至於爲非。是則以仁義外鑠其性，戕賊杞柳以爲桮棬者也。若從是說，則仁義無根。仁義無根，則其善非真也。蓋夫所謂仁義者，非模倣他人學之於外，如優伶之登場，亦有上下之節，忠孝之形，聲音啼笑，舉動威儀，赫然可觀，生人之喜怒，或乃令人泣下悲哀者。然只具形式，而無實心。人誰復謂優伶之忠孝仁義爲忠孝仁義者？故凡言仁義道德，必其情志意欲之實出於中，勃然生於不容己者，乃得爲真仁義道德。卽此實出於中，不容自己之情志意欲，絕非可以模倣而得，勉強以成者。強笑者不懽，強哭者無淚，哭笑尙不可僞爲，而况仁義道德可以模倣強迫以得之歟？由是可知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，而出自

本心。出自本心者，其本心之性之爲善決矣。其心性愈醇厚純淨，則其仁義之發也愈充實而愈有力，則可以至大至剛而塞乎天地。不爲環境之變所屈伏，化物而不化於物，此聖賢也。苟心性而非善，則人類曷爲有仁義，曷爲有聖賢，歟？是故性無善不善及性惡之說非也。

或謂性既善也。常人何以復有不善之行歟？曰：此但爲才之不能盡，或放失梏亡其良心者，有以使之也。然而不得謂人性本惡。牛山之木是其喻也。又孟子曰：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又曰：養其大體爲大人，養其小體爲小人。是故孟子觀人之性，除仁義之性之外，並不否認食色之性。特此食色之性，爲人與禽獸同。仁義之性，則爲人所獨。今言人性，乃單就仁義之性言，是以特言性善。然則食色之性爲善爲不善耶？曰：孟子之意，此食色之性雖未可謂爲善，亦不可謂爲惡。以其爲人生本具之性，又爲人生所不能無故也。如能以仁義取之，則食色以禮取，與以義正，無害於仁義。王者發政施仁，亦貴能給人之求，遂人之欲而已。故太

王好色，公劉好貨，武王好勇，皆不害其爲仁。特如食色而不以禮義，或專欲而忘人，或多欲而無節，則如水火本可以養人者，蹈之乃適以自取焚溺。何者，以其以小害大，以賤害貴，以食色而害仁義故也。然則食色本非惡，以之害仁義乃成其惡也。是故欲雖爲人所不能無，君子又貴能節而以禮義制之也。故曰：養心莫善於寡欲，而有捨生以取義，無捨義而求生者也。此一義也。又孟子曰：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唯士爲能。至於凡民，苟無恆產，因無恆心，苟無恆心，放僻邪侈無不爲矣。是則爲凡民立教，又不可不先遂其生養，使食色之欲，得正當發展，然後乃不至如洪水之被防，其橫決也。禍乃彌烈，則反足以陷溺其良心而弗能拔。是故縱欲者既非，而遏欲者亦未爲是。在孟子之意，則以爲使仁義之性，食色之性，各得其所，弗以食色害仁義，而轉以仁義調理食色，則有養有教而人道得矣。夫其與禽獸同者，雖非卽善，而固非惡。其爲人之特性之仁義，又本來善而非外鑠，而可以調理食色以善人道，則謂人性爲善，不亦宜乎？

或曰，人性而皆善，則不應有大姦大惡如桀紂盜跖之徒矣。孟子爲成人性皆善之說，故有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論，而證之以四端之爲人所共有，聖人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。耳目口體之所悅也同，故心性亦不能有異。喻之麩麥，種同而果同，其不同者緣之不齊耳。如此直指人心，使兇惡頑人皆知其有不異聖人者，使貪夫廉，薄夫敦，躍然生起其向上自信之心，使知人皆可以爲堯舜，其立言之偉大宏遠，至足佩也。尅實言之，雖在惡人，豈其盡無人性哉？惻隱辭讓恭敬是非之心，蓋亦有時而發焉者，不能謂其全無善心也。使繼此而充之，豈有不可爲善之人哉？凡此皆孟子之言，衷於至理者也。

雖然，孟子之說有未能盡服人心者，則以世之人之爲不善，實非徒不能盡其才，而乃積極的以作惡爲非，初亦無益於己食色之性者。此其故何歟？同爲人而人有君子小人，賢人聖人惡人之分，何歟？曰：由所養者不同也。何以同爲人而不同所養耶？曰：或思或不思故也。何以同爲人同有是心，而或思或不思耶？則終窮於所答

也。竊謂孟子於人之爲善，而推其本於固有之善性，功誠大也。然若謂爲惡之全不根於人性，則終無以解人之疑。於是而宋人有氣秉之拘，物欲之蔽之說，以通其滯。然皆未爲大通之論。吾謂非佛法不能解之也。佛法之論性也，義有多種。有就法性以言者，則無爲真如爲諸法性，性猶體也，理也。有就善惡無記三性以言者，則說諸法施用於事爲之效果者也。更有一義，則爲種性。種性亦名種子。種子者，諸法親因，能生起諸法者也。佛說人天地獄餓鬼旁生皆屬假立之名。其所以形成此五趣者，則亦諸法之聚集相續耳。於其聚集相續於某一時間，具一定之常態，終始似一，完成系統者，名之爲人爲天爲地獄餓鬼旁生。此人天乃至旁生，皆是諸法之聚合，非離諸法外，別有一我也。此諸法中三性具備，曰善，曰不善，曰無記。其善者，如信慚愧等是也，是曰善法。其不善者，如貪嗔癡等是也，是曰煩惱。其無記者，如眼識耳識等之視聽，乍與物接，而無善染之心。又如飢之思食，渴之求飲，所以維持其現有之生命者也。又如工商農業，辛苦勤勞，所以自謀生養者也。如是等，通稱之曰無記性。無

記者，無有善不善之分，無益損於他人，亦無益損於後世者也。一人之身，善不善無記三性皆備，五趣衆生亦爾。由其有善法，故有惻隱羞惡仁義之行。由有煩惱，故有貪嗔等起。由有無記法，故有一切眼識等識工巧等業。如是一切合以爲人，故人非一整個之物，乃別別之法，所聚合而成者也。隨其善不善無記三法之多少，而人之賢愚善惡分焉。而善法煩惱，各有種子。種子純善，則發爲善行，而人爲聖賢也。種子不純善清淨，則發爲惡行，而爲小人兇頑矣。特雖在賢者，必有不盡之煩惱種子。以善法力強，則可伏之不起。雖在不肖，必有不盡之善法種子，以煩惱力強，則障令不現。而後人類之品類高下分焉。故性具善種，乃有善生，此孟子性善之說之根據矣。雖在惡人，善種不滅，故時復有善法之行，此孟子類同而性同，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之說也。善種雖爲本具，必待善緣乃生，此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之說也。苟不得善緣，違緣相損，則不善法生，而善法消損，此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枯亡放失之說也。諸如此等，孟子皆不違於佛法者也。然不說人有煩惱不善之種性存，則固無以解於

不善人。不善行之所以然。今知善種之爲本具，則有以起人向上力行之功，而孟子之說是。知煩惱之亦有其種，則可使人知不善之習之當除，而荀子之說亦有所據。兼而存之，使知種性之原，屬多而非一，此問題固不難立解歟？

○孟子曰：無或乎王之不智也。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見亦罕矣。吾退而寒之者至矣，吾如有萌焉何哉？今夫奕之爲數，小數也，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。奕秋，通國之善奕者也。使奕秋誨二人奕，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奕秋之爲聽。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。雖與之俱學，弗若之矣。爲是其智弗若與？曰：非然也。

或同惑疑也。王謂齊王。智明乎正理，而有定見也。暴之，溫之也。禾稼之屬，遇熱則生長成熟，遇寒則零落凋殘。一日暴而十日寒，則溫暖不足以勝寒冽，是以弗能生也。以喻人之親近賢人之日少，而親近惡友之時多，正見正理之啓導，不足以敵邪見淫辭之覆蔽。則仁心之萌，固不能望其沛然生起，以至於成也。下以奕數爲喻。

數術也。奕秋，人名。學奕者尙必專心致志，乃能得之。况學爲治民濟世之道乎？故君子親賢求師，不可須臾離，更不可雜以小人也。爲是其智弗若與之智，指才智天分言。

○孟子曰：魚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義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故不爲苟得也。死亦我所惡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

魚及熊掌皆味之美，於二者不得兼有之時，則必捨其一而取其一。熊掌尤美，則捨魚而取熊掌可也。生與義皆我所欲，而當二者不可兼全之時，則捨生而取義可也。蓋義之可欲甚於生，而不義之可恥辱，惡之尤甚於死，是故生不求苟得，死不求苟避。生得恥辱，不如死得光明也。

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，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，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，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。是故所

欲有甚於生者，所惡有甚於死者。非獨賢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賢者能勿喪耳。一簞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，噉爾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，蹴爾而與之，乞人不屑也。

次證人之所欲有甚於生，所惡有甚於死也。簞食豆羹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，然而與之弗以禮，乞人不屑焉，况賢人君子乎？故重義於生之心，人皆有之也。特常人不能固存之，唯賢者能弗喪，是以臨財而不苟得，臨難而不苟免，有捨生以取義，無賊義以全生也。噉爾，咄嗟而呼之也。蹴，踐踏也。

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。萬鍾於我何加焉。爲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所識窮乏者得我與？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宮室之美爲之。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妻妾之奉爲之。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。是亦不可以已乎？此之謂失其本心。

簞食豆羹，物雖微而關係人生死。萬鍾之祿雖多，然自果腹煖身之外，皆廢物也。乃人能不屑於生死之際，獨不顧禮義於平居之時者，果何故耶？曰：爲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也。得我，謂滿意於我。蓋施之以惠，令有所得則

其心意滿足於我無憾焉耳。乃鄉爲身死而不受者，今乃爲斯三者而爲之，此三者亦何益於己乎？是誠所謂可己而己者也。此之謂失其本心也。本心者固有之良知，未蔽於物，而自當乎義理者也。如寧死不受非禮之食是也。常見匹夫匹婦，每因一語之辱，自經投河，不顧生命者，世常有之。可見羞惡之心，重於食色之性。義理之可貴，遠在生死存亡之上也。乃常人竟不能保此良知，而鑽營苟且以求高官貴爵。所求不必遂得，而乃喪人格，虧廉恥，以失其本心。哀莫大於心死，而身死次之。是以君子貴涵養於平居之時，乃能當重變而不失其本心矣。

○孟子曰：仁，人心也。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。有放心而不知求！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

仁心，言其德也。義路，言其道也。心雖不盡是仁，如食色之性是也。路不必盡是義，如曲徑歧途是也。然而人之所以爲人以異於禽獸者，則在此仁心義路焉耳。故曰：仁，人心也。義，人路也。仁義禮智信皆人心也。而皆可統稱之曰仁。既以仁統衆德

名爲人心，則可以義爲仁心施行之軌轍，名之曰路。蓋仁同也，而孝慈友弟之道，則態度各異。以此渾然肫摯而爲應萬事之本者名仁，卽以條然差別各當其宜之則名義。有斯仁，斯有此義也。旣以仁爲心，以義爲路，則可以禮爲此仁義之節文，智者則審輕重別是非別同異，使此仁心義路禮文施之無毫髮差謬者也。古人用字隨處異義也如此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則自淪於禽獸，失其所以爲人者也。故曰哀哉。夫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。有放心而不知求，豈視其心不如雞犬哉？甚可怪異也。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謂聖賢學問之宗旨無他，但在求仁。仁心旣保存不失，則義路禮文皆得。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功，亦具此而已。上言仁心義路而下但言求放心者，路卽心之路，仁心旣得，義路自由矣。學者須識得爲學之宗旨，大本何在，達道何由，乃不入於歧途。苟不知求仁之學，則學祇是向外逐物，於身心性命了無干涉，學問愈博，其心愈放，喪失人心，同於禽獸也。於此當知心之所以放者何也？曰，逐聲色也，貪貨利也，殉名聞也。以心逐物，而不能以心理物，則仁

心失而貪鄙行。求放心之道，唯在先立乎其大者，以志帥氣，以道制欲，養之純熟，則可以應萬變而不失其本心矣。

○孟子曰，今有無名之指，屈而不信，非疾痛害事也。如有能信之者，則不遠秦楚之路。爲指之不若人也。指不若人，則知惡之心不若人，則不知惡，此之謂不知類也。

無名指，第四指也。信同伸。不遠秦楚之路，以求伸之也。不知類，不知輕重之等也。心不若人，則不知惡，以其不知其心之不若人也。認賊作子，習非成是，則且以聖賢爲迂闊，以己爲巧智，是非之心既泯，羞惡之心莫由起矣。哀哉！

○孟子曰，拱把之桐梓，人苟欲生之，皆知所以養之者。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，豈愛身不若桐梓哉。弗思甚也。

兩手圍曰拱，一手可握曰把。養桐梓，避其違害，漑之雨水也。仁則榮，不仁則辱，有禮則安，然禮則危，故養身之道，仁義禮敬是也。恣其嗜慾，辱人賤行，實以戕身，人顧樂爲之以爲養身之道，此聖賢之所痛心者也。

○孟子曰，人之於身也，兼所愛，兼所愛，則兼所養也。無尺寸之膚不愛焉，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。所以考其善不善者，豈有他哉？於已取之而已矣。體有貴賤，有大小。無以小害大，無以賤害貴。養其小者爲小人，養其大者爲大人。今有場師，舍其梧櫨，養其楸棘，則爲賤場師焉。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，則爲狼疾人也。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矣。爲其養小以失大也。飲食之人，無有失也，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？

上章已言身之當養，身兼形體，心性以爲言，故此章復詳言養身之道。其養之道奈何？曰：兼所愛，則兼所養也。然此兼愛兼養，又當別其小大貴賤。形體所以載心性，心性所以役形體，則形體爲賤，心性爲貴。賤者爲小，貴者爲大。形體之中又有小大貴賤之分焉：一指，其小也；肩背，其大也。全體其大，尺寸之膚其小也；頭目其貴，手足其賤也。譬之形體，如爲顧惜一指而忘其肩背，惜一手而失其全身，則愚癡之甚，其養爲至不善也。故善養身者，雖無尺寸之膚之不愛而皆兼養之，然必以全身爲主，不可役志於尺寸之膚。全身既得養，則此尺寸之膚自不失。設有意外之變，則

寧捨小以全大。是故舉手足以捍頭目，不得顧惜手足以喪其頭目也。毒蟲螫手，烈士斷手，不爲全一手而喪全身也。此則善養身者也。斯理也，人多知之，多能行之。唯至於心性之養，乃多不知其貴於形體，於是有所顧惜身軀而寡廉鮮恥者也。有苟全性命而忘失仁義者也，有貪黷貨利虧損道德者也。此則與賤場師之舍梧櫨之良材而養槲棘之小木，狼疾之人之養一指而失肩背者何異哉？是則所謂養其小體爲小人，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者也。爲其專顧口腹之飽滿，而不知有禮義，不以義取，不以禮食故也。君子則不然，不以小害大，不以賤害貴，以仁義之心，節制食色之欲，使食色而皆以禮。設當大難之當前，則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。有舍生而取義，無全身而賊義。是則所謂養其大體爲大人者也。夫養其大體者非遂失其小體也。如飲食之人，無有失而得其常，必不縱口舌暫時之痛快，而服食非宜，如醇酒強味之屬，以賊害其全軀。故口腹之養不但爲尺寸之膚，而尺寸之膚自不失。否則全身既失，尺寸之膚又安所寄耶？大體得養，德高而位尊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壽，必得其

名。仁義以榮顯其身，兼以尊其親而福蔭及於子孫。君子又何爲不樂爲大人也哉？善與不善，皆自取之而已。樂記曰：以道制欲，則樂而不亂。以欲忘道，則惑而不樂。故唯養大體者乃能兼養其小體。養小體者必亡失其大體，既亡失其大體，小體亦烏能不失哉。自古亡身敗家滅國覆宗之人，皆不仁之人也。是之謂安其危而利其菑，樂其所以亡者，是之謂狼疾之人也。狼疾，瘋狂也。癩癩之疾，自殘曠其身體而不之惜也。

○公都子問曰：鈞是人也。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？孟子曰：從其大體爲大人，從其小體爲小人。曰：鈞是人也。或從其大體，或從其小體，何也？曰：耳目之官，不思而蔽於物，物交物，則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則思，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此天之所與我者，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也。此爲大人而已矣。

從其大體，謂以大體爲主，心志唯在乎是，從而養之也。從其小體，以小體爲主，心志唯在乎是，從而爲之役也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，謂極耳目繫於聲色而弗

能思其得失，遂爲所蔽，物交物，謂耳目之物，與聲色之物相交，不能自主，受其引誘。遂至耽染而弗能自反。則心爲形役，身隨境遷，逐聲色飲食而亡失禮義。此其所以爲小人也。心之官則思，思也者，物當前而不受其引，不爲所奪，必反躬內省，以求當乎義。是故臨財而不苟得，臨難而不苟免，必思此財爲義之所應得耶，此難爲義之所應免耶，抑在所不可取，在所不當避，而當皎然自守，以立廉退之節，奮不顧身，力任艱劇而成仁義之行耶。如此思之，則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而皆得於仁義之心，此所謂從其大體爲大人也。蓋人與禽獸之異，君子與小人之分，皆在一則縱欲逐境，祇求聲色之養，形骸之樂，耳目之娛。故見利則趨，見害則避，非有仁義之思也。一則以義制事，以禮治心，境界現前而思其當爲之道，以爲去取之準。此人所以爲理性的動物，君子者義理之宗也。是皆出於思。思謂思乎義理而不盲動妄爲也。此思之用，唯在意識爲強，故獨言心之官則思。是則小人之與禽獸，唯有耳目口鼻之欲而已。故可曰：養小體者縱耳目之好者也。養大體者從心志之思。

者也。然復當知思義理者固是心捨其心官而不思以縱耳目者仍唯是心，其實心之縱任耳目非遂不思也。思貨財思聲色而不思道義耳。如心不貪著外境則耳目亦何至耽著聲色哉？船山不知此理，遂以爲佛家貴現量爲任耳目之證，以爲耽逸頑空而失其大體。不知佛法所貴之現量，乃定中現量，聖道現量，均意識現量，非五識現量也。修行證果由聞而思由思而修均意識事也。如謂儒家遂不貴現量則何以曰誠者天之道，思誠者人之道耶？當知思之爲用本屬初學之功，非聖人之至極。已至聖人，則曰萬物皆備於我，反身而誠樂莫大焉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以中道矣。今此爲思誠者而說安可據以駁倒佛法歟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謂仁義之心性本具而非由外鑠。先立乎其大，謂思此志此而弗移則其小者不能奪，謂聲色貨利之不能奪其志也，如此則爲大人而已矣。此之謂持其志無暴其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，是故爲大人也。

○孟子曰，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此天爵也。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古

之人，修其天爵，而人爵從之。今之人，修其天爵以要人爵。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，則惑之甚者也。終亦必亡而已矣。

天爵者，德性可尊，自然之貴。無待於外而自有於己者也。人爵者，待人與奪者也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，如舜禹之君任民歸者是也。此則無求於人而自不能拒之者也。修天爵以要人爵，則有求於外，乃修其德者也。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，則所謂在上位而驕，處富貴而淫，乃至藉權勢以爲姦暴不仁之行者，是爲要人爵，乃修天爵，既已惑矣。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，則惑之甚者也。然無德者不可以久居高位，桀紂且以天子而亡其身，况世之姦佞小人敗滅者相繼歟？故終亦必亡而已矣。吾人當知真修天爵者必不要人爵。又必不以得人爵故而棄其天爵。有所要者，則必有時而棄。棄之則終亦必亡，小人作僞心勞，終竟罔自爲小人也，哀哉！是故君子自誠其意。

○孟子曰，欲貴者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貴於己者，弗思耳。人之所貴者，非良貴也。趙孟

之所貴，趙孟能賤之。詩云，既醉以酒，既飽以德，言飽乎仁義也。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。令聞廣譽施於身，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。

貴也者，己得之而安以樂，人見之而尊且榮。是故欲貴者，人之同心也。然人人有貴於己不待外求者，謂仁義禮智之心我固有之。所謂天爵也。乃人多不思而昧之，以求貴於外。求貴於外，謂公卿大夫之人爵也。人爵者待人與之而後貴也。人之所貴，非良貴也。良貴，真貴也。如云良然，謂真然也。何以非真貴？以與奪由人，貴賤無定也。趙孟之所貴，趙孟能賤之。與其高下隨人顛倒，榮枯不勝憂患，曷若山林草野放曠自得耶？四浩之詩曰，與其富貴而畏人，不如貧賤而肆志。是故飽乎仁義者，不願人之膏粱。令聞廣譽者，不願人之文繡。西哲有所謂精神生活意志自由者，唯仁人君子得之耳。是以景公千乘，不如夷齊餓死。三家六卿之貴，不如顏閔千秋之尊榮也。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。孔孟屈於當時，伸於萬古也。由是可知王公之貴不如聖賢。智者何爲舍良貴而屈事人也哉？

從上各章，始於論性，繼以養心。養心之要，先立夫大。大體者，仁義之心也。天爵也。良貴也。反覆詳示，發聵震驚。語語慈悲。句句真實。人亦何爲貿貿，惜垢衣而棄明珠，不爲聖賢，甘爲禽獸，以自苦惱下賤也哉？

○孟子曰，仁之勝不仁也，猶水勝火。今之爲仁者，猶以一杯水，救一車薪之火也。不熄，則謂之水不勝火，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。亦終必亡而已矣。

當時有發爲仁不能勝不仁之說者，如以徐偃王宋襄公之不勝爲證之類是也。而不知徐偃王德未至而遽稱王，自帝以朝諸侯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且服事殷，彼乃夜即自大，而不知有利害，况道義乎？則亦妄人耳。宋襄公之昏耄，不度德，不量力，遂欲有諸侯，勝強楚，此又與桓公之伐楚盟於召陵不戰而還者異矣。惡得以所假爲眞仁義哉？初學者始略爲仁而不勝不仁之殘暴，遂灰心短氣，以爲爲仁無益，不如且暴。此又居於不仁之甚者也。以其不能固守仁心，至誠轉物，且爲邪說以誣仁，沮喪人爲仁之志故也。是其終必至於滅亡而已矣。哀哉！水火之喻，真切著明，

杯水車薪，尤見當時不仁之甚。孟子乃爲性善之說明，仁義爲人所固有，以立其志，使修天爵與良貴。夫豈得已哉？

○孟子曰：五穀者種之美者也。苟爲不熟，不如萑稗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

五穀雖美，不熟則不可食。反不如萑稗之足救飢荒也。爲仁亦然，不熟則不足以勝不仁，而易惑於邪說。故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自得之，乃居安資深，取之左右逢其源，然後可以勝不仁而已立人矣。君子安可以功虧一簣，中道而廢哉？吾人既知仁之不可須臾離，又知力小之不足以勝多，不熟又復不可用，故君子之於道也，至誠無息，未嘗一日而自謂滿足也。

○孟子曰：羿之教人射，必志於彀，學者亦必志於彀。大匠誨人，必以規矩，學者亦必以規矩。

羿，善射者之通稱。彀，張弓屬矢，志在必中也。學者亦必志於彀，謂知類通達，強立不反，精勤不息，學期於有成也。大匠，木匠。規矩，所以爲方圓者。學者亦必以規矩，

謂禮法自守，不敢逾越道義也。志毅則無小成自棄之失，規矩則無操守失正之害。如此學而不成，行有不正者，未之有也。此修學之方也。

○任人有問屋廬子曰：禮與食孰重？曰：禮重。色與禮孰重？曰：禮重。曰：以禮食則飢而死，不以禮食則得食，必以禮乎？親迎則不得妻，不親迎則得妻，必親迎乎？屋廬子不能對。明日之鄒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於答是也何有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，方寸之木，可使高於岑樓。金重於羽者，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。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。往應之曰：紵兄之臂而奪之食，則得食，不紵則不得食。則將紵之乎？踰東家牆而撻其處子，則得妻，不撻則不得妻，則將撻之乎？

屋廬子，孟子弟子，名連。任人，任國之人。揣量也。岑樓，或曰山之銳嶺者，或曰樓之高銳似山者。翅，啻也。紵，轉戾也。撻，劫也。處子，處女也。食色爲人之大欲，不以禮節之則亂，與禽獸無異。所謂禮重於食色者，謂必以禮而食，必以禮而娶，乃別於禽獸。

非謂守禮遂令人廢食色也。是故有時不得已而有不能固守常禮者，則可以因義變通，如嫂溺則援，舜不告而娶之類是也。不害於義，卽不失禮意也。然如大義所關，大節所繫，則寧捨食色而守禮，古人所謂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是也。故當詳究事理之輕重，而無固執之常法。學者不知則成迂曲，小人不知則肆無忌憚。孟子此說較然明白，足以破羣疑也。

○曹交問曰：人皆可以爲堯舜，有諸？孟子曰：然。交聞文王十尺，湯九尺，今交九尺四寸以長，食粟而已，如何則可？曰：奚有於是，亦爲之而已矣。有人於此，力不能勝一匹雛，則爲無力人矣。今日舉百鈞，則爲有力人矣。然則舉烏獲之任，是亦爲烏獲而已矣。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，弗爲耳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，夫徐行者，豈人所不能哉，所不爲也。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子服堯之服，誦堯之言，行堯之行，是堯而已矣。子服桀之服，誦桀之言，行桀之行，是桀而已矣。

曹交，趙注，謂曹君之弟也。或曰：曹魯哀八年，亡於宋，此時安得有曹君？或曰：入

於宋爲附庸，未盡亡也。或曰，是另封者，如齊之薛君也。或曰，曹交鄒君之弟，鄒卽邾，曹姓也。交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，又恃其身之偉然，介於聖人，乃無別德，能食粟而已，故問如之何則可？孟子告以是不難，爲之而已矣。一匹雛，一小雞也。百鈞，三千斤也。烏獲，秦武王時力士。百鈞與烏獲之任，則非常人之所能強，一匹雛則無人弗能勝。其云弗能勝者，弗爲也。爲堯舜之道亦然，堯舜之道無他，孝弟而已矣。誰人不能爲孝弟哉？病其不爲耳。子服堯服，誦堯言，行堯行，則爲堯，否則爲桀。於勉勵之中，有警戒之意，言善不善皆自爲之，不可求人，亦不可怨天也。

船山曰，孟子曰，仁之實事親是也，義之實從兄是也。又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。言事言從，便有天理之節文在內，於此抑以行止急徐言弟不弟。淺言之固不過一舉趾之分，如實體之，則一舉趾之不中而卽入於不弟焉。非堯舜之動容周旋中禮，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者，固不足以與其藏之密矣。船山此說極精，知此，然後不疑於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之言。蓋於淺中見深，小處見大也。

曰，交得見於鄒君，可以假館，願留而受業於門。曰，夫道若大路然，豈難知哉？人病不求耳。子歸而求之，有餘師。

集註，假館而後受業，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。孟子之答言，道不難知，若歸而求之事，親敬長之間，則性分之內，萬理皆備，隨處發見，無不可師。不必留此而受業也。又曰，曹交事長之禮，既不至，求道之心又不篤，故孟子教之以孝弟，而不容其受業。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，亦不屑之教誨也。今謂孟子之教曹交，既以較然明白，示以從入之路，勉其向上之心，非不屑之教也。歸求有餘師，乃勉其力行，亦重道而不輕爲人師之意。使交歸求而知難而更求焉，則歸斯受之矣。蓋交有狂氣而脫略人也。故教之如此。

○公孫丑問曰，高子曰，小弁，小人之詩也。孟子曰，何以言之？曰，怨。曰，固哉，高叟之爲詩也。有人於此，越人關弓而射之，則已談笑而道之。無他，疏之也。其兄關弓而射之，則已垂涕泣而道之。無他，戚之也。小弁之怨，親親也。親親，仁也。固矣夫，高叟之爲詩也。

高子，齊人。小弁，小雅篇名。注謂尹吉甫子伯奇所作。吉甫信後妻之譖而逐伯奇，故爲此詩。正義謂爲韓詩之說。毛詩則謂平王傳作也。幽王娶申后，生太子宜臼。又娶褒姒，生伯服。因黜申后，廢宜臼。宜臼奔申，幽王求而殺之。申侯不與。太子之傳作此詩。或謂平王忘殺父之仇，而揚水戍申，知有母而不知有父。安得爲孝子仁人，而同於大舜之怨？慕正義引曹之升撫餘說云：此章只是論詩，不是論平王。蓋宜臼之不仁，全是不怨而愈疏。宜臼不怨，而其傳道之以怨，明是以親親之道，而竦動其固有之仁。奈何反以其怨爲小人哉？固陋也。於情理不達也。爲詩治詩也。關同彎，引弓也。人倫之變，父之過，如己之過也。忍見其過而不之戚，豈復有父子一體之情乎？是故有悲爲菩薩，無悲爲聲聞。孟子言詩，深得其溫柔敦厚，弗能自己之情，由其體道深切，養性純全。故一塵不翳，明燭乎天理人情之同然也。如斯乃爲聖人，不徒以剛大俊偉之氣而已，有淵深肫摯之情焉。

曰，凱風何以不怨？曰，凱風親之過小者也。小弁親之過大者也。親之過大而不怨，是愈

疏也。親之過小而怨，是不可磯也。愈疏，不孝也，不可磯，亦不孝也。孔子曰：舜其至孝矣，五十而慕。

凱風，毛詩序曰：美孝子也。衛之淫風流行，雖有七子之母，猶不能安其室，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，以慰其母心，而成其志爾。正義曰：成志，成母守節之志也。孔疏亦言：母遂不嫁，爲之快絕。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，事繼母恪勤。母既年少，又嚴厲，肱感凱風之孝，兄弟同被而寢，不入房室，以慰母心焉。嘆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，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。詩之有益於人倫如此。周柄中辨正云：從一而終者，婦人之大節。而孟子以凱風爲親之過小，豈小其失節哉？嘗卽不可磯之義求之，蓋曰：一念雖差，過而未遂，斯爲小矣。人子當此，惟有負罪引慝，積誠婉諭，可以挽回。若遂呼天怨懟，則己心未盡，奚以悟親之心。或反至激怒而成之。故曰不可磯，亦不孝也。磯，激也。小過相激，遂怨而反激之，則情離矣。竊謂婦人之不安寡居，情亦無異於男子之不安於鰥夫而欲續絃也。此與欲殺害其子者過自小也。爲人子者誠欲成母

之志節，愈不可責之以三從之道，愈不可以爲大過而激怒之。當思情欲爲人所難禁，唯有以敦厚純善之情，慰悅母心。以母子之慈孝，易其男女之情欲。則心志轉移，彼自不忍棄孝子而獨去矣。凱風之詩曰：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勞。再則曰：母氏聖善，我無令人。三則曰：有子七人，母氏勞苦。四則曰：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。曷敢以婦道責之，不義瀆之也哉？故能感動母心而成其志也。因思世之婦人，有子媳而不克安居者，不盡爲情欲之逼使，或則家貧不能生養，或則子媳不孝，惡言相加，親妻孥而疏慈母，使彼情無所慰，益感淒其，乃捨其子而他適。故不得動以失節責婦人，而以再嫁爲大過也。孟子之言親之過小，蓋有恕辭於婦人焉，此所以爲亞聖之言也。上段言小弁怨得是，此言凱風不怨得是。人情天理變化不測也如此。是以唯聖人能通天

下之志，成天下之務也。忠孝仁義豈可以定型求之哉？化而裁之存乎變，推而行之存乎通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，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。末引孔子之言，所以證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。義見萬章。注曰：生之膝下，一體而分，喘息呼吸，氣通於親。當

親而疏，怨慕號天，是以小弁之怨，未足爲愆也。

論小弁過大，凱風過小，有從宗社傾覆上說者。船山云：於利害分大小，便乖乎天理自然之則。君子言人父子之際，豈以富貴名位分輕重哉？幽王之過，所以大者，紂申后，廢宜臼，亂父子君臣夫婦之大倫。且廩木有無枝之憂，析薪有絕理之懼，則黃台抱蔓之事，尤慮其不免，而且不得與虎狼同其仁，夫是爲過之大者。若七子之母，於婦道雖爲失節，於母道固未絕恩，則亦人欲之不戢，而非其天理之盡亡。故曰過小。向令其母有戕賊七子之心，則七子雖名位不顯，初無宗祧無主之悲，而抑豈僅爲小過耶？若小弁之詩，固已曰：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。則平王業已重視其身而輕視天下。所以得情之正，而合於親親之仁。申生唯不知此，是以僅爲恭而不得爲孝。而樂正子春視傷其足如喪宗社，身之重於天下，固已。而况其親之蔑恩害理，親欲推及者乎？朱子曰：傷天地之太和，戾父子之至愛，親之過大者也。義斯正矣。

○宋輕將之楚，孟子遇於石丘。曰：先生將何之？曰：吾聞秦楚構兵，我將見楚王說而罷

之。楚王不悅。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。二王我將有所遇焉。曰，軻也，請無問其詳，願聞其指，說之將何如？曰，我將言其不利也。

宋輕，卽莊子天下篇之宋鉞。天下篇曰，不累於俗，不飾於物，不苟於人，不伎於衆，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。人我之養，畢足而止。以此白心。古之道術，有在於是者。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。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，接萬物以別宥爲始。語心之容，命之曰心之行。以聊合懽，以調海內，請欲置之以爲主。見侮不奪，救民之鬥，禁攻寢兵，救世之戰。以此周行天下，上說下教，雖天下不取，強聒而不舍者也。故曰，上下見厭而強見也。雖然，其爲人太多，其自爲太少。曰，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。先生恐不得飽。弟子雖飢，不忘天下。日夜不休。曰，我必得活哉！圖傲乎救世之士哉！曰，君子不爲苛察，不以身假物，以爲無益於天下者，明之不如己也。以禁攻寢兵爲外，以情欲寡淺爲內，其大小精粗，其行適至是而止。荀子非十二子篇則曰，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，上功用，大儉約，而慢差等，曾不足以容辨異，縣君臣，是墨翟宋鉞也。天論篇

曰，宋子有見於少，無見於多。解蔽篇曰，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。正論篇曰，子宋子曰，明見侮之不辱，使人不鬥。又曰，人之情欲寡，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，是過也。故率其羣徒，辨其談說，明其譬稱，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。韓非子顯學篇曰，宋榮子之議，設不鬥爭，取不隨仇，不羞囹圄，見侮不辱，世主以爲寬而禮之。宋攄之在戰國，蓋爲大師，其學由墨子出，而略變者也。墨子兼愛非攻重利，皆與宋攄同。乃其非毀儒家之禮樂，似爲宋攄所弗取。彼其見侮不辱，以聊合歡，宜與墨氏之獨持異議，而與儒者成對壘不相下之勢者異。以其寬恕克己，情欲寡少，捨己爲人，而無建己之過也。正以是乃能自樹一幟，不附於墨者。故孟子闢楊墨而不及宋攄。又以其年長也，而稱之曰先生。以下告之以仁義之道，而評其志大，則有改轉其思想之意焉。周遊秦楚，說罷搆兵，以活民命，正見其忍辱救世之精神。統觀其爲人，有似伊尹之任，伯夷之清，柳下惠之和，然而不得爲聖人之道者，未得盡性知命之學，徒以才氣爲用，爲之有迹而易見，言之甚粗而不精，能救人而不能理人，但使人免於飢寒水火之害，而

莫由正其性命而皆有士君子之行。此與聖人之以明明德於天下者，本末精粗顯然異矣。墨翟宋牼皆有聖人之才，而無其學。知道者希，可不惜哉！

曰：先生之志則大矣。先生之號則不可。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。是三軍之士，樂罷而悅於利也。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，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，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。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，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。是三軍之士，樂罷而悅於仁義也。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，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，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。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何必曰利。

號，名義也。以之號召天下，故曰號也。以利號召天下，縱得一時罷兵，然利心者，乃戰爭之本也。唯欲得利是以戰。知其不利而息戰，則他日者見戰之有利，仍出於戰矣。且彼搆兵者，孰不有其利害深切之感哉。此以不戰爲利而止鬥，彼以戰爲利

而急攻，各利其所利而不相喻，又惡能以此利易彼利哉？故知以利害之說而爲禁攻寢兵之號者，必無成功者也。今世之運動和平者，其思想仍不出宋墨之見也。唯是儒者之道，忘利害而主乎仁義。當下求盡吾心之惻愴，不忍而止乎人道之正。不但可以禁暴戢兵，勝殘去殺，抑且可以使人當下得其安身立命之道。君臣父子兄弟各去利而懷仁義以相接，天地位萬物育上下得序而和順固結，王天下可也。孰敵敵於利害以相攻守哉？非深智遠識有超世俗之志量者，弗能知也。惜乎墨翟宋輕之僅以功利終矣。

○孟子居鄒，季任爲任處守，以幣交，受之而不報。處於平陸，儲子爲相，以幣交，受之而不報。他日由鄒之任，見季子。由平陸之齊，不見儲子。屋廬子喜曰：連得閒矣。問曰：夫子之任見季子，之齊不見儲子，爲其爲相與？曰：非也。書曰：享多儀，儀不及物，曰不享。惟不役志於享，爲其不成享也。屋廬子悅。或問之。屋廬子曰：季子不得之鄒，儲子得之平陸。注：「季任，任君之季弟也。任君朝會於鄰國，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。致幣帛之

禮以交，孟子受之而未報也。平陸，齊下邑。儲子，齊相。亦致幣以交，孟子受之而未答也。』屋廬子連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。喜得閒隙，俱答二人，而一親見，一答而不見。豈以其爲相而輕之耶？書洛誥篇：享，獻也。朝聘之禮也。多重儀威儀物，幣帛之屬。儀不及物，謂禮容不及幣帛之盛。曰不享，不成享禮也。惟不役志於享，以其不專志於享，有怠慢之心焉。是以不成享也。蓋物輕意重者，君子之所謂爲禮。意輕物重者，市道之交也。儲子本禮不足，是以孟子不見。屋廬子悅，會其理也。或問其所以然。屋廬子曰：季子不得之鄒者，以有守國之重寄，不可擅離職守而至異國。儲子得之平陸者，平陸齊邑，儲子爲齊相，得循行國中也。故季子之不身造孟子，親致禮幣，無失。儲子但以幣交而不親謁，則爲慢賢矣。

○淳于髡曰：先名實者，爲人也。後名實者，自爲也。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，仁者固如此乎？

集註：名，聲譽也。實，事功也。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，是有志於救民者也。以名

實爲後而不爲者，是欲獨善其身者也。名實未加於上下，言上未能正其君，下未能濟其民也。

孟子曰：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，伯夷也。五就湯五就桀者，伊尹也。不惡汙君，不辭小官者，柳下惠也。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趨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：仁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，何必同？

伯夷之獨善，柳下惠之不去，伊尹之去就不常，而皆聖人也。故不同道，而趨向也。一者何，仁也。仁者不私己而吝道，不貶道以徇物。以其身事地位境遇之不同，各盡其道，以求心志之所安，不求同於其迹也。故曰：君子亦仁而已矣，何必同。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，所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。治亦進，亂亦進也。然所以乍就乍退者，必有其可以就可以退之道。其進也以禮，其退也以義。三聘而往，事湯而奉使命於夏，京納匡濟之道於桀。桀不用，而復命於成湯。如此往返，故至於五。湯本無伐夏之謀，初亦如文王之服事。伊尹始終以湯之使命往，非如世之朝秦暮楚以干進者也。故伊尹不失其清。特在他人，則未敢以直道數往說於亂人暴君之朝。伊尹力大願

宏，是以五就桀而無所懼，此其所以爲聖之任者也。

曰：魯繆公之時，公儀子爲政，子柳子思爲臣，魯之削也滋甚。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。曰：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公用之而霸。不用賢則亡，削何可得與？

孟子稱述聖賢，髡卽言賢者之無用。在前則且以名實未加於上下之不當去。必名實旣成而後去，乃爲仁。此則直言縱不去，亦將無益於國也。益譏孟子之無能爲也。孟子答之以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公用之而霸，以見魯繆公之用公儀子子柳子思也。未盡其能，未專其任，亦如百里奚雖在虞而言不聽，計不從，以至於滅亡。秦穆公實心倚任，故至於霸。然則用人者，豈徒虛用之而已哉？則謂魯繆公未嘗用賢焉可也。然猶幸其一用之也。不然，亡且不免，又焉得止見其削與？故知當時魯國處境之艱，而諸賢之輔救已不在小也。正義曰：史記循吏傳，公儀休者，魯博士也，以高弟爲相，奉法循禮，無所變更，百官自正，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。鹽鉄論相刺章大夫曰：昔魯公之時，公儀爲相，子柳子原爲之卿，然北削於齊，

以泗爲境。南畏楚人，西賓秦國。此卽因孟子而演焉者也。

曰：昔者王豹處於淇，而河西善謳。絃駒處於高唐，而齊右善歌。華周、杞梁之妻善哭，其夫而變國俗。有諸內，必形諸外。爲其事而無其功者，髡未嘗覩之也。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。

前次但譏賢者之無益。此則竟謂孟子之非賢矣。王豹，善謳者。淇，衛水名。河西，衛地也。絃駒，善歌者。高唐，齊西邑。徒歌曰謳，合樂曰歌。華周、杞梁，齊二烈士，戰死於莒，其妻哭之哀，城爲崩。國人化之，皆善哭。

曰：孔子爲魯司寇，不用，從而祭，燔肉不至，不稅冕而行。不知者以爲爲肉也。其知者，以爲爲無禮也。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，不欲爲苟去。君子之所爲，衆人固不識也。

集註：「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，攝行相事，齊人聞而懼，於是以女樂遺魯君。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，怠於政事。子路曰：夫子可以行矣。孔子曰：魯今且郊，如致燔俎於大夫，則吾猶可以止。桓子卒受齊女樂，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。孔子遂行。孟子言以

爲肉者固不足道，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。蓋聖人於父母之國，不欲顯其君相之失，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，故不以女樂去，而以燔肉行。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，固非衆人所能識也。然則孟子之所爲，又豈髡之所能識哉？『趙注：』乃欲以微罪行，燔肉不至，我黨從祭之禮不備，有微罪乎？乃聖人之妙旨，不欲爲誠欲急去也。』正義曰：『賜大夫胙，禮也。不得燔肉，是君失賜胙之禮，知者與不知者所見略同。特一以肉，一以禮，而皆歸過於君。乃孔子以不欲歸罪於君，而自以微罪行何也？燔肉不至於大夫，國君之疏，亦從祭之不備也。我亦從祭者，使君失賜胙之禮。則我不免於微罪。故以此罪行，爲聖人之妙旨也。趙氏此解，蓋從史記夫子則非罪一言悟入。蓋孔子當時臨行，必自稱此罪。故師己曰：夫子則非罪也。知與不知皆莫測夫子妙旨，故云衆人不識。閻氏曰：去魯曰遲遲吾行也，正道路低回欲絕語。何故前此助祭反舍，未及稅所著之冕，輒行以適他國。不幾悻悻乎？與接淅曷異乎？蓋孔子道不行，宜去一。燔不至，宜去二。但不欲以過純歸君相，已亦有罪焉。罪卽在不稅。

冕而行也。冕原祭服，禮大夫冕而祭於公，是也。今戴於道路間，尙非罪乎？以此罪去，爲不苟去。苟去，猶云空空去。已無一點不是處也。樂毅報燕王書云，忠臣去國不潔其名。况孔子乎？此又一義也。淳于髡曰，是故無賢者也。有則髡必識之。孟子則曰，君子之所爲，衆人固不識也。不自說己之所爲，爾不識，但說君子所爲，衆人固不識，直以髡爲衆人，不得識君子矣。來辭一層逼一層，答語一層超越一層。髡誠辯士。孟子直與孩之。雙方以比興出之，不離當下而一語不犯當下，可謂善巧。否則同於相罵，復成何事耶？故言者不可以不學。

○孟子曰，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。今之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今之大夫，今之諸侯之罪人也。天子適諸侯曰巡狩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。春省耕而補不足，秋省斂而助不給，入其疆，土地辟，田野治，養老尊賢，俊傑在位，則有慶。慶以地。入其疆，土地荒蕪，遺老失賢，掎克在位，則有讓。一不朝則貶其爵，再不朝則削其地，三不朝則六師移之。是故天子討而不伐，諸侯伐而不討。五霸者，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。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。

也。

五霸之說不一，或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。或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，晉文。或曰桓文莊，吳闔閭，越勾踐也。取舍不同，以初說爲長。三王，謂夏商周開國之君。禹湯文武也。王霸之不同已見前。集註「慶賞也。益其地以賞之也。培克，聚斂也。讓，責也。移之者，誅其人而變置之也。討者，出命以討其罪。而使方伯連帥，帥諸侯以伐之也。伐者，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。搜，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。自入其疆，至有讓，言巡狩之事。自一不朝，至六師移之，言述職之事。」五霸所以爲三王之罪人者，不但以其不奉天子之命而已。搜諸侯以伐諸侯，有強陵弱衆暴寡之意焉。而非以德服人心，如三王之所爲者也。湯之伐葛，文王之伐崇，又豈奉天子之命者？以力假仁，不以德行仁，此所以爲三王之罪人也。

五霸，桓公爲盛，葵丘之會諸侯，束牲載書而不歃血。初命曰：誅不孝，無易樹子。無以妾爲妻。再命曰：尊賢育才，以彰有德。三命曰：敬老慈幼，無忘賓旅。四命曰：士無世官，官事

無攝。取士必得。無專殺大夫。五命曰。無曲防。無遏糴。無有封而不告。曰。凡我同盟之人。既盟之後。言歸於好。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。故曰。今之諸侯。五霸之罪人也。

不畝血。春秋傳。陳牲而不殺。進於文明也。樹子。世子也。樹立之以繼君而爲國本。故曰樹子也。擅自變易。爭亂之本。以妾爲妻。寵少艾而荒於色。棄舊妻則壞夫婦之倫。而乖貴賤之等矣。賓旅。異國至者。無忽忘之。亦所以善鄰也。士不世官。子孫不盡賢也。官事無攝。無攬權專祿而廢事。壅賢才也。取士必得。必得賢才無濫取也。無專殺大夫。注。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。集註。大夫有罪。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。大夫與人君共理國政。非一人之役使也。故不得專殺。無曲防。集註。不得曲爲隄防。壅泉激水。以專小利。病鄰國也。無遏糴。注。無遏止穀糴。不通鄰國也。集註。鄰國凶荒。不得閉糴也。注。義爲長糴。入米也。此有如今之保護貿易。關稅壁壘。不使他國穀米推銷於本國也。無有封而不告。注。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。而不告盟主也。集註。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。言歸於好。互相和好。不復以兵戎相見。構怨虐民也。凡此五

者，皆齊家治國睦鄰止亂之要道，而桓公爲之。孔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者是也。雖未能以德行仁，顧猶然以仁義號召天下，故能收九合一匡之功。則無王而求霸，霸亦不可少者。孔子曰：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乃今之諸侯皆比比五禁，則是肆無忌憚，不復知有仁義之道。徒以

我之耗失已多，殺人已衆，自非堯舜之世，

乘遼之衰，連金而攻之。南宋乘金之弊，連蒙古而攻之。亦皆以收復故土爲名義者，皆至敗亡者，亦以不教民而用之者也。魯幸未開大釁於齊，不然宋桀之禍，當不免也。其以孟子之言而止乎？則賢者之有益於國，不虛也。

慎子勃然不悅曰，此則滑釐所不識也。曰，吾明告子。天子之地方千里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。諸侯之地方百里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。周公之封於魯，爲方百里也。地非不足，而儉於百里。太公之封於齊也，亦爲方百里也。地非不足也，而儉於百里。今魯方百里者五。子以爲有王者作，則魯在所損乎，在所益乎？徒取諸彼以與此，然且仁者不爲。况於殺人以求之乎？君子之事君也，務引其君以當道，志於仁而已。

滑釐，慎子名。不識，不解孟子之言也。孟子明告之以王者之制。魯在今日，國土並不爲小。使君賢臣忠，亦可以教民而爲政於天下。旣不如此，則雖得地，能守之乎？乃不爲利害以動之，但告以知足安分，止殺爲仁。此則聖賢之言，與墨翟宋鉞異者也。徒取，謂不用殺人而取之也。務引其君以當道，志於仁而已，是卽不長君逢君之惡，而引致以當任正道而志於仁而止，豈可誘之以功利殺人之途哉？

○孟子曰，今之事君者，曰，我能爲君辟土地，充府庫。今之所謂良臣，古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嚮道，不志於仁，而求富之，是富桀也。我能爲君約與國，戰必克。今之所謂良臣，古

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鄉道，不志於仁，而求爲之強戰，是輔桀也。由今之道，無變今之俗，雖與之天下，不能一朝居也。

辟，同闢，開墾也。鄉，同向。約，要結也。約與國，是卽合縱連橫之術。強戰，竭民力而戰也。此三章，皆連類相接，感慨深矣。七雄以富強相競，謀臣如雲，勇將如雨，輔桀爲虐，卒之同歸滅亡而已。六國併於秦，秦十餘年，內亡於李斯趙高之手，外亡於陳勝吳廣項籍沛公戍卒之手。雖與之天下，不能一朝居也，不其然乎？今之天下，猶戰國也。有爲孟子之獨昌正學，不詭隨流俗以立人道者乎？有志者曷能自己也。

○白圭曰，吾欲二十而取一，何如？

注，白圭，周人也。節以貨殖，欲省賦利民，使二十而稅一。蓋史記貨殖傳有白圭其人者，樂觀時變，人棄我取，人取我與，能薄飲食，忍嗜欲，節衣服，與用事僮僕同苦樂，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。故曰，吾治生產，猶伊尹呂尙之謀，孫吳用兵，商鞅行法也。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。趙氏以爲卽其人也。閻氏曰，彼魏文侯時人，距孟子七十

餘年，此另一白圭也。觀孟子下文但斥其爲貉道，不言其貨殖，則亦但因陋就簡，但能節流而不能開源者也。

孟子曰：子之道，貉道也。萬室之國，一人陶，則可乎？曰：不可，器不足用也。曰：夫貉，五穀不生，惟黍生之，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，無諸侯幣帛饗飮，無百官有司，故二十取一而足也。今居中國，去人倫，無君子，如之何其可也？陶以寡，且不可以爲國，况無君子乎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，大貉小貉也。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，大桀小桀也。

貉，北狄之族。地寒不生五穀。黍，玉蜀黍也。夏日生之，而速熟，故獨生之。生產既少，禮義不興，酋長與人民共過其野蠻生活，故二十取一而足也。中國異彼，文明已開，不可使復野。若取之過輕，則無以盡人倫，養君子，將使忠孝不興，而上下無別，如之何其可也。欲輕之於堯舜什一之道者，淪中國於夷狄者也。欲重之，則虐民而成桀紂之暴君也。然漢而後，三十取一，文明不加退者，統一之天下，政簡而民多也。後之天下，田賦之外，釐稅繁興，間接取之民者，什倍於正稅。與三代之唯恃田賦以供

國用者不同也。

○白圭曰，丹之治水也，愈於禹。孟子曰，子過矣。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。是故禹以四海爲壑。今吾子以鄰國爲壑。水逆行，謂之洚水。洚水者，洪水也，仁人之所惡也。吾子過矣。

小人小有才，收近利，而遺大害於天下後世者衆矣。自矜爲愈於古之聖人，而不知羞也。讀此章，當爲爽然。

○孟子曰，君子不亮，惡乎執？

集註：亮，信也，與諒同。惡乎執，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。注論語曰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重信之至也。

○魯欲使樂正子爲政。孟子曰，吾聞之，喜而不寐。公孫丑曰，樂正子強乎？曰，否。有知慮乎？曰，否。多聞識乎？曰，否。然則奚爲喜而不寐。

強，執之固。知慮，思之周。多聞識，見之廣也。此三者皆良才，而可以爲政事者也，故爲時人之所尙。樂正子皆無之，宜其無濟於政事也。孟子何爲喜而不寐也耶？

曰，其爲人也好善。好善足乎？曰，好善優於天下，而况魯國乎？夫苟好善，則四海之內，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。夫苟不好善，則人將曰：「訑訑，予既已知之矣。」訑訑之聲音顏色，距人於千里之外。士止於千里之外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。與讒諂面諛之人居，國欲治，可得乎？

好善，虛己而從人，見善則爲，聞過則改也。優，寬裕也。足以當天
爲難，况魯國乎？誠好善，則足以招致天下之善人而來告。

彼訑訑者，自謂甚已知之也。誰復肯更以善相告，
智，不嗜善言之貌。故其聲音顏色驕矜自是，

里之外，則讒諂面諛者至，而國危矣。然唯
能以德勝。則天下之才，皆虛受包容，以各
治天下之事業，夫何難哉？秦誓曰：「若有
容焉。人之有善，若己有之。人之彥聖，其

我子孫黎民，尙亦有利哉？此之謂也。

○陳子曰：古之君子，何如則仕？孟子曰：所

也，則就之。禮貌未衰，言弗行也，則去之。其次

禮貌衰，則去之。其下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飢餓不

又不能從其言也。使飢餓於我土地，吾恥之，周

此章言君子去就之節也。注：『仕雖正道，亦

免死，斯爲下矣。』船山云：免死而已矣，便是說去。非但受

時則亦去矣。若當未困乏之時，稍懷生計之心，則豈至且不食，夕不

哉？抑孟子有爲貧而抱關擊柝之義。此何以不就下位，以免於飢餓？則以

原以應聘而至。言不能行其道，用其言，則嘗欲行道而既有所言矣。如此而更以貧

故居卑位，又成甚次第來？孔子爲委吏乘田，乃年少而承世祿之緒，非有行道之望，

魯又其宗國，不可輒去故也。此說甚好。下之祇求免死，非有所留戀，不知去就者，乃

正以不苟隨流俗，是以所如不合，終致迍邐也。然而無怨焉，乃所以爲君子也。

○孟子曰，舜發於畎畝之中，傅說舉於版築之間，膠鬲舉於魚鹽之中，管夷吾舉於士，孫叔敖舉於海，百里奚舉於市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

注，舜耕歷山，三十徵庸。傅說築傅巖，武丁舉以爲相。膠鬲殷之賢臣，遭紂之亂，隱遁爲商，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，得其人，舉之以爲臣也。士，獄官也。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，桓公舉以爲相國。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，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。（正義曰，敖蓼國，期思之鄙人，地在淮海，故曰舉於海也。）百里奚亡虞適秦，隱於都市，繆公舉之於市，而以爲相也。空乏，窮乏也。拂亂，背戾乖違也。動心忍性，謂驚動其心，使知不足，而虛己以擇善。堅忍其性，克己復禮，使自強也。曾，同增。增益其所不能，使才成德備，足以當大任也。

人恆過，然後能改。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。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。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

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恆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也。

恆，常也。人之常情，必過而後能改。如不遇困難，則不知其爲過也。困心衡慮，受苦受辱，然後知恥有勇，而奮然振作興起。徵驗於顏色，發現於聲音，然後喻知人意。此句以譬人須先經憂患，險阻備嘗，人之情僞已備知之，然後喻知世事人情，吉凶禍福成敗得失之機，恆處於萬全，而慮患於未萌。如素未經過困苦之境，則粗心浮氣，一唯任意之所欲爲，不知天下有艱難，民生有苦疾矣。法家，執理法之家，德義素立者。拂士，忠鯁之士，能言敢諫者也。內無法家以資輔弼，敬畏，拂士以匡正，攻舉其過失，外無敵國外患以儆其惰心，戒其驕逸，而慮禍以圖存；如此則優遊懈怠，泄泄沓沓，沈醉於聲色狗馬，倡優小人，而不修德勤政愛民治國，則國恆亡矣。觀於個人之得失，國家之興亡，而後知人每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矣。讀此章者，令人振發興起，知艱難困苦，本所以成就人者。良金美玉，不經煅煉切磋，則不成器。人安可苟且偷安以爲得者？誠足使懦夫有立志也。

○孟子曰，教亦多術矣。予不屑之教誨也者，是亦教誨之而已矣。

術，方也。屑，潔也。教人多方，於其不屑而不教，使自知見絕於大人長者之門，因而自反自克以自求益焉，是予已教誨之矣。如不當教而教，使彼輕道而失敬畏，則嘉言法語，轉成土芥矣。是以君子貴有凜然可敬之度，不貴煦煦婦孺之情。不屑之教，乃所以教之也。

盡心第七

○孟子曰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則知天矣。

心者，備情志思覺以爲名。惻然有所傷，欣然有所樂，是謂情。確然有所守，決然有所爲，是謂志。審慮德失詳求方術之謂思。現前了知明見不疑之謂覺。有是情志思覺，故能動作云爲，應事接物，安存身家，而施之天下也。性者，卽此情志思覺之體，本來自具，不假外鑠，而以生息其心於無窮者也。孟子曰，仁義禮智，我固有之。此特

以爲人性，所以別於禽獸者也。又曰，形色天性也，唯聖人而後可以踐形。此形色之性，所與禽獸共者也。通謂之性也。天者本然無待之生理，通乎人我內外以爲言，而非離乎人物心性而別有事。則生滅變化各效其能。理則生滅變化各有其則，因果感應，不爽於絲毫者也。盡也者，效其能而至其極之辭。知也者，見其然而措之宜也。盡心知性知天之功夫如何？曰，全在盡心而已矣。如何盡之？曰，存其固有之善，擴充而光大之。博學，審問，慎思，明辨，篤行，克己復禮，知言養氣，情醇厚，志堅貞，思精深，而覺明正。以至於大仁大勇大智聖神之域，則可謂能盡其心者也。盡心則知性。於其已發之才無不竭其用，則所存者神，所養者化，於其爲用之體者無不知，而使源泉混混，隨發而皆善，仁至義盡，食色皆當乎禮，見聞覺知喜怒哀樂皆合於義而莫能蔽。此則所謂知其性者也。能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己之性，己之天也。於己之性無不知，知己之天矣。己天不異乎人天，理一而其效同，則能盡知人天，而司參贊化育之功矣。中庸曰，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，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，能盡人之性則能盡

物之性，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知其性者，盡其性也。知天則盡人物之性矣。盡人物之性者，治國平天下，化民成俗，各正性命，草木鳥獸咸若，而各遂其生存也。晦菴言知，通其理也。陽明言知，主其事也。通其理者，理於吾心無所蔽。主其事者，心加乎物，使各得其正也。然徒知其理而弗能主其事，則泛知而無用，非真知也。不知其理者，又安能主其事，使各得其正與？中庸於人物之性，皆云盡知，知非徒通其理而已。於心愈盡，則於知愈明。必痛下一番修爲，克治身體力行之功，而後心淨明通，故於心言盡。於性於天，必知之確而後能措之宜，是以不言盡而但言知也。性通於仁義食色，心則主乎志道據德依仁由義者，以爲言，修省涵養擴充之功，純在乎心，不在乎性，故知性本於盡心。天者，心性必然當然之事理，離性無天，故知其性卽知天矣。學問之功，純在思誠以合天下學而上達，則功夫純在盡心。知性知天，則其成效也。凡此所釋，義異昔賢。智者擇之，知其旨也。

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

存其心，固存其仁義禮智之善心也。所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孟子曰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存之，存其異於禽獸者，仁義之心是也。收其放心，亦此義也。養其性，長養其固有之善性。人之有是四端者，知皆擴而充之也。又曰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。又曰，養其大體爲大人，養其小體爲小人。故性貴其養之也。如何養之？曰，固存善心，守而勿失。力行衆善，勤而無倦。善心以力行而勢日增，則善性自日長養而純且厚矣。事天，順理不違也。存其心，心尙有弗存，而待存也。養其性，性尙有未純而待養也。則必依於確然之理，昭然不可或犯，以是警惕其心而資以持循，是謂事也。如子事父，如臣事君，奉命唯謹，而弗敢以私意違之也。陽明曰，知天者，心爲主於天。事天者，心以天爲主也。易曰，先天而天弗違，此知天之事。後天而奉天時，此事天之事。陽明之說非杜撰也。存心養性卽所以事天，又知天非別有矣。

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

夭壽不貳，不以生死易其志也。修身以俟之，努力爲善以俟命也。如此堅決果毅，信道篤而行法勇，則所以立命也。卽此而可以立命矣。命也者，善惡因果感應之律。吉凶禍福必至之理也。書曰：惠迪吉，從逆凶，惟影響。又曰：滿招損，謙受益，時乃天道。又曰：天道福善而禍淫。中庸曰：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故大德者必受命。善因則必得福，惡因則必得禍，身之榮辱，家之興敗，國之存亡，天下之治亂，莫不有其必然之命，皆由人自業造之也。此命也，亦卽天也。天合性與理以爲言。命則但言其因果定律必然之理也。命兼禍福，特立命則唯就福善以爲言，以此獨爲人所應立應求者耳。猶道兼仁不仁，而行道則唯就仁道而說，以其獨爲人所應行應修者耳。立命之道不在直求富貴尊榮治安壽考，唯在修己正心力行善道。身能行道則命自立。而立命者，尤不可有絲毫徼幸求獲之心，必然禍福利害之兩忘，生死得失不以動其心，然後爲之誠而行之勇。不誠不勇，則易惑易沮，命亦不

可立也。是故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乃所以立命也。中庸曰：是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

此章總說君子盡心知天之功也。晦菴曰：盡心知性而知天，所以造其理也。存心養性以事天，所以履其事也。不知其理，固不能履其事，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，則亦無以有諸己矣。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，智之盡也。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，（孟子曰：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，作俟死解者非。）仁之至也。智有不盡，固不知所以爲仁。然智而不仁，則亦將流蕩不法，而不足以爲智矣。陽明答顧東橋論此章，則曰：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，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，以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。若鄙人之見，則與朱子正相反矣。夫盡心知性知天者，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。存心養性事天者，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者，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。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，存心養性爲行乎？夫心之體性也，性之原天也。能盡其心，是能盡其性矣。中庸曰：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

性，又云知天地之化育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。此唯聖人而後能然。存其心者，未能盡其心者也。故須加存之功，必存之既久，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，然後可以進而言盡。蓋知天之知，如知州知縣之知，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。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。是與天爲一者也。事天，則如子之事父，臣之事君，猶與天爲二也。天之所以命於我者，性也，心也，吾但存之而不敢失，養之而不敢害，如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歸之者也。故曰：此學知利行，賢人之事也。至於殀壽不貳，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。存其心者，雖未能盡其心，固已一心於爲善。時有不存，則存之而已。今使之殀壽不貳，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。是其爲善之心，猶未能一也。存之尙有所未可，而何盡之可云乎？事天雖與天爲二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，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。若俟之云者，則尙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，猶有所俟者也。故曰：所以立命立者，創立之也。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，皆是昔未嘗有，而本始建立之謂，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。故曰：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。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

知。使初學之士尙未能不貳其心者，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。如捕風捉影，茫然莫知所措其心，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。所謂務外遺內，博而寡要者，無乃是過歟？偉哉陽明之言乎，於以破朱晦菴支離顛倒之失有餘矣。蓋以盡心知性而知天，爲所以造其理，以存心養性以事天，爲所以履其事，寧有己能盡心知性，知天尙未履其事，既已存心養性事天尙未知其理歟？孔子曰：吾五十而知天命，豈五十以前祇讀書窮理，猶未履其事，待五十而後乃更爲存心養性之功歟？且以知天之知，但爲知識之知，則孔子四十而不惑，亦既知之已明而無蔽矣。復何待於五十而後知耶？既以知天之知爲知識，事天之事爲行爲，而徒知既嫌其空泛，徒事又嫌其茫蕩，於是乃曰：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。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，則亦無以有諸己矣。此爲知行並進之說，蓋謂先造其理再履其事，則理有於己。然則先之所謂知性知天者，徒爲見聞推想之知，非真知矣。則孔子之五十知天命，亦徒爲見聞推度耶？又以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爲智之盡，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爲仁之至。然

則知天者尙未能不以夭壽貳其心，尙未爲智之盡。事天者尙未能修身以俟死，尙未爲仁之至矣。又曰，智有不盡，固不知其所以爲仁。然智而不仁，則亦將流蕩不法，而不足以爲智矣。是爲仁智交資之說。若然，則知天者尙未至於仁，事天者尙有其不智，必待知天以事天，事天復知天，而後德乃全。然則盡心知性知天者，尙猶未免於流蕩而不德者乎？修身者固必知其所所以修身，夭壽不貳者，言其修身之勇決耳。非離修身以外別有夭壽不貳也。離修身外有何不二耶？乃以不二爲智之盡，修身爲仁之至，強爲割裂，又錯之甚矣。如此割裂支離，補苴照顧，實是學問未得大本，左右扶將以幸免於過者爲然。而豈是盡心知性知天者之氣象。當知聖人學問，知到何處，便已行到何處。倘不行到其處，實不能知到其處。盡心之中有知有行，存心之中有知有行，乃至夭壽不二修身以俟，亦有其知有其行。非行，如何知得？非知，如何行得？不行何以云盡心？所謂盡孝盡忠者，豈徒說說想想，便爲己盡其孝，己盡其忠者哉？不知又如何存心。然則閉眼，端坐兀兀終日，一事不知，便爲存心矣。已陽明以

生知安行，學知利行，困知勉行，聖賢學者，三等人分配於三種功夫，宜矣。特與吾意猶有別者。吾謂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者，必已了然於天人因果感應之定理，深信乎仁義之足以招至天命而不惑者，乃能修身而夭壽不二。其心俟命者，非俟其來以一見之謂。乃俟命至而受之也。天爵則德義崇高，人爵則得位乘時。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悅，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，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，故曰配天。俟此命也。此命不可徒俟，有俟之之功夫，卽立命之道也。其道爲何？曰夭壽不貳，以修身是也。然則此與知天何別？此曰俟之，猶未至也。彼曰則知天矣，現前承受，而主司之焉。故此爲學者之事，而彼爲聖人之事也。夫云立命者，因必至乎果德。云盡心者，果必賅乎因行。是故夭壽不貳以修身者，是卽盡心而心猶未極其量。行猶未造其至，則盡心而心固未盡。故但云修身而不云盡心，盡心知性則知天者，則是立命而命已立德已備。功已成，則命不待俟，而當前爲主。故不云立命而云知天矣。然而不修身何以盡心。不立命何

以知天耶。然則雖可以三等人配三等功夫，要知此三等功夫，乃自爲因果而可由一人備歷者也。由立命而事天，學而至於賢矣。由事天而知天，則賢而至於聖矣。以孔子之德配之，殀壽不二修身以俟之，十五志學，三十而立之境也。存心養性事天，則四十而不惑也。盡心知性知天，則五十而知天命也。自此以上，更有耳順從心之境，則知天而功加密道加純熟而化之境也。然唯聖人之資，天縱將聖者，乃能備歷此境。下此則有至事天而止，有至修身而止者。卽其所立之命，亦有高下淺深自他小大之不同。蓋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盡其性，以盡人物之性，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夫焉。有所倚誠不至焉，則未能造其極也。雖誠不至，然不可以不誠。不誠，則無物，雖修身而不可能矣。故曰殀壽不貳，言其志學之年，已下堅決之心願，奮往而不及矣。合三階而一貫，此則又吾所欲補充陽明之所未盡者也。陽明又曰，性之原，天也。天之所命於我者，心與性也。蓋立一天爲衆生心性之總體，衆生心性從彼流出。此陽明之形而上學，所謂一元的唯心論者也。宋儒多言氣化，又

謂離氣無理，則以天爲理氣之全體，人物由彼聚散而死亡，則近於唯物論者也。吾則依佛法唯識之理，與彼皆異。不謂離有情心性外別有一天，天者特此一切有情本然心性之相，因果必至之理。而命者，但言其感應而已。此則別是本體問題，與修養問題有關而非一者，當別論之也。

○孟子曰，莫非命也，順受其正。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。盡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。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

命爲因果感應之定理。故人之苦樂榮枯，莫非自所作業，而取之者。故曰莫非命也。既莫非命，則不可怨尤，順受其正而已。或順受義理之正而爲之，不妄作惡業以自取辱也。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，傾危之地不可居也。立之，是自取傾危也。此亦喻不行邪徑，不入險途，不作不仁不義之行，以自招不福也。盡其道而死，謂居常則如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等之壽考令終。處變則如龍逢比干伯夷叔齊乃至後世忠臣義士文天祥史可法等，皆盡仁義忠敬之道而死者也。此爲正命也。謂能

正其命，生有德業於當時，死有令名傳萬世。當時之人被其澤，百代之下慕其風。既自正其命，又以正人之命，是故爲正命也。桎梏而死者，或則不仁不義，寡廉鮮恥，心爲形役，以桎梏其心性，以苟免於刑戮。或則犯法亂紀，而繫圜圜，斬都市，不得全其首領。此則非正命也。生有顯戮，死有惡名，明有人非，陰有鬼譴，辱人賤行，以自趨於墮落，此亦命也，自取之也，而非正命也。猶之行邪道者，名非道也。吾人知此，則知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，知所以立命矣。蓋禍福既無不自己求，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。盡其道而死，則雖死而得命之正。桎梏而死，雖苟免於難，而猶自趨墮落，非命之正。然則君子何可以殀壽貳其心，而不修身以俟命也哉？是爲君子立命之功也。

○孟子曰：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是求有益於得也。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無益於得也。求在外者也。

操之則存，舍之則亡，學問之道，求其放心，仁義之性，我固有之，修身盡心自求

之自爲之而已。故求在我者必得。富貴名利不可妄求，妄求則辱人賤行莫甚焉。求之雖不逾道，而得與不得則有命。蓋人之福祿隨業力因緣而定，不隨意願而定也。苟有其因，則雖不欲得，而其來也不能却。苟無其因，雖欲得之而不能也。是故君子素位而行，不願乎外，以求無益於得故也。注曰：『爲仁由己，富貴在天。』故君子終日乾乾以自強不息，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汲汲於富貴，隨遇而皆安也。（此段可參閱吾所著佛學通釋緣生章。）

○孟子曰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

孟子曰，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而非告子義外之說。萬物皆備於我之旨，其在斯乎。然不曰仁義禮智，而曰萬物，則義尤有進者。蓋天地間萬事萬物總總林林，細而草木，大而天地，疏而路人，親而父子，其生其滅，其毀其成，似皆與我無干，介然獨立於吾之外，不以吾之有無而有無者，此常人之情也。然而吾之所以知覺彼，感應彼，仁親彼者，則不如月映百川，徒由彼之自現實，以吾有知覺情志，

能感能應之心，有以備萬物而有之也。且如色，紅黃青綠，昭然可見，而實有矣；盲者得有之乎？聲，清濁高下，顯然可聽，而實有矣；聾者得有之乎？鼻舌有病，則香味錯亂，身體麻木，則痛癢無知，心志瘋狂，則是非顛倒。是則萬物之與吾接而吾能知之者，不徒恃其本身之有，而待於吾之能備之也。知覺之於萬物也如是。情性之於人倫也亦然。良心苟放，仁義無存，則生我之父母，誨我之師長，如手足之兄弟姊妹，相輔掖之親戚朋友，皆將視如路人，棄如草芥，痛癢不相關，休戚不相聞，視其疾病禍害死亡而不相救。雖有父母，謂之無父母矣；雖有師長，謂之無師長矣；雖有兄弟姊妹親戚朋友，謂之無兄弟姊妹親戚朋友矣。况得有社會，有宗國，有天下，有萬物，耶。意念不及，情思不卹，精神心知無有彼者，斯無有彼而已矣。然則人之得有父子兄弟師友賓朋家國天下者，非徒恃外界之實有彼，乃待吾心之能備有彼也。苟無子，父誰父；苟無父，子誰子；苟無弟，兄誰兄；苟無兄，弟誰弟；子不孝，無子等；父不慈，無父等；兄不友，無兄等；弟不恭，無弟等；朋友不忠信，無朋友等。然則孝子而後得有親，忠臣

而後得有君志士仁人大賢大聖而後得有家國天下萬世者。以其心量情志足以親愛畏敬覆載孕育之也。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家國天下尙待我有之而後有。又况乎仁義禮樂四端萬善義理之根乎心本乎性者。而可以外求耶。中庸曰：大哉聖人之道，洋洋乎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，優優大哉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待其人而後行。故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又曰：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，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，辟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故唯聖人而後能有禮樂文章德教至道。唯聖人而後能有天下萬世，而不限一身一家一羣一物一時也。此萬物皆備於我之義也。一者凡物之接於吾者皆不能離我而有，其不接於吾者有無皆不可說者也。二者唯聖人能備有萬物，以其心量廣大，仁足以覆載萬物，而義足以正之，禮足以行之，智足以理之也。下此者或義襲而取，則備而非實，或心量狹小，而仁義不足以備有萬物矣。故萬物皆備於我一語具二義。既言其原理，物

不能離吾心。又以示聖人之果德，能備萬物而不遺也。

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

萬物皆備於我之義，有原理，有工夫。有成焉者，有志焉者。原理則凡物不能離吾心。工夫則有待於擴充長養以盡其量。志焉者，知其當然以期其實然。成焉者，工夫已至，實然有諸己，行之而皆然者也。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者，知其當然而志之本其固然而修之。志之而不二，修之而不已，擴充長養已盡其量。工夫已至而實有諸己者也。蓋由思誠而固執，致曲而有誠形，着而變化於己，已無勉強之功於物，已無捍隔之患。仁義禮智之性，養之純熟，父子兄弟家國天下渾然皆具於吾心。所謂萬物皆備者，非徒意之也。非徒志之也。非徒修之也。實已誠有諸己者也。是以居之而安，資之而深，取之而左右逢源，故樂也。此樂非有待於外者也。非有爲而然者也。備物而不詘於物，無入而不自得焉。是以其樂莫有大於彼者也。無待故無失，無爲故無量。不詘於物，故無盡。無失無量，無盡故大也。

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

此言其工夫也。而亦確指出本體。夫所謂萬物皆備者，誰備之也。反身而誠者，實有者何也？曰：皆仁也。蓋仁者，視萬物爲一體，苦樂得失休戚榮辱，感通神應，惻然以憂，欣然以喜，皆以萬物而不局於一身。禹視天下之溺，猶己溺；稷視天下之飢，猶己飢。此其所以能備有萬物也。設不仁，則心地麻木矣。麻木不仁，故視人之苦樂得失，如不見，見人之飢溺而不恤，則不能備有萬物矣。仁心不起，則好惡失當，是非顛倒，禮敬不立，廉讓不行，甚且機械變詐，而人道爲息。更安能立大本，行大道，以成盛德大業也歟？故仁者而後能備萬物。不仁則雖有萬物而不能備也。反身而誠者，誠有此仁而已矣。仁，人之本心也。存之而勿失，充之而盡其量。一切人爲造作之僞不行。而飲食聲色皆合乎義，動容周旋皆當乎禮。故德服人心而存神過化。至誠之功，卽仁德之至也。故誠者，誠此仁而已。由仁之純一而不雜，是以反身而皆誠矣。雖然，此萬物皆備，反身而誠，乃聖人之境界，非凡人皆能也。孔子曰：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

夫仁雖吾所固有，爲仁由己不假外求，而語其至德，純一不已，則孔子不居。學者豈可便傲然自是，徒聞仁義之名，初有爲仁之志，便曰吾已仁矣乎？是故貴有求仁之工夫也。其工夫奈何？曰：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恕也者，推己以及物也。人我之情本不相遠，我之所樂，人亦樂之；我之所患，人亦患之；知己之所惡，亦爲人之所惡，卽不以所惡而施諸人。孔子曰：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大學曰：所惡於下，無以事上。所惡於上，無以使下。所惡於前，無以先後。所惡於後，無以從前。所惡於右，無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，無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知己之所欲，亦爲人之所欲，卽以己欲而先施之人。孔子曰：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又曰：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所求乎子以事父，未能也。所求乎臣以事君，未能也。所求乎弟以事兄，未能也。所求乎朋友先施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。有餘，不敢盡。言顧行，行顧言，君子胡不慥慥爾。此之謂恕道也。強也者，勇猛奮勉，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。自強不息以爲之也。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者，仁者視他如自

感通神應，純理無欲，大公無我者也。恕則未能視他如自感通神應也。而能因自以知他，本人我平等之理而能知人亦如我則智矣。雖未能純理無欲，而能通人之欲以節己之欲，推己之欲以遂人之欲，通人之欲以節己之欲，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義理以立，推己之欲以遂人之欲，則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仁道行矣。禮義既立，則所欲皆當乎理，以理御欲則欲而無害。仁道既行，則雖未忘我而我已大公無私。如是欲而無害，公而無私，行之不息，以人我之平等，而人我兩忘。因推己之純熟，而視他如自一視而渾忘，而求仁之志得矣。夫用心於遏欲者，欲已盡而仁亦隨之以亡。厭棄人事，故無大願以濟世。竭力於愛人者，博施濟衆，而力弗繼。義襲而取，而德弗純。久亦厭倦，中道而廢矣。惟強恕之道，通人已之情，順人已之欲，而因情以繕性，卽欲而明理。由大公以達於至正，由平等以至於渾忘。本中庸而極高明，不消極亦不襲取。故求仁之道莫此爲近也。中庸曰：忠恕違道不遠。孔子曰：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。近之云者，親切而不相乖違也。外此有求，皆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。

事在易而求諸難。航斷港絕涯以求至於海者也。此句言求仁之工夫也。二句言成仁之效果也。初句言仁者之體量也。知其方而不惑。得其果而弗憂。充其量而體備乎萬物。此聖人之境界。聖人之學問。而孟子親親切切現現成成而道之。嗚乎！孟子遠矣。後有作者舍此曷由。

○孟子曰，行之而不着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衆也。物不離心。誠則斯樂。恕則可以求仁。雖在夫婦，豈能違之。行之矣而不能明著其義，習之矣而不能察識其理，終身由之矣而不知其道，如此者衆，故能盡心知性以知天者固異代而不一遇，卽求能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以立命者亦尠矣。此深可慨歎者也。中庸曰，君子之道費而隱，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。（可以與知者未必知。）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子曰，道不遠人，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蓋聖人之道，卽愚夫愚婦之所習行者也。父子之親，長幼之序，夫婦

之別，擴而充之，則可以平治天下。惻隱羞惡是非辭讓，人皆有是心，存而養之，則皆可以爲堯舜。乃人皆有是心，人皆行是道，而不知其卽爲聖人之道也。故外其身於聖人之門，局其志於家室之內，役其心於食色之經營，而視堯舜文武爲天生聖人，不可企及。故無爲聖之志，無學聖之功，自暴自棄，終爲細人而已矣。聖賢因惻隱以知仁，因羞惡以知義，擴充存養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仁義不可勝用，而運天下於掌。義之精，仁之熟，根本由其能擇善固執，爲之不惑而已矣。是故眞欲行道者，不可以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則惑於淺陋，眩於高明，不知言而氣亦不養。欲其盡心知性以知天，難矣。吾人能知聖人之道，卽夫婦之所習行之道，然後不落於異端。吾人知行之而不著，習矣而不察之，不能精義入神，以致用，利用安身以崇德，故必博學審問，慎思明辨，篤行以思誠。然後不同於凡俗，因其固有之良知，行乎共由之大道，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。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乃有以著見昭察乎萬物之皆備於我，本來如是，聖人非有所增減乎其間也。若夫吉凶禍福，存亡治亂，因果業報，

不爽絲毫，是皆天命之常，無人或之能違者。莫非命也。卽莫非道也。此所謂天道不爲堯存，不爲桀亡者。人物皆在此大自然律中生滅存亡，而不知其故。知道者希，故成道者罕。此所以人生長夜迷而不返者也。

此上各章皆孟子精言天命性道盡心求仁之學也。學者非精思莫能達。非力行莫能至。蓋心性之學，不可以淺識之也。

○孟子曰，人不可以無恥。無恥之恥，無恥矣。

恥，羞惡慚愧也。於所行之非，所有過失，深生愧恥，誓不復爲，能止息過惡，修行善法，是爲恥。此恥爲人所不可無。如無有恥，則放僻邪侈，無所不爲。聖言不能畏，清議不能責，甘墮下流而不返矣。無恥之恥，猶云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。於無恥之事，恥不能爲。害人者，恥其計之未工。造亂者，恥其術之不巧。饕餮富貴，奔走權勢者，恥其地位之不如人。上峯之不已顧。凡此皆是無恥之恥也。如此無恥之恥，似爲有恥，而實於所不當恥者而恥之，乃益以陷其身於無恥。所謂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。君子不

由者也。故君子既當有恥，又當知所應恥與不應恥，乃能固全恥心，捨惡而從善。否則恥之而轉以成其無恥也。趙注則云，人能恥己之無恥，是能改行從善之人，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。此又一解也。

○孟子曰，恥之於人大矣。爲機變之巧者，無所用恥焉。不恥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？

止惡修善，唯恥爲重，故恥於人大矣。爲機械變詐之巧者，則無所用恥焉。蓋設機械以陷人，善變詐以勝人，不以爲非，且自矜其巧，是其放失良心，而習非以爲是，不復可以正道化，故自無所用其恥矣。不恥不若人，謂己不若人而不知慚愧，不若不若人爲恥也。如是則無向上之心，無奮發之志，是故甘居下流，永無若人之望矣。孔子曰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善而內自省也。唯有恥者能之。

船山曰，機者，暗發於此而中彼，藏械以傷物，而不覺者也。變者，立一言，作一事，卽有可此可彼之勢，聽後之變易而皆可通，乃至食言改轍而人不得執前說以相覆責。只此便是與恥背馳，用恥不著處。其云巧者，但就此機變之做得密好者言耳。

機變卽不巧，亦豈復有恥心哉？

○孟子曰：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。古之賢士，何獨不然。樂其道而忘人之勢。故王公不致敬盡禮，則不得亟見之。見且猶不得亟，而况得而臣之乎？

賢王好善而忘勢，故能訪道求賢以成治，如帝堯成湯文王武王是也。賢士樂道忘人之勢，故能遯世無悶，崇道以榮其身，而爲世師表，若伊尹太公諸葛武侯之徒是也。若夫穎川洗耳，首陽食薇，乃至後世嚴光周黨之徒，則是終不可得而臣者也。彼奔競於權貴之門，屈節於廊廟之下，而無道可行，無德可稱者，蓋亦所謂無恥者哉？

○孟子謂宋句踐曰：子好遊乎？吾語子遊。人知之，亦囂囂；人不知，亦囂囂。曰：何如斯可以囂囂矣？曰：尊德樂義，則可以囂囂矣。故士窮不失義，達不離道。窮不失義，故士得己焉。達不離道，故民不失望焉。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，不得志，修身見於世。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

宋姓句踐名。好遊者，好交遊以求聲名也。求而得，故囂囂然而志肆。求而不得，則不免失意怨尤矣。孟子故教以自足無求之道。曰：人知之亦囂囂，人不知亦囂囂。而以尊德樂義爲道。尊德，則無求於人。樂義，則自足於己。故窮不失義，雖窮不改其樂，故守義而不憂。士得己焉，謂以德行見尊於士林，皆得於己而無間言也。達不離道，雖達不淫其志，故道行而不驕，民不失望，謂以功業加乎人民，皆滿其願望，而樂蒙其澤也。澤加於民，此民不失望之實。修身見於世，此士所以得己也。修身故獨善其身。道行，故兼善天下。

○孟子曰：待文王而後興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。

凡民庸常之人，必待教化而後興起於善道。豪傑之士，有過人之才，有救世之志，自不屑居於流俗，感天道之艱難，民生之疾苦，雖無文王，愈覺成己救人之不能自己，是以仍自奮然興起也。孟子曰：方今天下捨我其誰？有過人之量者，焉可妄自菲薄，不自振作也。

○孟子曰，附之以韓魏之家，如其自視歆然，則過人遠矣。

韓魏之家，晉六卿之尤富貴者也。附益於己而自視歆然如不足焉，是能不以富貴淫其心。內省德性如不足者也。故其過人愈遠。非但不驕，又可以適道也。歆同坎。歆然，中虛不足貌。

○孟子曰，以佚道使民，雖勞不怨。以生道殺民，雖死不怨殺者。

集註，程子曰，以佚道使民，謂本欲佚之也。播穀乘屋之類是也。以生道殺民，謂本欲生之也。除害去惡之類是也。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，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。其不然者，反是。

船山曰，以生道殺人，卽以殺之者爲生之道也。雖死不怨殺者，必王者之世爲然。不但以刑抵其罪也。民者衆庶之辭，非罪人之所得稱也。此蓋言王者之用兵，雖納之死地，而非以貪憤興師。暴不誅，亂不禁，則民且不保其生。故有所征伐以誅暴禁亂，乃以保衛斯民，而奠其生。故兵刃臨頭而固諒其不得已之心，不怨上之毆之。

死地也。若霸者之兵，則或以逞欲，或以洩忿，或以取威，故以乘勢，不緣救民而起，安得不歸咎於兵端之自開，以致其怨哉？

○孟子曰：霸者之民，驩虞如也。王者之民，皞皞如也。殺之而不怨，利之而不庸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。夫君子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。豈曰小補之哉？

霸者必富國強兵之爲務。富國而民之衣食裕，強兵而士之功業成。民相與享受富樂而競取功名，是以驩虞而樂矣。驩虞，懽娛也。皞皞，浩浩，昊昊，義通，廣大貌。懽娛，情易竭而樂不可久。皞皞廣大，則不以功利爲重，各自得而無傷於人也。殺之而不怨者，以生道殺之也。利之而不庸者，民自能勤耕稼，務正業，三年耕有一年之食，九年耕有三年之食，歲無災荒之憂，民無遊惰之輩，生生自庸，無庸王者之周濟賑卹以利之也。生養遂而善心自生，政令平而怨望不起，立之綱紀，加以教化，陶冶鑄匡直於無形，是以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也。君子，聖人之通稱。所過者化，過行也。凡有所行，民無不從化。所存者神，謂存於己者德性宏深，仁智純熟，精義入神而

無方無執也。由其所存者神，是以所過者化。蓋能通天下之志者，乃能成天下之務。理無不達，事無所滯，通變制宜，曲當其義，則民從矣。上下與天地同流，上如天之無不覆幬，下如地之無不持載，法乎天行之健而自強不息，法乎地勢之順而厚物載物，是以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。含宏光大，品物咸亨，而莫之知也。此所以上下與天地同其流行，使民各生其生，各性其性，安和成立，而豈曰小補之哉？霸者之拯民救亂，功赫赫而易知，乃民之所得者暫時之權娛耳。德不至而本不立，彌縫補苴於已亂已危而乘勢以取功名。豈若王者致治於未亂，保邦於未危，正民之性，凝民之命，於變時雍而可久可大者哉？孔子曰：大哉堯之爲君也，巍巍乎？唯天爲大，惟堯則之，蕩乎！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，煥乎！其有文章。此之謂也。夫小惠易知，大德難名。霸者以事功鼓舞人心。王者以仁義格化民性。霸者恃威力賞罰，使民不敢不服，爲之於有爲。王者正己而物正，爲之於無爲。霸者存乎己者淺，假乎物者多。王者存乎己者深，肫肫淵淵，直致之而已矣。故其及於民者，驩虞皞皞，各不同也。

集註，程子曰，驩虞有所造爲而然，豈能久也。耕田鑿井，帝力何有於我哉。如天之自然，乃王者之政。

船山曰，擊壤謠，自後世贗作。耕田鑿井，帝力何有，道家無爲自定，清淨自正之唾餘耳。帝王以善政善教而得民心，其生也莫不尊親，其死也如喪考妣，而忍云帝力何有哉？龜山云，亦不令人喜，亦不令人怒。慶源云，當生則生，當殺則殺。朱子云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重鑄一番過相似。此方是王者經綸天下，移風易俗，一大作用。其別於霸者，非霸有爲，而王無爲也。霸以小惠，而王以大德也。以大德，故固不令人怒，亦不令人喜，位置得周密，收攝得正大。當生則生，非以煦煦之仁而生之。當殺則殺，不以姑息而不殺，亦不以有所聳動張皇而故殺之。其使民日遷善者，則須盡革其舊染之惡，納之於軌物，齊之以禮樂，昭然使民衆著。而云不知爲之者，亦自其無濃賞重罰之激勸者言爾。曰不知爲之，曰化曰神，只此數字不切實從理事上看取，則必爲黃老家一派浮蕩無根之言所惑。上好禮而民莫敢不敬，上好義而民莫敢不服。

上好信而民莫敢不用情，所過者化，此而已矣。有關雝麟趾之精意，而周官之法度行焉。所存者神，此而已矣。王霸之辨，只在德之誠僞，量之大小。民不知爲之，非上之無爲也。其爲人也孝弟，則犯上者鮮，作亂者未之有也。王者但教孝教弟，使自修之門內，（舉立教之首務以例其餘。）而民志既定，自舍其犯上作亂之習以遷於善。乃不似小補之法，什伍糾之，賞罰動之，明懸一犯上作亂之禁，拊束其民，而劣免於惡。夫所務者本，而大道自行。彼愚者固不知其條理之相因，則以驚其莫之禁而自遷也。若夫君子之存諸中而以遷民者，經緯本末，纖悉自喻。卽此雲雷之經綸，爲性命之各正。何嘗操不可測知之符，以聽物之自順而行於無迹也哉？夫神者，二氣之良能也。春以生而秋以殺，稼者必穡，少者必壯，至仁大義而性以恆焉。君子體此爲出身加民之大用，金聲而玉振之始終。條理之際，井井如也。如是以施，則必如是以得。取壞法亂紀之天下，咸與維新。仁義之用行，而陰陽之撰著，則與天地同流矣。禹湯文武之盛德大業，盡此矣。安所得黃老之言，徐徐于于，相與於無相與，一如禽飛

獸走之在兩間者而稱之耶？

黃老之言，放任無爲，而不知民之未可以自正。申韓之術，以法令措制天下；霸者之道，以功利鼓舞人心；而不知有其利者必有其害也。兩者出於此必入於彼。勞困之極，則思無爲。廢亂之餘，則思鉗束。無爲，則廢政教。鉗束，則戕害人心。是皆以智力與民爭勝負者也。蓋力能勝之，則操申韓之術。力不能勝，則爲黃老之言矣。聖人之道，不以智力勝物。而見人與人之相與，可以仁義相感。唯存乎己者，有弗正則無以化人。是故本之以至誠，而行之以仁恕。其在己者，無弗正。其施於民也，無弗順。則感應道交，而民興於仁，自樂爲善，而弗待強之也。到民興仁，遷善而後治化。成治化，成則不待王者之督責鉗制矣。然所以能興仁遷善者，正賴於王者之至誠。有以感之。至誠之感人，則正在於政教之周盡詳明，精勤不懈，敬事愛民，實有其事，實有其功，以澤施於天下也。舜禹之勤勞民事，文王之日中不食，視民如傷，豈徒曰無爲而已哉。乃其以德化感人，終使自化，則政令不繁，刑罰不苛，不大聲色，不長夏革。乾乾

夕惕執兩用中。乃以收不賞而勸，不怒而威，篤恭而天下平之效。則亦可曰無爲而治矣。非有聖功不足以行王道。黃老申韓之說，皆由不達盡心知性知天而紛紜者耳。船山之辨善也。

○孟子曰：仁言，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。善政，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善政，民畏之。善教，民愛之。善政得民財，善教得民心。

仁言，如桓文之以仁義號召天下，亦足以感人。但不如仁聲之入人深，仁聲謂如文王之善養老，以仁政實施於民，仁聲聞於天下，而賢者皆歸之，行者讓路，耕者讓畔，虞芮質厥成，文王蹶厥生，而諸侯皆來朝也。善政興利除害，賞罰明當，民不敢爲非，而非中心誠服也。善教，格其行爲，正其心術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啓其良心，樂趨於善道，乃真得民也。善政，民畏，懼刑罰也。善教，民愛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。善政得民財，利己興害已除，人民足而國自足，賦納平而政令行，民亦莫有逋逃也。善教得民心，感恩圖報，知義好善，平居愛戴，遇變不相捨離也。善政徒在事功上見其長。

善教則在人心上著其績。人人有淺深，是以所得亦不同也。

○孟子曰：人之所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所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者。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親親，仁也。敬長，義也。無他，達之天下也。

良知良能，本然之善。不學不慮，言出乎性也。學之與慮，言其習也。言能者，謂具此功能，可行之於事也。言知者，謂情志之發，自趨向於彼而行之也。由具此能，故發爲此知。發爲此知，斯行乎此事矣。孩提之童，注謂二三歲之間，知孩笑可提抱者也。未有學，弗知慮者，而無不知愛其親。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故知此愛親敬兄之知能，出乎性，非緣乎習也，明矣。此之知愛知敬，非言乎知識，言乎其情志也。情志會作彼行，故云知也。此行根於心而發，不徒身口之云爲，故曰知也。親親，愛其親也。卽此是仁。敬長敬其兄也。卽此是義。愛親敬兄，既出乎性，非待乎習，是仁義爲性，我固有之，非由外鑠我也。知此，則知告子義外之說非矣。既人無不生而知親親敬長，卽人生而性具仁義，則人心之善明矣。卽此而性善之說定矣。人性既善矣，則爲仁

義者，豈待外求歟？但能固存其良知良能，擴而充之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達之於天下矣。無他，直養而無他害也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親親之仁，人所固有，而至於不能事父母者，有以害之而梏亡也。誠能無害而充之，即足以保四海，則王道不外乎本性之善，實致其良知良能，兩仁覆天下矣。此所以異於霸功之假藉仁義而行之，不以其誠者也。

此章孟子由良知良能以發明性善，使知天德王道之不假外求也。學者誠知乎此，則其自待也不苟，而自暴自棄之妄除。其爲學也有要，存養其本心，而支離外索之弊免。其對人爲政也有本，修身正心而大本立矣。後世王陽明當訓詁詞章，勞憊心力，格物窮理，知行兩歧，功利嗜慾，汨沒本心之時，獨倡致良知之學，爲知行合一之論。以爲聖人之所謂理者，即仁義禮智之具於吾心者也。是故唯須直致，不假外求。直致吾之良知良能而聖功已具，故不待窮索。知至至之，故即知即行，無所俟於異日。唯知致吾良知而已矣。故不以功利汨沒本心。無人不具是良知，故人皆可

爲堯舜。良知著於愛敬，故不同於知識。愛敬著於行爲，故知行非二。說其人知孝知弟者，是說其人行孝行弟者也。使覆蔽惑亂支離破碎之學，一旦澄清光明而得其要。一時鼓舞興起者不少。數百年間越中國而至於東瀛，彼國人士得其受用，多敢作有爲，而不繫累於流俗，以成明治維新之業，此世之公言也。正學之效，豈不大哉？而皆發源於此章。學者所應知也。苟能讀書反求當下信受良知良能之爲吾固具，仁義不假外求，知行之本自合一，而直致之可達於天下。如窮子解垢衣而認取明珠，捨歧途而直入康莊。雖無文王，豪傑猶興。決然而往，誰禦之也。

○孟子曰，舜之居深山之中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遊，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。及其聞一善言，見一善行，若決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也。

聖人行迹不異於常人，修行則出乎流俗。常人秉彝不遠於聖人，從善則不逮賢聖。孔子曰，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又曰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已。舜好問而好察邇言，樂取於人以爲善。

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然則人又焉可執良知爲吾固有而不努以從善，捨己而從人哉？如知從善之卽良知，努力從善之卽致良知，德愈大者從善愈勇，斯則因其固有而擴充之以無量者也。

○孟子曰：無爲其所不爲，無欲其所不欲，如此而已矣。

孟子道性善，良知良能人所固有，不屑不潔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初念之發，所欲有甚於生，所惡有甚於死，大體小體，本自有其輕重。唯轉念而利害之情蔽之，然後潰閑越禮，爲其所不爲，欲其所不欲，而喪其廉恥。故人能處處從其初念，無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喪其本心，則成仁取義之道盡矣。

○孟子曰：人之有德慧術知者，恆存乎疢疾。獨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。

有疢疾者，無所恃以傲人，常敬慎以持身，故能成其德慧術智，亦猶孤臣孽子之達也。然此亦中人以上，秉性有恆者，爲能困心衡慮，奮然有作。中人以下，則不免

屈沒耳。讀此章者，聰慧康強膏粱富樂之人不應自暴，而疾疾孤孽之人不應自棄也。

○孟子曰，有事君人者，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。有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爲悅者也。有天民者，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。有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

事君之人，苟求容身，持祿保位，不能強諫，居常可無大害，遇變則無濟於君國者也。安社稷之臣，有害於國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苟利社稷，身家有所不惜者也。天民者，守道知命，不屈身以殉物，不逆時以強爲，如蘧伯玉之邦有道則見，邦無道則卷而懷之者是也。此後天而奉天時者也。大人者，道大力大，能爲天地立心，生民立命，繼往聖之絕學，開後世之太平，自正其身，物從而正。此則所謂先天而天弗違，能宰制天命，非但奉天時而已矣。初爲凡民，次爲忠義之臣，豪傑之士，天民，大賢也。大人，聖人也。

○孟子曰，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，一樂也。仰不愧於天，

俯不忤於人。二樂也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樂也。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，天倫之樂，人所難全者，故君子樂之。故疾病疢害也。不欺其心，故無愧於天。無損於人，故不忤於人。所行無不慊於心，稱意自得而無餒，故樂也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成人之德，儲才濟世而德施乎人。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若夫王天下之事，未至弗敢必，已至弗敢安，功名事業得與不得，有命存焉，故君子弗以之爲樂也。

○孟子曰：廣土衆民，君子欲之，所樂不存焉。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君子樂之，所性不存焉。君子所性，雖大行不加焉，雖窮居不損焉，分定故也。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，其生色也，睟然見於面，盎於背，施於四體，四體不言而喻。

廣土衆民，君子欲之，謂其可藉以有爲，地不改闢，民不改聚，以齊王猶反手，故君子欲之。然道未行於四海，澤未加乎百姓，則廣土衆民豈徒爲一人之樂哉？是以先天下之憂而憂，當雲雷之屯，君子以經綸，憂虞弗敢寧，豈以爲樂也。中天下而立，

威望已立，綱紀已正。定四海之民，暴亂已平，澤已加乎天下矣。君子樂之者，功成作樂，治定制禮，易俗移風，雍融揖讓，共迓和休，後天下之樂而樂也。是其樂也，猶有待於功之成，治之定也。致治成功，非可盡操之己，故孔孟之聖而不得平治天下。然則君子亦何能期必於事功，以爲性之不容己者歟？是以所性弗存焉也。性也者，體也。人之所以爲人，弗可須臾離者也。君子所性，雖大行不爲加益，雖窮居不爲損減，以其存之在己，求則得之，無藉待於外，而分量自定，自足於內，故也。是以韓魏之富，不若顏閔之貧。仲尼之聖，不讓堯舜之功也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，又豈以天下爲多乎哉？存乎心者，聖斯聖，賢斯賢，不肖斯不肖，是以君子貴其性之在己者，固存而直養之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唯恐誠之未至，心之未盡，而稍有歉焉。君子之於所性如斯也。及乎思誠而誠，所性而性，深造自得，居安資深，取之左右逢其源。仁義禮智根於心，其生色也，晬然清和潤澤，見於面。豐厚盈溢，盎於背。其施於四體也，動作威儀，足以感人，不待言教，人皆喻其盛德，而肅然敬服，不言而信，不怒而

威矣。誠中形外有如此者。故能窮不失義，達不離道，士得己而民不失望，得志則澤加於民，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，此堯舜之所以能平治天下，孔孟之所以能垂教後世者，皆以其性也。然則性其本也，定四海之民末也。無本必無末，而有本者不定有其末也。故所樂而非所性也。仁義禮智卽性也。根於心者，我固有之，非由外鑠，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者也。讀此章者，胸懷識量，皆可以加人。學乃知務，本立而道生。能以心轉物，不隨物而轉矣。

船山曰：前云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後云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君子樂之。此固不容無差異之疑。乃雲峯謂前言樂在性中，後言樂在性外，則不足以釋其疑，而益以增其疑矣。不知前云君子有三樂，在一有字上不同。言有者，有之則樂而無之則願得有之也。父母兄弟之存，英才之至，既皆非非望之福，仰不愧，俯不忤，亦必求而後得。故當其既有，唯君子能以之爲樂，而非君子則不知其可樂。然當其不能有，則不愧不忤，宜勉而自致。英才未至，亦宜厚德畜學以待之。而父母之

不存，兄弟之有故，則君子之所耿耿於夙夜者，故有之而樂，無之而或以哀或以思，或以悔恨而憂之不寧。而王天下之與否，不以動其心也。若所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者，則已然之詞，業已得位而道無不行，非未有之而願有之以爲樂者也。作君師以覺斯民，與得英才而教育之，其於吾性中成物之德又何別焉？而其事業則尤暢矣。旣不得以得位行道爲性分以外之事，抑若就性體之固然者言之，則前三樂，亦非能於所性而有加損。蓋不愧不忤在趙閱道司馬君實已優有之。而君子之反身而誠以見性於靜存而立天下之本者，則豈得遽爲二公許。此於聖學中自有升堂入室之辨而非一不愧不忤之卽能盡性。若所性之孝，不以父母之不存而損。所性之弟，不以兄弟之有故而損。周公善繼人志，大舜與象俱喜，固不以有待爲加損也。至於英才之不得，則所謂人不知而不愠，其又何損於性中成已成物之能耶？是不得以前言三樂在性中異於後言樂之在性外審矣。要此兩章言樂皆降一步說。與樂莫大焉之樂不同。而就所樂較量，則又有可求不可求之別，故不妨同而

異，異而同也。

又曰：性者衆人之所同也。而以此爲性，因以盡之者，君子所獨也。知性、養性是曰性之。唯其性之，故曰所性。周子曰：性焉安焉之謂聖。唯其性焉，是以安焉。性云者，聖功之極致也。孟子曰：君子不謂性也。義通此矣。

○孟子曰：伯夷辟紂，居北海之濱。聞文王作，興曰：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太公辟紂，居東海之濱。聞文王作，興曰：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天下有善養老者，則仁人以爲己歸矣。

行仁政於民，仁者自歸之。同類相感，同氣相求也。己歸，己之歸處也。

五畝之宅，樹牆下以桑。匹婦蠶之，則老者足以衣帛矣。五母雞，二母彘，無失其時，老者足以無失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匹夫耕之，八口之家，足以無飢矣。

此之謂仁政也。義見前。

所謂西伯善養老者，制其田里，教之樹畜，導其妻子，使養其老，五十非帛不煖，七十非

肉不飽。不煖不飽，謂之凍餒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，此之謂也。

文王之善養老也如此。非獨養其老，養一切人民之老也。非已躬養之，一己之力有限也。使民衣食足，生養遂，修其孝弟忠信，皆爲孝子慈孫，各養其老而不待於上之周之，人之恤之焉，此之謂善養老也。以其行仁政施大德，而不以小惠故也。風俗淳厚，彝倫攸敘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，不其然哉！一善養老而王道備矣。由此章可知，至治之世，無孤兒院，無養老院，無撫卹金，民生遂，民德厚，人各老其老，幼其幼，而世無窮獨無告之民也。是固非今時言政者所及知也。

○孟子曰，易其田疇，薄其稅斂，民可使富也。食之以時，用之以禮，財不可勝用也。民非水火不生活，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，無弗與者，至足矣。聖人治天下，使有菽粟如水火。菽粟如水火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

役不重，民不勞，不奪農時，則民有餘力以易其田疇矣。節用愛民，則稅斂可薄矣。生也裕，取也寡，故民可使富。食之以時，養之不失時也。生養遂而後民可庶，民庶

而生之者衆也。用之以禮，上下尊卑，各有定制，無敢以奢侈相尚，用之有節，則財不匱也。如此生之者衆，而用之有節，故財不可勝用也。使有菽粟如水火，則不因生養而喪其廉恥。有恆產者有恆心，故民無有不仁者，而天下平矣。

○孟子曰：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故觀於海者難爲水，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。

小魯，小魯之山也。小天下，小天下之山也。吾嘗登泰山，眼界愈闊，所見愈大。山川原野，萬象畢羅，而俯瞰羣山，皆如培塿。則天下之山皆小矣。所謂登臨一覽衆山皆小者是也。觀山如是，觀水亦然，觀言亦然。觀於海則難爲大水也，遊於聖人之門則難爲昌言也。聞道既高，積理既深，則羣言淺陋，何足以觀之哉？雖有邪說不能亂之也。

觀水有術，必觀其瀾。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。流水之爲物也，不盈科不行。君子之志於道也，不成章不達。

瀾，水波也。欲知水之清濁，於其瀾而益見。急流震動，塵濁無所藏也。欲觀人者，亦必於顛沛而觀其志守。患難急迫，無所容僞而易動其心也。容光，注，小卻也。（卻與隙同）言大明照幽微，以喻君子有實智者，非理不能欺也。流水不盈科坎，則不行，故君子之志於道也，不成章，則不能達事變而理衆務也。成章，謂集義養氣之久而成文理也。

此章初言人之從學不可不大不正，否則眼見鄙陋識見狹小也。次喻觀人必於變時，蟠根錯節乃別利器，亦可以自省自驗也。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，則見理有失，當自反其智之不足也。末言學不可以淺嘗輒止，志道不可半途而廢，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也。

○孟子曰，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。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蹠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也。

孳孳，勤勉也。云雞鳴而起者，見其惟日之不足。蹠，盜蹠，秦之大盜也。爲善不必

遂爲舜，孳孳不懈則舜之徒也。爲利不必遂爲蹠，營謀已甚，則爲蹠之徒也。毫釐之差，千里以異。是以君子貴辨志於始而謹其趣向也。

○孟子曰：楊子取爲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。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爲之。子莫執中。執中爲近之。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。所惡執一者，爲其賊道也。舉一而廢百也。

取猶執，楊子執取爲我，是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。利天下有二解，一者利有天下，謂以一毛之輕，而易天下之大利也。楊子重生貴身而輕外物，是故不以天下易其一毛。二者謂拔其一毛，以利濟天下之人，以其無益於己，故弗爲之也。由前之說，有超然遺天下之節。由後之說，則其自私已甚矣。然唯其貴身，是以賤物。由其賤物，故小天下，則亦終出於自私。且既小天下如此，又何心利濟之哉？二說實一說也。或謂孟子既曰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君子樂之，所性不存焉。是亦貴己於物也。與楊氏何異？曰：彼所貴者七尺之軀，此所貴者仁義之性。貴七尺之頑軀，上焉者不過爲遯世之徒。下焉者終成嗜利逐物之小人耳。貴仁義之性，則本立道生，窮則

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，無非道者，何爲戀形骸而棄天下哉？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苟利天下，爲之矣。摩頂，禿摩其頂，頭無髮也。勞心已甚，則髮禿，頂光如摩也。放踵，奔放其踵，腓無腴，脛無毛，東西馳走以利天下也。或謂禹稷之人，飢已飢，人溺已溺，三過家門而不入，孔子賢之，不同於兼愛乎？曰：聖賢濟世，所以成仁，盡其性以盡人之性，而非以殉物也。物不可殉，故道不可貶。枉尺不可以直尋，正己而後物正也。禹稷之得位行政，亦自盡其義耳。如墨子張，皇弗自寧，則同於殉物矣。又况其但求利之，而無以正人性命者哉？雖有苦心，君子不貴也。子莫，魯人也。執中，鑒於楊墨之各走極端，故爲調停兩可之說，而執其中，不太爲我，也不太兼愛。一半爲己，一半爲人焉耳。執中爲近之者，以其不爲己甚之行，故其去道未甚遠也。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者，謂執中猶貴有權。權也者，量事之輕重而變化以中理者也。如執中而無權，則守一定之成法，半楊半墨，不與道符矣。蓋聖賢之中，中於理之不可易也。神無方而易無體，故理無定在。成仁取義，殺身而可爲，無取於楊也。辟難守道，保身爲明哲，何取於

墨耶？是故禹稷顏子同道，曾子子思異地則皆然。因變行權，中也，而有一之可執乎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。道無適莫，不可執一，執一則害道也。舉一而廢百，舉一端成一德，守一節，而凡百餘事皆廢也。何以通行於天下，而盡心以知性歟？是以楊子不得爲義，墨子不得爲仁，子莫不得爲中，以其賊道故也。

○孟子曰：飢者甘食，渴者甘飲，是未得飲食之正也。飢渴害之也，豈唯口腹有飢渴之害，人心亦皆有害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，則不及人不爲憂矣。

粗糲腐敗之食，太飢者甘食之。濺濁不潔之水，太渴者亦甘飲之。是口腹之正味失，飢渴害之也。人太窮困，則不謹於辭受之節。多嗜慾，則貪得而不惜廉恥。呼爾可受，蹴爾不恥，則是飢渴之害爲心害矣。苟能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，則雖無恆產而有恆心。身事富貴不及人，而固窮守道自得其樂，不以爲憂也。飢渴小事也，心害大病也。人安可以小害大，自取憂辱哉？

○孟子曰：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。

介，耿介有特操，不苟於去就取與也。枉其道，則三公可得，直道而行，則不容於世。寧捨三公之位而守道不移，是柳下惠之不以三公易其介也。所謂直道而行，奚往而不三黜，枉道以求合，奚必去父母之邦者，是也。聖之和者，其自守嚴如此。否則爲鄉愿矣。

○孟子曰，有爲者，辟若掘井，掘井九軼而不及泉，猶爲棄井也。

志道者半途而廢，則如不學也。故君子自強不息，弗能弗措也。

○孟子曰，堯舜性之也，湯武身之也，五霸假之也，久假而不歸，惡知其非有也。

性之，仁義出乎性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自得也。身之，擇善固執，反身實踐而誠焉者也。其實堯舜自有其學，湯武自有其性，此但辨其學道有難易，成功有早遲耳。非遂判然二等。假之，謂假借先王仁義之道，以號令天下耳。久假不歸，謂徒假而不歸反本身，以思其誠焉，則亡而爲有，虛而爲盈，責天下以正，而不自知其未出於正也。故行道者貴反身而誠，湯武其師也。

○公孫丑曰，伊尹曰，予不狎于不順，放太甲於桐，民大悅。太甲賢。又反之。民大悅。賢者之爲人臣也，其君不賢，則固可放與？孟子曰，有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則篡也。

不使狎習於不善，故放之於桐，使學道，非廢之也。故太甲賢，復反之，而民皆大悅。以其志之正無邪，公無私，故能得民和而革居心也。如無伊尹之素志皎然而行，非凡之事，則君民疑忌，成乎篡奪矣。

○公孫丑曰，詩曰，不素餐兮。君子之不耕而食，何也？孟子曰，君子居是國也，其君用之，則安富尊榮。其子弟從之，則孝弟忠信。不素餐兮，孰大於是。

君子修身立德以濟世，雖食萬鍾而無愧也。道義之貴，高於爵祿。尊師重道，乃可以治天下，賢者奚必如農夫之勤勞四肢於田疇，乃爲不素餐歟？

○王子墊問曰，士何事？孟子曰，尙志。曰，何謂尙志？曰，仁義而已矣。殺一無罪，非仁也。非其有而取之，非義也。居惡在？仁是也。路惡在？義是也。居仁由義，大人之事備矣。

注，『齊王子名墊也。』士，學爲聖人之道者。何事，問學問以何爲當務也。故下

答之以大人之事備，明非泛爾所謂士。舊注乃以士大夫之士，或士農工商當之，誤矣。曰尚志者，志爲氣之帥，而行爲之本也。行爲而有善惡，以其志辨之。事業之能否有成，以其志決之。尚也者，尊貴之也。高其志，使超乎流俗。持其志，使有定守也。仁義而已者，所志唯此，不事其餘也。殺一無罪卽非仁。非其有而取之卽非義。唯仁是居，唯義是由，夫然更何過之之可犯，更何善之不修也哉？是則大人之事備，更無餘事之可行矣。爲學之道簡易如此。

○孟子曰：仲子不義，與之齊國而弗受，人皆信之。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。人莫大焉，亡親戚君臣上下，以其小者，信其大者，奚可哉！

韓詩外傳：楚莊王使使賚金百斤聘北郭先生。先生曰：臣有箕帚之使，願入計之。卽謂婦人曰：楚欲以我爲相，今日相，卽結駟列騎，食方丈於前，如何？婦人曰：夫子以織屨爲食，食粥龜履，無怍惕之憂者，何哉？與物無治也。今如結駟列騎，所安不過容膝。食方丈於前，所甘不過一肉。以容膝之安，一肉之味，而徇楚國之憂，其可乎？於

是遂不應聘，與婦去之。此足以見許多所謂高士者之心矣。蓋本無濟世之心，又無濟世之才，視高位厚祿亦不過飽食暖衣，而有傾危之禍在其後。算來貪暫時之利益爲不值，因是而遁跡避世，唯恐禍及之者。是其讓萬乘之國，亦不過舍簞食豆羹之義耳。乃如仲子之避兄離母而忘人之大倫，則其所失者大，而所得者小矣。人乃以其小讓，謂爲大賢，遂不復究其亡親戚君臣上下之大過，是安可哉？聖賢進不爲求榮，退不爲免禍，行其仁義而已矣。故不爲貪夫之殉，亦不矜礪礪之節，遵道而行，不能自己。豈不大哉？菩薩之寧入地獄，不住涅槃，亦猶是也。吾人如知讓齊國，不過舍簞食之義，則不以廉讓驕人，而富貴愈不足以動之矣。

○桃應問曰：舜爲天子，皋陶爲士，瞽瞍殺人，則如之何？孟子曰：執之而已矣。然則舜不禁與？曰：夫舜惡得而禁之？夫有所受之也。然則舜如之何？曰：舜視棄天下，猶棄敝屣也。竊負而逃，遵海濱而處，終身訢然，樂而忘天下。

桃應：孟子弟子。集註曰：「舜雖愛父，而不可以私害公。皋陶雖執法，而不可以

刑天子之父。故設爲此問，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。『皋陶之執守法而忘勢也。舜之不禁，亦守法而忘其勢也。有所受之，謂士受法於天子，天子受之於先王，以爲上下之所同守，弗可違也。敝蹠天下，竊負而逃，歸罪於己，以救其親，則皋陶亦弗之能治也。蹠，草履也。海濱，荒要之服，王法所不及者，遵循也。訢，同欣，適悅也。集註曰：爲士者但知有法，而不知天子父之尊。爲子者但知有父，而不知天下之爲大。蓋其所以爲心者，莫非天理之極，人倫之至。學者察此而有得焉，則不待較計論量，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。

○孟子自范之齊，望見齊王之子，喟然嘆曰：居移氣，養移體，大哉居乎？夫非盡人之子與？孟子曰：王子宮室，車馬衣服，多與人同，而王子若彼者，其居使之然也。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？魯君之宋，呼於埳澤之門，守者曰：此非吾君也，何其聲之似我君也。此無他，居相似也。

范，齊邑。孟子自范之齊都，而見王子之儀，聲氣高亮，不與人同，故嘆居處與人

之重也。注曰：『居尊則氣高，居卑則氣下。居之移人氣志，使之高亮，若供養之移人形身，使充盛也。大哉居乎者，言當慎所居，人必居仁也。』廣居，仁也。仁義之性根於心，則睜面盎背而施於四體，盛德之容不言而信也。埤澤，宋城所在地也。地位居處相似則聲相似，益以證人之有同然者也。

○孟子曰：食而弗愛，豕交之也。愛而不敬，獸畜之也。恭敬者，幣之未將者也。恭敬而無實，君子不可虛拘。

交人之道，情義爲主。受人禮者，幣帛爲輕。如非其然，則多財者可以籠絡多士，此四公子之所以食客三千也。然君子不入權勢之門，苟非誠意致敬有禮，則掉臂以去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，此士之所以不至也。故在位當以誠敬禮士，士當立超然不苟之節也。孟子俯視羣流，見當時豕交獸畜之鄙賤，是以不見諸侯，仕不受祿，傲然自得而不屈也。將，奉也。拘，留也。

○孟子曰：形色，天性也。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

形色，血氣形骸，音聲相貌，耳目肢體，七尺之軀是也。由是而有視聽言動威儀感受焉，則形色之用也。耽著形色者，心爲形役，養其小體爲小人。賤視形骸者，隳聰塞明，黜耳目之官，絕食色之欲，形色之外，別求心性。是皆過也。孟子曰：形色天性也。蓋爲人之所具以爲人，而爲心志之所以行者。生而有是，不可或缺。由有身而後心有所寄，養身亦適以養心。則生養事畜之欲，視聽言笑之事，亦凡人所不能禁絕者歟！故曰：形色天性也。何事乎禁絕而賤視之哉。然形色則亦形色而已矣。雖爲心志之所寄，終不可奪心志之位，而反爲之役。猶之乎頭目手足備而爲身，本無歧視，然終不可舉手足而加乎頭目之上也。以故形色心志雖同爲天性，天性之中，有其天序天秩之不可紊者焉。則形色，小體也。心志，大體也。唯當以小體奉事大體，以大體使令小體。天君泰然，百體從令，而不可以食色之欲，賊仁義之性。以飢渴之害爲心害，是故捨生取義，殺身成仁，則可；而殉生忘義，全身害仁，則不可也。然而能辨乎大小之分，定乎尊卑之等者，又豈當人所能哉。不爲鄙夫之賊義以殉身，（賊義殉身

仍以戕身辱身，非真能榮身全身者也。則爲僻士之外身以求義。外身求義，墮於枯槁，其義弗大。是皆不能踐形者也。唯聖人而後可以踐形。踐也者，履也，行也，用也。以心志履乎形色，以行正道而實致其用焉。口道忠信之言，身體仁義之行，目視思明，耳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克己復禮，而非禮則勿視聽言動焉。是以仁義之心踐形色，而形色皆以著見乎仁義。乃以成乎事業行爲。事父而子道顯，事君而臣節著，發號施令，爲政爲教，以成治化。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，固皆必資乎身口之業用，而豈默識於心，不言不行，遂以成其忠孝仁智者哉？忠孝仁義既必藉形色以行爲。行仁履義，乃復以轉成熟充實其心性。則是形色不害於仁義，而轉以成之。是謂能踐形而實致其用者也。夫然則形爲聖人之形，色爲聖人之色，睟面盎背，施於四體。溫良退讓，聲爲律而身爲度，動作威儀無非教者。昂臧七尺，充塞天地，後世見其容貌，誦其語言，猶肅然敬慕，奮然興起，此踐形之至者也。然非聖人之盡心知性以知天者，又安能從容中道如此哉？樂記曰：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比類以成其行，姦聲

亂色不留聰明，淫樂慝禮，不接心術，惰慢邪辟之氣，不設於身體，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。又曰，樂行而倫清，耳目聰明，血氣和平，移風易俗，天下皆寧。故曰，樂者，樂也。君子樂得其道，小人樂得其欲。以道制欲，則樂而不亂。以欲忘道，則惑而不樂。唯聖人而後可以踐形者，此之謂也。

○齊宣王欲短喪。公孫丑曰，爲期之喪，猶愈於已乎？孟子曰，是猶或終其兄之臂，子謂之姑徐徐云爾。亦教之孝弟而已矣。

教之孝弟，則兄之臂不可終，三年之喪不可短也。爲期之與徐徐，是猶五十步而笑百步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，則同爲不義也。

王子有其母死者，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。公孫丑曰，若此者何如也？

正義，錢大昕曰，禮，家無二尊，故有厭降之義。父卒，爲母齊衰三年，父在則期，厭於父也。禮，尊君而卑臣，亦有厭降之義。天子諸侯絕旁期，大夫降。故士之庶子，父在爲其母期。大夫庶子，父在爲其母大功。公子父在，爲其母無服，厭於尊也。儀禮喪服

記，公子爲其母練冠麻，麻衣繚緣，旣葬除之。王子厭於父不得爲母喪而不忍，故託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也。

曰，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。雖加一日，愈於已。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。

欲終不得，雖加一日愈於已。况數月乎？莫之禁而弗爲，則短一日猶不可也。聖賢之道，重心意而略形迹也如此。得是非之至正者也。

○孟子曰，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時雨化之者。有成德者。有達財者。有答問者。有私淑艾者。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。

集註，時雨，及時之雨也。草木之生，播種封殖，人力已至，而未能自化，所少者雨露之滋耳。及此時而雨之，則其化速矣。教人之妙亦由是也。若孔子之於顏曾是也。成德，如孔子之於冉閔。達財，如孔子之於由賜。財與材同。答問者，就所問而答之，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。私竊也。淑，善也。艾，治也。人或不能及門受業，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，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。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。今謂時

雨之化，汎應羣機，草木各成其性也。成德達財，專成之也。用力專也。答問，但釋其疑，受益淺也。上四種皆直蒙其教者。私淑艾，則風教所被，聞者興起，雖非親教，受教反多，如孟子之於孔子是也。五者非釐然有五，兼二兼三兼四，各隨所應可也。

○公孫丑曰：道則高矣，美矣，宜若登天然，似不可及也。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。孟子曰：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，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。君子引而不發，躍如也。中道而立，能者從之。

道之高美，人所應學。乃從入無門，則若登天。曷稍貶之，使可幾及而日孳孳爲之也。孟子則謂道不可貶也。夫道二，仁與不仁而已。出乎此，則入於彼。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。故必正其本，清其源，嚴其教，猶之乎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，改廢繩墨則愈不能學爲工。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，變彀率則愈不能中矣。彀，引弓也。率的也。引弓有其容儀，率的有其定向。正其容體，引滿而不卽發。審的既正，然後發焉，則躍如而中其率矣。君子之教人亦然，立之軌範，使學者勿踰其則。端其趨向，使學者勿

移其心。合乎此者，則聖人之徒也，其從之也必勇。不合乎此者，聽其去可也，無以僞亂真焉。如貶道以徇人情，則行無方而志無定，其不流於邪僻者鮮矣。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稱堯舜，不稍枉尺以直尋。其門弟子寡能以德業著稱於世者，常疑其才氣過高，門庭太峻，使門弟子不易企及。後思戰國之世，邪說日張，正道日晦，天下之人同趨於功利權謀吞併攻取之途，孟子且不能救。後此者，更無望矣。孟子之門，若萬章公孫丑之徒，非不能以言辯取功名者，乃皆默然不干世事。寧非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，人知之亦囂囂，人不知亦囂囂，尊德樂義而不肯枉道以求合之故歟？是其成就者甚大且衆。觀於禮記所載，學庸各篇，於聖賢之道多所發揮，轉至精深博大，皆秦漢之間遜世無悶之君子爲之也。不有先覺，誰開後人。疑皆孟子之學脈，繼繼承承而興起者也。若荀子之門人，韓非李斯，以刑名法術取功名，轉相傾陷，而顛覆其師說者，孟子之門無有也。然後知荀門之張皇，不如孟門之默默，亦兩先生設教一守正，一殉俗之不同有以致之歟？

○孟子曰，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。天下無道，以身殉道。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。

有道之世，道隨身之顯達而愈顯達，如禹稷契皋陶之於堯舜，伊尹周公之於商周是也。無道之世，身隨道之隱晦而隱晦，全道於身，而不可榮以爵祿也。如孔孟之於春秋戰國是也。以道殉人，則所謂修其天爵以要人爵，既得人爵，棄其天爵。唯人之意旨是從，而喪失其道者也。是以君子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也。遵道而行，獨立不懼。集註曰，殉，如殉葬之殉，以死隨物之名也。身出則道在必行，道屈則身在必退。以死相從而不離也。又以道殉身者，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，身以道而尊榮，有似道之殉其身者也。以身殉道者，守正不阿於時，廢出不失其節，殺身以成仁者也。

○公都子曰，滕更之在門也，若在所禮而不答，何也？孟子曰，挾貴而問，挾賢而問，挾長而問，挾有勳勞而問，挾故而問，皆所不答也。滕更有二焉。

滕更，注謂滕君之弟。所挾之二，謂挾貴挾賢也。挾，持也。有所持，則心不虛。雖答之不能容受也。有所持則恃之而心慢，禮敬不足，失事師之道也。重其道，故不答之。

也。賢謂才能，長謂年齒，勲勞謂功業，故謂舊好。

○孟子曰，於不可已而已者，無所不已。於所厚者薄，無所不薄也。其進銳者其退速。

責任所在，理所不可已者而已之，如子之當孝，弟之當悌，此不可已者而苟且不爲，更無望其爲仁民愛物之事矣。於所厚者薄，情所當厚者如父母兄弟是也，而薄焉，更無望其厚於他人矣。其進過銳，急切求之，意氣用事，而不顧其安。精力既疲，意趣轉變，則退速也。人不從情分根本處用功，而好高騖遠，銳進欲速，不知本之立其末隨顛。是以聖人之道，行遠必自邇，登高必自卑，始於孝弟，終於仁民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循序漸進，乃可久可大。過高之論，不近人情之言，君子不貴，知其易敗也。

○孟子曰，君子之於物也，愛之而弗仁。於民也，仁之而弗親。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愛之，救護之而不忍傷害也。弗仁者，仁兼愛敬，君子於物但愛護之，弗與爲禮敬也。於民則不但愛之，必更以平等之禮相接，弗敢慢易也。孔子曰，出門如見大賓，

使民如承大祭是也。而弗親者，各有父母子女，定省之勤，顧復之恩，孝慈之情，不施於衆人也。是故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先後之序，輕重之宜，天序天秩，違之則悖也。

○孟子曰：知者無不知也，當務之爲急。仁者無不愛也，急親賢之爲務。堯舜之知而不徧物，急先務也。堯舜之仁不徧愛人，急親賢也。不能三年之喪，而總小功之祭，放飯流歠，而問無齒決，是之謂不知務。

人之精力有限，而天下之事物無盡，務廣則荒。是以雖在堯舜，而知不徧物，仁不徧愛人也。急先務，則餘事隨之而治。急親賢，則人自從化矣。學爲仁知者，莫此爲要也。集註：『三年之喪，服之重者也。總麻三月，小功五月，服之輕者也。察致詳也。放飯，大飯；流歠，長歠；不敬之大者也。齒決，齧斷乾肉，不敬之小者也。問，講求之意。』不知務者，蓋由務廣，遂至急末而忘其本，捨大圖小也。此三章皆示學者以爲學作人之要道，徇序漸進，得其要領，而後有成也。學者所宜盡心焉。

○孟子曰，不仁哉，梁惠王也。仁者以其所愛，及其所不愛。不仁者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。公孫丑曰，何謂也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，糜爛其民而戰之，大敗。將復之，恐不能勝，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。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。

集註：『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，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。糜爛其民使之戰鬪，糜爛其血肉也。子弟，太子申也。以土地之故及其民，以民之故及其子，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。此承前三章之意，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。不仁之禍，由疏逮親也。』夫能篤於其親者，推此仁恩必施及遠人。害民物者，長其貪殘，必蓄及子弟。是以爲仁必自親始，禁不仁者必自所不愛始。親者恩所易及，疏者怨所易生故也。

佛言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亦無我所。自古迄今，爭土地者，衆矣。一世之雄，而今安在？七雄併於秦，秦滅於漢，漢篡於魏，爭奪輾轉，以及於今，而禍彌烈。詩云，一片青山景色悠，前人田土後人收，後人收得休歡喜，更有收人在後頭。成者尙爾，敗復何如？苟思無常無我，轉眼之間，身且不存，種之不保，又何事縱其貪嗔以絕滅仁道哉！

世之可哀，無哀於此者也！

○孟子曰，春秋無義戰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。征者上伐下也。敵國不相征也。

戰以殺人取威，至不仁也。奚義焉。唯王者伐暴救民以正天下，是之謂征。征者，正也，則義也。春秋王者之迹息，五霸假仁義以行。諸侯放恣，以力相侵陵，滅人之國，殺戮人民以爲利，是以無義戰也。唯彼此相較，則罪有大小之分，禍有首從之異，彼善於此則有之矣。然桓文救諸侯而攘夷狄之師，當不在此例。

○孟子曰，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。吾於武成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仁人無敵於天下。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。

注，書，尙書。經有所美，言事或過。若康誥曰，冒聞於上帝。甫刑曰，帝清問下民。梓材曰，欲至於萬年。又曰，子子孫孫，永保民。人不能聞天，天不能問民，萬年永保皆不得爲書，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？武成，逸書篇名，言武王誅紂，戰鬪殺人，流血舂杵。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，殷人簞食壺漿而迎王師，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？故吾

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，其過辭則不取也。又曰，文之有美過實者聖人不改，錄其意也。非獨書云，詩亦有言，嵩高極天，則百斯男，亦已過矣。

○孟子曰，有人曰，我善爲陳，我善爲戰，大罪也。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焉。南面而征北狄怨。東面而征西夷怨。曰奚爲後我。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車三百兩，虎賁三千人。王曰無畏。寧爾也。非敵百姓也。若崩，厥角稽首。征之爲言正也。各欲正己也。焉用戰？

戰國之臣多以善陳善戰逢迎其君，以興兵革取功名者，孟子曰，此大罪也。蓋不以仁義輔君，而以殺戮勸君，以爲可以興王業服天下。耶？唯好仁，乃足以服天下，如湯武是也。南征北怨，湯事，義見前。武王伐殷云，革車三百，虎賁三千者，舉其車之堅，士之勇以爲言。武王會諸侯於孟津，執玉者八百人，侯且八百，士寧三千，無畏，令人民以無懼也。寧爾，謂吾之師安寧爾而來，非敵百姓而來也。殷人歡迎之，若崩，厥角稽首。若崩者，前徒倒戈，如土崩也。厥，同蹶，頓也。角，額角。稽首，以頭至地也。稽首頓首以迎王師，言其向往之殷，不待戰也。征之爲言正也，各欲正己也，焉用戰。必先正

己，乃可正人。既正己矣，人自信服。不得已而征其不正者，不正之君民自去之，焉用戰乎？若以戰爲事，已先殘暴不仁而不正矣，何以征人乎？

○孟子曰，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，不能與人巧。

集註，尹氏曰，規矩，法度可告者也。巧則在其人，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。蓋下學可以言傳，上達必由心悟。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。

○孟子曰，舜之飯糗茹草也，若將終身焉。及其爲天子也，被袵衣，鼓琴，二女果，若固有之。

注，糗，飯乾糲也。袵，畫也。果，侍也。舜耕陶之時，飯糗茹草，（粗食曰草，又蔬菜之通稱也。）若將終身如是。及爲天子，被畫衣，黼黻絺繡也。鼓琴，以協音律也。以堯二女自侍，亦不佚豫。如固自當有之也。集註曰，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，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。隨遇而安，無預於己，所性分定故也。

○孟子曰，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。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，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。

然則非自殺之也，一聞耳。

注：父仇不同天，兄仇不同國。以惡加人，人必加之，知其重也。一聞者，我往彼來，聞一人耳。與自殺其親何異哉？此蓋有所見而云，以儆來者也。

○孟子曰：古之爲關也，將以禦暴。今之爲關也，將以爲暴。

禦暴，譏察凶暴也。爲暴，征虐行旅也。政原以求治，暴政則反以造亂。神農黃老之說所由興，無政府主義所由起也，又豈特爲關一事爲然哉？

○孟子曰：身不行道，不行於妻子。使人不以道，不能行於妻子。

注：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，雖妻子不肯行之，言無所則效也。使人不順其道理，不能使妻子順之，而况他人乎？率人之道，躬行爲首。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也。

○孟子曰：周於利者，凶年不能殺。周於德者，邪世不能亂。

周，足也。利，財貨也。積蓄有餘，雖遇凶年，得免於死亡也。周足於德者，學養淳深，

雖在邪世，異說朋興，惡習汚俗，不能亂其志守也。

○孟子曰，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。苟非其人，簞食豆羹見於色。

集註，好名之人矯情干譽，是以能讓千乘之國。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，則於得失之小者，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。蓋觀人不於其所勉，而於其所忽，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。

○孟子曰，不信仁賢則國空虛。無禮義則上下亂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。

國空虛，謂無人也。無足以治理國事之人者，斯無人也。無禮則上下失其序，無義則上下失其守，故紊亂而無紀也。無政事則無以興民之利，除民之害，生養不遂，民窮而國之財用匱矣。

○孟子曰，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。不仁而得天下，未之有也。

乘人之隙，因人之危，以詐以力取人之國，如晉獻公之於虞虢，始皇之於六國等，已雖不仁，而可以得人之國也。云有之矣者，自古有之。禹會諸侯於塗山，執玉者

萬國，周初八百國，春秋戰國則日少矣。中間兼併，豈皆仁者。然欲得天下，萬衆悅服，與民共守之，則非仁者不能。必如舜禹湯武而後可。秦隋之統一轉瞬而失之，族滅家亡，並喪其所固有，不得謂之得天下也。漢唐宋明之定亂救民，有仁人聖主之功焉，是以獨長久有天下也。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。匪唯三代以上爲然，後世亦無不然。

○孟子曰：民爲貴。社稷次之。君爲輕。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，得乎天子爲諸侯，得乎諸侯爲大夫。諸侯危社稷，則變置。犧牲既成，粢盛既潔，祭祀以時，然而旱乾水溢，則變置社稷。

天下國家，以民爲本。社，土神。稷，穀神。承祀社稷以祈豐年，以足民食，社稷亦爲民立也。王者悲天愍人，忘其身以服勞於天下。立之邦君，立之百官，凡所以治民者，爲民福，非爲少數人榮顯富貴也。故知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也。以是之故，能得夫丘民者，天下歸往謂之王，則爲天子。天與之，民與之，而後得有天下。得夫天子者，

受其信任，著其功勳，乃封建爲諸侯。得夫諸侯者，分之職司，效其才能，乃爲大夫。故大夫之進退存夫諸侯，諸侯之廢置存夫天子，天子之興亡存夫丘民。君在天子之下，天子又在丘民之下，民之爲貴不以較然乎？諸侯而有危害社稷之行，則當變置，另立賢君。祭祀不失其禮，而旱乾水溢之害不除，是社稷不靈，神失其職，反爲民害矣。則當變置社稷。諸侯可變置也，社稷可變置也，人民則終無可變置之者。君之輕於社稷，社稷之輕於人民，又較然矣。乃爲民上者，不知此理，藉位乘權，驕奢淫佚，妄作威福，人殘虐人民，賊仁賊義，以成獨夫，而民賊又從而逢君之惡，助紂爲虐，則其罪不更大哉？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，亦同歸於盡已耳。專制之極，革命以興，民主共和，而天下始曉然於民之爲貴。然而彼治民居上位者，眞能曉然於其職守何在，設官何爲，不病國，不傷民，恪然盡其公僕之責者，又有幾人？名易而實不改，則又何取此虛名也已！

○孟子曰，聖人百世之師也，伯夷柳下惠是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

聞柳下惠之風者，薄夫敦，鄙夫寬，奮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。非聖人而能若是乎？而况親炙之者乎？

聖人爲百世之師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，而况親受熏炙於其門者乎？感人之深，移風易俗，功德如此，千秋禱祝，有以也。天爵自尊，不待外也。

○孟子曰：仁也者，人也。合而言之，道也。

人之所以爲人者，以其仁心也。故仁特爲人之德，故曰仁也者，人也。合而言之，謂合仁於人，是人能實行此仁者，則曰道也。集註：或曰外國，本人也。之下，有義也者，宜也。禮也者，履也。智也者，知也。信也者，實也。凡二十字。如此，則理極分明。然未詳其是否也。

○孟子曰：孔子之去魯，曰：遲遲吾行也。去父母國之道也。去齊，接淅而行，去他國之道也。

義見萬章。

○孟子曰，君子之戾於陳蔡之間，無上下之交也。

君子，孔子也。戾，困也。注曰，君子困窮，窮不變道。上下無交，無賢援也。

○貉稽曰，稽大不理於口。孟子曰，無傷也，士憎茲多口。詩云，憂心悄悄，慍於羣小。孔子也。肆不殄厥慍，亦不殞厥問，文王也。

不理，人不直之，謂爲無理也。大，衆且甚也。甚不見理於衆人之口，衆共謗毀之也。無傷，無傷於實德也。苟無歉於心，則以直道見謗，是乃人之不是，於己何害乎？傳曰，禮義不愆，何惜於人言。士憎茲多口者，言苟爲士而不隨流俗以浮沈，則取憎於人，是以多口誹之也。故孔子文王且不免焉。而無害其爲聖，則君子又何多口之足患歟？詩，擗風柏舟與大雅緜之詩也。悄悄，憂貌。慍於見怒也。柏舟之詩本非爲孔子作，而孔子事足當之，故云孔子也。肆不殄厥慍，謂文王不能殄絕畎夷之慍怒，亦不殞厥問，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。此趙注義也。注曰，正己信心，不患衆口，衆口誼譁，大聖所有。况於凡品之所能禦？故答貉稽曰無傷也。

○孟子曰，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，今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。

注，以明昭闇，闇者以開。以闇責明，闇者愈迷。賢者可遵，譏今之非也。

○孟子謂高子曰，山徑之蹊間，介然用之而成路。爲間不用，則茅塞之矣。今茅塞子之心矣。

高子，孟子弟子，學道懈怠，故孟子誡之也。集註：「徑，小路也。蹊，人行處也。介然，倏然之頃也。用，由也。路，大路也。爲間，少頃也。茅塞，茅草生而塞之也。今茅塞子之心矣者，謂不專心於道義，則嗜慾雜，妄想生，充塞其心，仁義不復行焉矣。故志道者不可半途而廢也。」

○高子曰，禹之聲，尙文王之聲。孟子曰，何以言之？曰，以追蠡。曰，是奚足哉？城門之軌，兩馬之力與？

集註：豐氏曰，追，鐘紐也。周禮所謂旋蟲是也。蠡者，齧木蟲也。言禹時鐘在者，鐘紐如蟲齧而欲絕。蓋用之者多，而文王之鐘不然，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。

奚足，言此何足以知之也。軌，車轍迹也。兩馬，一車所駕也。城中之涂容九軌，車可散行，故其轍迹淺。城門唯容一車，車皆由之，故其轍迹深。蓋日久車多所致。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。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，故鐘久而紐絕。文王之鐘則未久而鈕全。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。

○齊饑，陳臻曰：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。殆不可復。孟子曰：是爲馮婦也。晉人有馮婦者，善搏虎。卒爲善士，則之。野有衆逐虎，虎負嵎，莫之敢撻。望見馮婦，趨而迎之。馮婦攘臂下車，衆皆悅之。其爲士者笑之。

先時齊饑，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粟以賑貧窮。至此又饑，齊國之人皆望孟子復勸王發棠。陳臻聞之，疑其不可，故爲此問也。孟子亦答以不可。馮姓，婦名，蓋有勇力而無賴者，故以搏虎爲業。後爲善，折節修身，不復爲搏逐野獸之行也。是以修德之士，皆則效之，以爲改過遷善者勸。隨後野有衆逐虎者，虎負山曲之嵎，莫敢撻觸之者。適馮婦過其處，衆望見之，趨而迎婦。婦亦見獵心動，技癢不能自禁，遂攘臂

下車，以搏虎。衆皆悅之，以其能夠衆人之好也。其爲士者笑之，笑其旣已改節修身，復爲取悅於衆而移其守也。孟子以爲發棠喻者，蓋王已疏孟子，孟子去志已決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，發棠與否自有負其責者。孟子乃爲殉衆人之望，頻數勸王，而不顧其能聽與否。則與馮婦之殉衆失守何異哉？君子以道自珍，言之不苟也如此。夫言善尙不可苟，况其不若此者乎？是以君子貴特立，嚴操守也。

○孟子曰，口之於味也，目之於色也，耳之於聲也，鼻之於臭也，四肢之於安佚也，性也。有命焉，君子不謂性也。仁之於父子也，義之於君臣也，禮之於賓主也，智之於賢者也，聖人之於天道也，命也。有性焉，君子不謂命也。

性者，本心之所欲。命者，業緣之所定。性者，人力之所能盡。命者，果報之所難違者也。口之甘美味，目之好好色，耳之悅妙聲，鼻之喜芬香，四肢之樂安佚，此人之常情，不待教而自能之，出乎性者也。然人之福澤各有命定，豐約貧富不可強求，故當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，安命守常，不可謂爲性之所欲，以求必得也。如

以爲性而求必得，小之則有心爲形役之憂，大之則有越禮逾分寡廉鮮恥之行，損人格而取禍害，必不免也。仁之於父子，欲慈孝之咸盡。乃舜有頑嚚之父母，有不肖之商均。義之於君臣，欲仁忠之兩得。乃堯有四凶之難化，文王有紂之難事。乃至聖人之於天道，本欲乘龍馭天，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，首出庶物，萬國咸寧。乃孔子孟子，栖栖皇皇，終不得行其志於天下，以馭天正命，寧平萬國。如是皆所謂命定，而不可強爲者也。乃既有性焉，則君子當力盡其性分之所當爲，以冀成功於庶幾。終不委之天命，遂怠其心志而廢棄人道也。父雖不慈，子不可以不孝。子雖不孝，父仍不可自失其慈心。故克諧以孝，而瞽瞍底豫。商均不肖，而安其社稷。四凶黜而禹稷諸賢進，不患無臣也。美里曰，而三分有二以服事殷，不謂其非君也。乃至孔孟雖志不行於當時，而道終明於後世，爲千古生民立命，則其贊揚天道，功德又高於堯舜伊周矣。君子烏有委命聽天而不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哉？如非其然，則成庸俗，成懦夫，虛生天地，行尸走肉，而一無所補於世。甚至曠安宅而弗居，捨正路而不由，以入於禽

獸而不自知。此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者也。故君子之於形色也，有安命之道。於仁義也，有盡性之功。愈能安其素而不願乎外，乃心愈寧，志愈專，而仁義之性愈盡。仁義之性愈盡，則愈能宰馭形色之欲，使之當理而不逾其分也。此學爲聖賢之要道，超食色之性而安之，敦仁義之性而立之，以成己成物，大仁大智之行也。

○浩生不害問曰：樂正子何人也？孟子曰：善人也，信人也。何謂善？何謂信？曰：可欲之謂善，有諸己之謂信。充實之謂美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。大而化之之謂聖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樂正子，二之中，四之下也。

浩生，注謂姓不害其名也。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則可欲而爲善人也。然鄉人皆好之，未可也，恐其內無諸己，而但以徇人也。故繼之有諸己之謂信。則其善爲己善，既非貌恭以徇人，亦非義襲而取之者。蓋仁義之心，性自有之，而發於不容己者。爲學有本源，作人有操守者也。充實之謂美者，卽此善性更加學養之功，使之充實而不雜，居之安而資之深，則美矣。充實故無雜，邪僞不能入，異端不能亂。如

此故純淨。純淨故美也。此於自立已卓然矣。猶未至於大也。至於充實之久而有光輝，睟面盎背，施於四體，而有成物之功焉，則大矣。大而化之，行之無迹也。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無適無莫，義之與比。德施於民，不著其功，則聖人矣。聖人之功，道大德化，民無能名。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，則聖而神者也。有超乎聖而神者，如伯夷伊尹柳下惠。上有孔子。有卽聖而神者，卽孔子是也。蓋清任和之德，雖聖而易知。至於時中，則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，譬如四時之錯行。如日月之代明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，而聖人之所以不可知者也。然聖其體也，神其用也。體有大小，故用有神不神焉。實非離聖而別有神。猶之乎雖至聖人，仍不外實有諸己之善信，充實光輝而至於大化者耳。夫聖神之境不易及，初學者唯當致謹善道，誠信而實踐，固存之。久則充實光輝，下學上達，不期然而然。上焉者自如大聖大賢之日進高明，下焉者亦不失規矩準繩，忠信誠篤，可欲而有諸己，己爲人中不易得者。

也。

○孟子曰，逃墨必歸於楊，逃楊必歸於儒，歸斯受之而已矣。今之與楊墨辯者，如追放豚，既入其豎，又從而招之。

楊墨之道，執一偏而爲之太過，不合中道，故難久。久則厭其道之難行，則必逃而之他。逃墨歸楊，逃楊歸儒。再逃而後歸者，兼愛之極，則必反而爲我。矯枉每失之正，必更覺其難行，始歸儒耳。此中道之所以難能也。此特就一例言之。其本爲楊者，或亦有歸墨而後歸儒者。亦有逃楊墨直歸儒者。當視其緣之如何，與其知之淺深而判，不能執一定之序也。今之與楊墨辯者，注與集註意同。放豚，放逸之豕也。豎，闌也。招，冒也。羈其足也。言彼既來歸，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。正義引趙佑溫故錄則云。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然，惟恐其不歸也。其來歸者，既樂受之使入其豎，未歸者又從而招之，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。豎既處之有常，招又望之無已，如此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。招字無取別音別義。集註曰，聖賢之於

異端非之甚嚴。而於其來歸，待之甚恕。非之嚴，故人知彼說之爲邪。待之恕，故人知此道之可反。仁之至，義之盡也。

○孟子曰：有布縷之征，粟米之征，力役之征。君子用其一，緩其二。用其二而民有殍，用其三而父子離。

集註：『征賦之法，歲有常數。然布縷取之於夏，粟米取之於秋，力役取之於冬，當各以其時。若並取之，則民力有所不堪矣。』父子離者，生養不遂，不相顧恤，至於父子離散也。民既如此，國何以堪，其亡可待也。

○孟子曰：諸侯之寶三，土地，人民，政事。寶珠玉者，殃必及身。

國之所以立者，三者而已。人君謹守此三者，乃以立國，故必寶重之。寶土地者，必謹守其土地。寶人民者，必惠養其人民。寶政事者，必勤修其政事。三者不失，國乃成國，而無危亡之禍。至於貨財珠玉，散之民衆，無足惜也。若夫以珠玉爲寶，或則玩物喪志，不急當務。或則聚斂暴虐，不顧國本。大則亡國，小則喪其身矣。

○益成括仕於齊。孟子曰，死矣益成括。益成括見殺。門人問曰，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？曰，其爲人也小有才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，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。

小有才者，無大才也。君子之大道，所以立身爲人，成已成物之道也。道非才無以行，乃小才自矜，則足以害道。才非道無以範圍之使出於正，修養之使充實而大成。乃益成括之才，既非忠信之美質，但爲聞見之醜博，計度之工巧。又不聞君子之道以範圍之使用得正。則恃其才以傲物，深其慮以陷人，取死之道，僅足以殺其軀而已矣。是以君子貴聞大道而忌矜小才也。乃聞之云者，非徒耳聞而口道，爲口耳之學而已矣。必聞而思之，思已而行之，行已而實得之，乃曰聞道。不然徒爲記誦以誇宏博，與學爲工，賈巫醫何異，又何足以安身而立命也？

○孟子之滕，館於上宮。有業屨於牖上，館人求之弗得。或問之曰，若是乎從者之虔也。曰，子以是爲竊屨來與？曰，殆非也。夫子之設科也，往者不追，來者不拒，苟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而已矣。

有業屨於牖上，謂有編織而未成之草屨，置在窗牖之上也。館人，店主人。求之不得，失其所在也。人遂疑孟子之從者竊之。故或問孟子曰：若是乎從者之賤也。廋匿也。語甚不堪。孟子答之曰：子以是徒爲竊屨來與？或曰：殆非也。猶云也許不是爲竊屨來也。夫子當作君子。此孟子之言也。集註謂爲或人之言。趙注謂孟子曰：夫我設教授之科，則夫子爲夫子之誤。然作君子，則汎論聖賢教人之道，於義爲優。言君子設教，往者不追索其返，而制其勿去，所以重道也。來者不拒絕其來，而擯諸門牆之外，所以淑世而惑人也。苟以求道之心至，斯受而教之而已矣。正義：荀子法行篇云：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：夫子之門，何其雜也？子貢曰：君子正身以俟，欲來者不拒，去者不止，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，隳括之側多枉木。是以雜也。孟子錄此章，一以見設教者之大。一以見寄託者之多也。

○孟子曰：人皆有所不忍，達之於其所忍，仁也。人皆有所不爲，達之於其所爲，義也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人能充

無受爾汝之實，無所往而不爲義也。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飭之也。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飭之也。是皆穿窬之類也。

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故人皆有所不忍也。所謂無欲害人之心是也。顧常人於平居無事，雖能有此不忍之心，然當橫逆之來，或於仇怨之人，則不免有害之心，而無所不忍。故忿惱忌恨，報復殺戮以相尋，則成殘酷人矣。君子貴能充其無害人之心，以其所不忍者，達之於其所忍，則橫逆可以順受，怨家仇讎悉視同常人，而仁不可勝用，卽此達之之心，是爲仁也。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故人皆有所不爲，所謂無穿窬之心，無受爾汝之實之心是也。穿窬，謂穿越窬竇以行竊也。此乃人類最鄙賤之行，故稍有廉恥者，所不肯爲者也。爾汝，尊呼卑，貴呼賤，賢乎不肖之稱。若夫平等之人，則相接以禮，互相敬讓，不應以爾汝相命令也。然如不立品德，自居下流，有辱人賤行之實，自侮而人侮之，雖不欲受爾汝之名，而既有受爾汝之實，終亦奈之何哉？故不可徒惡爾汝之名而不受，當謹言慎行修身立德，以求無受爾汝之實，然後

自尊而人尊之矣。平居無事，雖人皆有此無穿窬無受爾汝之實之心，然當飢寒交迫，或因貪祿嗜利以口腹之害爲心害，則有棄廉恥，踰禮義，以竊人之物，求人之憐，而爲穿窬受爾汝者，則成頑鄙下賤人矣。君子則貴能充無穿窬無受爾汝之實之心，以其所不爲者達之於其所爲，則飢寒交迫，勢利當前，斷之以義，守之以禮，寧捨身而不肯爲，則義不可勝用，無所往而不爲義。卽此達之之心，是卽義也。夫然，則仁義又豈人所不能爲者哉？善充其所能所有，以達於其未能未有，如斯焉耳已矣。士未可以言而言，交淺而言深也。可以言而不言，故吝其情也。如此者，皆有利心焉。餽以舌取物也。以言餽之，甘其言以迎合人意也。以不言餽之，知人之欲我言而不言以難之，而後遂其求也。是皆穿窬之類。蓋以詔誑矯飾之心計，竊取人意於光天化日之下，與盜賊之用心無異也。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，舜與跖之分，義與利之間而已矣。是以學貴端，而心術貴正，光明質直，爲人之本也。

○孟子曰，言近而指遠者，善言也。守約而施博者，善道也。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帶而道存

焉。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，所求於人者重，而所以自任者輕。

集註，古人視不下於帶，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。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，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。

注，言近指遠，近言正心，遠可以事天也。守約施博，約守仁義，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。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。正心守仁，皆在胸臆。吐口而言之，四體不與焉。故曰不下帶。身正物正，天下平矣。芸，治也。田以喻身。捨身不治而欲責人治，是求人太重，自任太輕。

此章孟子示人善言善道也。言所以顯理，言必取於近者，爲常人所共見，事有可徵，易知故易信，易信故可行。其有不善者，人亦共見其非，而不至於惑人也。若夫爲怪誕之說，謬悠之談，既不爲常人之所知，則無以定其然否。迂腐者，徒勞其精力。妄蕩者，轉售其姦回，甚無謂也。指遠者，意義深遠也。善言天者，不外於吾心。善言古

者，必驗於今。善知人情物理者，卽己之好惡是非而可以知之也。故存心養性，卽所以事天。不外求昭昭冥冥之天以服事也。準今之宜，卽合於先王之道，不拘守古禮以違今俗也。忠恕違道不遠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之於人。人之好惡是非與己同也。善察己心，卽以達人情而通天下之志。勞欲息，飢欲食，寒欲衣，父母兄弟夫婦子女朋友賓主，咸欲其生養遂，愛敬隆，情意浹洽，不相乖離。民情物隱，奚待千萬里外執野老田父詢問而後知，奚必占卜龜蓍而後決哉？詩曰：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爲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此之謂言近而指遠，此之謂不下帶而道存。求道於遠，離道轉甚矣。然蔽於近而不能達遠者，一曲淺陋之士，則亦不得爲善言。必言不下帶，而道卽存焉，乃爲善言也。守存心持身之道也。所守者約而不繁，其施於人物也廣博無盡，乃爲善道。則君子之修身而天下平者是也。此之修其身而天下平有兩義。一者爲君作師之道，貴德化而不貴督察，誠能切於自修，言有物而行有則，則表正而人從。爲政治民，不以乖戾，則順民心而不悖。如此

自能收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。二者君子之爲學，貴鞭辟近裏，反省切己。不可徒責備於他人，身不修欲人之修，弗能也。人亦責我而弗自修，則終無修其身者，而責望於人無已，相爭相激，天下何有平治之日哉？唯人人各自修其身，不求平天下，而天下自平。故曰守約而施博。唯其守約，是以施博。徒務施博而不知守約，則一人之力，能施幾何？然亦有守約而施不能博者，以所守者非修身之事，但爲消極無爲，而無成德立命之功故也。必守約而又能施博，始爲善道也。舍其田，不自修也。芸人之田，責人修也。責人修者求人重，不自修者，自任輕也。此爲學者之病，君子之所戒也。

○孟子曰，堯舜，性者也。湯武，反之也。動容周旋中禮者，盛德之至也。哭死而哀，非爲生者也。經德不回，非以干祿也。言語必信，非以正行也。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。

生知安行曰性之。學知利行曰反之。反之爲言，復也。儀式往聖，反身而誠也。性之，誠者天之道也。反之，誠之者人之道也。誠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然致曲有誠，則形著變化，及其成功一也。乃堯舜自

有擇善之功，沛然莫之能禦。湯武自有其生性之卓然，弗爲常人所及者。其性固同，其學亦不能異。孟子特就生知學知而皆可以爲聖人處，舉湯武之反之，以示人以思誠而勉力於學也。動容周旋中禮者，盛德之至也。此句說聖人已至之境，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也。卽性之也。哭死而哀，非爲生者也。三句顯示性之者自然流露，無所作爲之度。真是情之不能自己，性之無所假借者也。然曰而哀，曰不回，曰必信，復禮思誠之工夫自著焉。是卽明示學者以學爲聖人之道也。故結之以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。此卽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，居易以俟命之意。如何居易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謹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，有餘不敢盡。言願行，行願言，君子胡不慥慥爾是也。居易者，爲其性分之所能爲，而不妄希非分。行法者，行其義之所應爲，而不妄作非分也。如此自盡，得失成敗一聽之天命，無所容心焉。此真學聖之功。最簡易，最精微，本地風光，直趨聖域，學者所宜刻骨銘心，常念在茲者也。經德者，經守其常德。不回者，不半途而廢也。非以干求祿位，乃能經德不回。設有干祿之心，則旣得人爵，或

棄其天爵也。非以正行，言非徒以表其行爲之正，以求人之信己，如下士之磴磴，乃其性自不忍欺人，心誠而言自信耳。

○孟子曰：說大人，則藐之。勿視其巍巍然。堂高數仞，椽題數尺，我得志弗爲也。食前方丈，侍妾數百人，我得志弗爲也。般樂飲酒，驅騁田獵，後車數千乘，我得志弗爲也。在彼者，皆我所不爲也。在我者，皆古之制也。吾何畏彼哉？

大人，居高位者。當時越禮已甚，奢侈已極，處士或反歆羨而畏服之。故有面佞之者。孟子故曰：說大人，則藐之。藐之爲言小也。自有定守，不慕彼勢，故不視其巍巍然。高大也。如此乃能直道正行，據理抗爭，道義之氣豈爲權勢奪哉？

○孟子曰：養心莫善於寡欲。其爲人也寡欲，雖有不存焉者寡矣。其爲人也多欲，雖有成焉者寡矣。

人心不能無欲，欲多而不節，則憂心役志，失其守，喪其德矣。故欲養其心存其良知良能，而擴充光大之，則莫如寡欲。一者一志於善道，專注而不懈，二者於資生

之具，安貧守約而不貪也。由其欲之多寡，而可以定其心之存亡，蓋寡欲則居仁由義而志專，多欲則逐物嗜利而心放也。

○曾皙食羊棗，而曾子不忍食羊棗。公孫丑問曰：膾炙與羊棗孰美？孟子曰：膾炙哉？公孫丑曰：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？曰：膾炙所同也，羊棗所獨也。諱名不諱姓，姓所同也，名所獨也。

集註：『羊棗，實小，黑而圓，又謂羊矢棗。曾子以父嗜之，父沒之後，食必思親，故不忍食也。肉蟲而切之爲膾，炙，炙肉也。』同者，當食不必思及親，視爲常也。獨者，當食輒思及親，故不忍食之。諱名不諱姓，理與此同。船山曰：從一同一獨上求心之安，卽以心之安者爲理之得，卽此是心之制，卽此是心之德，卽此是事之宜，卽此是愛之理。孟子析理精微，公孫丑問得深妙。

○萬章問曰：孔子在陳曰：盍歸乎來，吾黨之士狂簡，進取，不忘其初，孔子在陳，何思魯之狂士？孟子曰：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？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孔子

豈不欲中道哉，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

論語，公冶長篇，作子在陳曰，歸與歸與，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子路篇，子曰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。云云。蓋聞孔子之言者，不一人，門弟子各有省略，故所記有不同也。日知錄云，孟子引孔子之言，凡二十有九，其載於論語者八。（原注，學不厭而教不倦，里仁爲美，君薨聽於冢宰，大哉堯之爲君，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吾黨之小子狂簡，鄉原德之賊，惡似而非者。）又多大同而小異。然則夫子之言，其不傳於後者多矣。故曰，仲尼沒而微言絕。狂簡，志大而疏略，口直而心無雜染者也。奮發有爲，故能進不忘其初，謂不失其固有之善，及夫子所以教之者，能固守而勿失也。萬章以狂士疑非可取，何爲孔子思之。孟子復引孔子之言以答之，以爲中道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中道者，性無偏而行無所失，顏閔之徒是也。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？曰，如琴張、曾皙、牧皮者，孔子之所謂狂矣。何以謂之狂也？曰，其志嚶嚶然，曰古之人，古之人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潔

之士而與之，是獯也，是又其次也。孔子曰：過我門而不入我室，我不憾焉者，其惟鄉原乎？鄉原，德之賊也。

琴張牧皮不詳，或有以子張卽琴張者，或謂卽莊子大宗師所云子桑戶，孟子反之友者。莊子多寓言，不必執實有其人，人不必實有其事。子張堂堂而難與並爲仁，確有狂者氣象，然亦不必定其卽琴張。缺疑可也。孔子弟子之不傳者多也。曾皙言志，夫子獨許之，超然不與人同。杖子幾絕，則不免喜怒爲用者，是以謂之狂士。嚶然，注謂志大言大貌。古之人，古之人，動稱古人，不詭隨於流俗也。言稱古人行宜與古人合，乃平居考察其行爲，則不能盡合於古人之道，是行不能掩蓋其言者也，是以謂之狂士。乃學聖之功，豈能短時卽能成就。有其志，有其言，則徐當至彼境也。衆人斥爲誇誕，聖人則正取其進取。唯此輩人可以學聖人也。狂者不可必得，於以見才之難。故又思其次而欲得獯。獯者羞惡之心濃，不屑不潔，是不甘居流俗而有守者也。是皆可教者也。其真不可教者，唯鄉原耳。原，同愿，謹慤貌。孔子曰：見論語陽

貨篇，無上句。

曰，何如，斯可謂之鄉原矣。曰，何以是嚶嚶也。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，則曰古之人，古之人，行何爲踽踽涼涼，生斯世也，爲斯世也，善斯可矣。闒然媚於世也者，是鄉原也。

萬章復問鄉原，孟子答之。曰，何以是嚶嚶也，至善斯可矣，皆鄉原之徒，評毀狂狷者之言，而孟子述之也。闒然媚於世也者，乃孟子評鄉原之語。言行不掩，狂者之失。踽踽涼涼，獨行而無偶。涼涼，己不與人同，人愈不之親也。闒蔽也。內祕真情，外現親暱，巧言令色以媚於世，故曰闒然媚於世。

萬章曰，一鄉皆稱原人焉，無所往而不爲原人，孔子以爲德之賊，何哉？曰，非之，無舉也。刺之，無刺也。同乎流俗，合乎汙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衆皆悅之，自以爲是，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賊也。

原者謹慤，乃忠厚長者之名。一鄉皆稱爲原人，此所以名鄉原也。夫然更何所往而不爲原人哉？宜其行無有失，而居之皆宜。何反爲德之賊哉？乃其所以失者，正

在其無所往而不爲原人也。衆皆悅之，則無復困心橫慮之事加於我。自以爲是，則不復虛心以求益。反誹毀狂獩，而自謂得計。乃其居之者似忠信，非忠信也。其行之者似廉潔，非廉潔也。一味虛僞而藏身無過，同流合汙而不可救拔，如此更何以入於堯舜之道哉？蓋狂獩有失，而觀過可以知仁。本心純潔，故修德有具。超然自守，而俗不能汙。受謗受譏，而益精於義。乃如鄉原之似德非德，而轉以障礙入德之門者，是其爲害於德者大，故曰德之賊也。

孔子曰，惡似而非者。惡莠，恐其亂苗也。惡佞，恐其亂義也。惡利口，恐其亂信也。惡鄭聲，恐其亂樂也。惡紫，恐其亂朱也。惡鄉原，恐其亂德也。君子反經而已矣。經正則庶民興，庶民興，斯無邪慝矣。

論語陽貨篇，子曰，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也。此加詳而義顯。惡似是而非者一語，義貫下六句。莠，稂也。似苗而不能實。佞，巧言也。似義而乖於正。利口，言之確切，似信而無其實。鄭聲，淫樂，悅耳而不能導正性情。紫，似

朱而非正色。鄉原似忠信廉潔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。是以君子惡之也。君子反經而已矣。以下孟子之言，言一切邪僞之行，淫諛之辭，如之何乃可以息而不爲世惑歟？曰：君子反經而已矣。經者古今不易之常道。反也者，返求其合也。合此經者，學之行之道也。不合此者，去之非之止息之，則似不能亂真，虛僞詭詐之行，不能障蔽經常之道，如此則經正。經正則君子有定守，庶民有適從，而興起於善道。庶民皆興起於善道，則好惡得正，信守有常，是非非，公道張，正義明，而邪慝無所容其姦，而鄉原不能惑世矣。因論狂狷而及鄉原，因論鄉原而及君子，反經興民之道，使邪慝無所容。蓋非徒示學者以修身作人之方，亦兼化民成俗之道也。吾人爲學作人，最怕流入鄉原一流，故寧可踽踽涼涼而行不掩，慎勿學一刺之無刺非之無舉，巧術藏身，闐然媚世之小人，則陷溺而不可救拔矣。此學者之大戒也。

○孟子曰：由堯舜至於湯，五百有餘歲。若禹皋陶，則見而知之。若湯，則聞而知之。由湯至於文王，五百有餘歲。若伊尹萊朱，則見而知之。若文王，則聞而知之。由文王至於孔

子，五百有餘歲。若太公望散宜生，則見而知之。若孔子，則聞而知之。由孔子而來，至於今，百有餘歲，去聖人之世，若此其未遠也。近聖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。然而無有乎爾，則亦無有乎爾。

內聖外王之道，至堯舜而大行。禹皋諸臣，見知其聖，輔弼成治。去聖既遠，世運日衰，暴君庸相，變亂前聖之典，則故必有大聖人出，求聖心於往籍，識治道於遺文，而老成之人，守先待後，以傳之後，王皆得聞而知之也。若成湯之於堯舜，是也。成湯既聖，乘龍御天，伊尹萊朱（或曰卽仲虺也，爲湯左相）之徒，得親贊治平之業，故得見而知之，中經變亂，文王復興，則聞而知之，繼武成湯之德業。太公望散宜生輩於文王，亦如伊尹萊朱之於成湯，得見知也。周道幽厲傷之，至春秋而日益陵夷，孔子至聖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故得聞知文王之道。故曰：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此孔子之紹繼文王也。然以潛龍終，不得飛龍在天，爲大賢亞聖所利見，顏閔仲弓曾參子思，祇得聞知其聖學，未得親見其功烈。然聖學既昌，王道已明，繼世有作，舉而錯

之行事而已矣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，百有餘歲，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，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。典型遺教，猶如親承之也。宜其得位行事以光顯實現孔子之道，而繼承湯文平治天下之業也。然而無有乎爾！繼此而往，又安敢必其更有作者哉？則亦無有乎爾！蓋嘆世之不如古昔，恐後此之無作人也。公孫丑篇曰：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，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，以其數則過矣，以其時考之則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？吾何爲不豫哉？繼承往聖之大道，興致太平之盛業，此孟子生平之志之任，故以此章終篇。學者必發此心願，乃可以讀孟子書而知其義。同聖賢之心，乃能喻聖賢之學也。

右孟子龜山王氏疏，始作於丁丑三月初五日，成於六月初六日，參攷書，趙歧注，焦循正義，朱熹集註，船山讀四書大全說。去短取長，不偏漢學宋學。義理發揮，取當於心，多言昔人所未言者。孟子之學，庶幾大白於世，不有聖賢之境界，不能深知聖賢。近世說孟子者，多以西方哲學評斷之，比附之，駁斥之，聖賢之學不爲之

孟子疏義 盡心第七

五八四

增益損減也，正告天下曰，欲治聖賢學，當先學聖賢，心志既違，見解即乖矣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2 5681B

927364





927.364